

# 晉綏解放區寫瞰



欣穆

書作



呂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

---

晉綏解放區烏瞰

欣 穆

呂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

# 晉綏解放區鳥瞰

定價：八百六十六元

作者 穆欣

出版 呂梁文化教育出版社

山西、興縣

發行 新華書店晉綏分店

山西、興縣

印刷者 呂梁印刷廠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出版



劉 羣 力

像 員 令 司 賀



劉言少

像任主權

## 自序

晉綏邊區是敵後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解放區之一，爲華北、華中、華南各解放區與陝甘寧邊區陸路交通之唯一的咽喉孔道。八年來，邊區軍民對於全民族抗日戰爭，以至對全世界反法西斯作了重要的貢獻，從戰前與建設中取得許多極可貴的經驗。可惜，因爲敵寇和反動派的重重封鎖，使我們的新聞報導受到嚴重的限制；加以邊區工作風趨於樸素踏實，一般幹部都是埋頭苦幹，作了不講；致使邊區軍民八年來對國家的豐功偉績不爲外界所知，許多極其寶貴的抗戰建國經驗未曾傳播出去，無數可歌可泣驚天動地的英勇事蹟淹沒無聞。對於抗戰宣傳來說，這實在不能不說是一種大缺陷和大損失，而我們新聞工作者首先不能卸其責。

停戰令下，和平民主的初基奠定，素來就爲全國人士和世界盟邦關懷的中國解放區，已經引起舉世更大的注目和更高的興趣。許多流落他鄉的人民嚮往着解放了的故鄉，許多熱情前進的青年想知道在解放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發生了些什麼事。

情：這不論是從大後方朋友的信函中，或者大後方書報上報導的風向，以及跟來到解放區觀光者的交談中，都能感到這一點。解放區，這是千百萬優秀的中國人民在英勇奮戰中偉大的創造，這是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的雛形，這也是全國人民和世界人士心神所繫的民主樂園。解放區的出現將要而且已經在大大影響着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政治生活。全國人民欲聞解放區艱辛締造的過程，大家對解放區軍民史詩式的戰鬥生活感到強烈的興趣，這是屬於很自然的心情。

在這種情形下，晉綏邊區文委爲了滿足國人的此種要求，特於四月初組織了幾個文化工作的同志，着手撰寫關於晉綏邊區八年抗戰較有系統的報導。參加者有啓寒、樊希驛、梁膺庸、方正之諸同志和我五個人，我們由四月六日起開始工作，擬定一個提綱，預備彙體來寫，每人分担寫一部份。但因當時計劃卷帙太大，短期不易脫稿，而讀者的需求則是急迫的，旋乃將原計劃暫時擱置，擬待將來續成；改由我先寫出這一個簡略的小冊應急。寫作時承以上各同志幫助擬定寫作提綱，復蒙分頭蒐集材料並將已脫稿的部份借供使用，使我能在短短一週間脫稿，此地特表衷心謝忱。本書在收集材料時，曾拜訪邊區黨政軍民各機關，均承供給材料；寫時並參看了許多邊區的文件書報；稿成又勞幾位同志在百忙中幫助核對校正，謹此一併致謝。

着手寫作之前，原想在這短短的小冊中勾出一個晉綏邊區的輪廓。但是稿件

倉促草成，自己重看一遍原稿，與原定的計劃相差甚遠，不禁十分羞愧。自二十九年秋，我在晉綏邊區整整住了六年，目睹過晉綏邊區的艱險的締造過程；但是人民的鬥爭是那樣的豐盈，我自己的觀察却如此偏狹，因而也祇能拿出這樣寒儉的貨色。不過在使用材料時，對所引用人名、地名、時間、統計數字等及全部敘述，則力求其確實可靠，凡不甚完整者均於引用時或略去不用或加以說明。惟因成書匆促，不暇精研，謬誤自仍難免。倘祈讀者能隨時見教，俾使有機會再版時補正。

穆欣

三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夜



如果說陝甘寧邊區是中國解放區的首腦，就地區位置來看，那麼晉綏邊區就是中國解放區的咽喉，全區西憑黃河天險，東渡汾河扼同蒲、平綏鐵路，北越平綏迄蒙古草原，南括魏峨雄偉的呂梁山脈。前與晉察冀、晉冀魯豫兩解放區呼應，後與陝甘寧邊區隔河相依；威脅着華北敵人的側背，屏障陝甘寧和整個大西北。它是大西北到華北的走廊，特別是自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晉西事變（即第一次反共高潮）後，成爲華北華中各解放區與陝甘寧邊區聯系的唯一孔道。

全境縱長二千里，橫廣五百里，包括着山西同蒲路以西的大部，綏遠黃河以東的全部；是一片崇峻起伏的高原地帶，境內都是綿亙不斷的山脈，到處可見層巒疊立的峰巒，其中有呂梁山、管涔山、洪濤山、雲中山、大青山等；萬山叢中流淌着黃河、汾河、綏遠大黑河等河流；河山交錯，雄險無比，敵人的機械化部隊及重武器均無法

施用，形成爲抗日游擊根據地的天然條件。

但是晉綏邊區的結造却是備歷艱苦，因爲全區素稱貧瘠物產不豐，人民生活窮苦，文化教育落後。過去河曲等地人民中間流行一首歌謠：「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賣風流。」農產以小米、蕎麥、山藥蛋、黑豆爲大宗，豐年可以自給；然而由於政寇摧殘與連年天災，再加數十年來山西土皇帝封建專制統治盤剝，因使軍民衣食均感受過困難；地下雖有豐富的礦藏，惜均未能開發，舊有土法開採的礦產亦遭遇到戰爭的破壞；較爲富庶肥沃的平原地帶，亦均曾被敵偽盤據淪陷。直到民國二十九年新政權建立後，全區軍民逐年發展了大生產運動，解脫了飢困的窘境，且使老解放區人民獲得溫飽生活，欣欣然向着豐衣足食的目標邁進。

邊區人口五百二十二萬三千六百三十四人，大部爲漢人，綏遠居住有蒙古民族，並有回滿少數民族。八年以來，人民均已在戰爭的血火中錘鍊成鋼，把一個貧困落後的地區建設成一座自由繁榮的民主樂園。八年抗戰中，晉綏邊區人民作了可貴的貢獻，嚴重的創傷並控制了平綏、同蒲兩條晉綏敵僞的大動脈，並把太原、大同、歸綏、包頭等戰略要地置於我軍威脅下。邊區軍民支付了沉重的代價，五萬零三百二十七位八路軍戰士、和十一萬三千八百餘名（缺綏遠的數字）老百姓的鮮血，灑遍了晉綏邊區的每一寸土地，是他們的肉體阻擋住了敵人的無數次進攻，是他們的血水滋育了民主自由的國地。

目前邊區的最高行政領導機構是晉綏邊區行政公署（它是山邊區臨時參議會民主選舉產生的），共轄十二個行政區；其中綏遠省的三個行政區歸綏蒙政府領導，綏蒙政府直轄於邊區行署。軍事區劃與行政區劃一致，總的領導機關是晉綏軍區司令部，下置綏蒙、雁門、呂梁等三個軍區，分轄十二個軍分區。現在共有五十個縣，計為晉西的興縣、嵐縣、神府（原屬陝甘寧，現為代管）、保德、河曲、五寨、岢嵐、神池、偏關、平魯、朔縣、左雲、右玉、懷仁、大同、山朔、寧武、靜寧、忻縣、崞縣、中陽、石樓、臨縣、離石、方山、靜樂、孝義、靈石、汾陽、平介、文水、交城、太原、清源、徐溝、陽曲、洪趙、汾西、大寧、永和、臨縣等四十一縣；及綏遠的和林、清水河、涼城、歸綏、武川、陶林、興和、集寧、豐鎮等九縣。

現在邊區的領導者，都是戰爭以來便和邊區人民一齊戰鬥過來的。邊區的創始人之一林楓同志是臨時參會（正式參議會已選出，還沒來得及召開）的議長，副議長是晉西北香紳劉少白先生和山西犧盟會領導人之一的牛蔭冠同志。國民黨元老白範亭先生二十九年以來就被選為行署主任，他的助手武新宇副主任在職前是名教授。綏蒙主席是蒙古人民的領袖烏爾夫（雲澤），大青山解放區創造者楊植霖任副主席。馳騁華北、名震中外的賀龍將軍是晉綏軍區司令員，政治委員李井泉將軍，副司令員趙純亭、周士御將軍等是他的助手；綏蒙、雁北、呂梁三軍區的司令員是姚喆、許光達、張宗遜諸將軍。

晉綏邊區的締造是從民國二十六年秋開始的，抗戰爆發不到三個月，由於李服膺不戰而逃，致使大同失陷，雁北淪入敵手，並被敵人踏進長城，突破雁門關。晉北守軍和官吏盡擁南退，敵騎長驅直入，連陷代縣、崞縣、寧武，罪惡的魔掌伸到原平、忻口一帶，情況緊急，人心浮動。人們將永遠忘掉那些悲痛而緊張的日子，民族的血淚交織成牢固的記憶：道路上蜂湧地塞滿難民的行列，腐敗的軍隊從自己的防地上棄甲潰散，離鄉背井的人民被炸死在「求生」的道路上，無助的婦孺被溺斃在混濁的黃河裏。「戰爭」的魔手撕裂了安逸的生活，日本侵略者的進攻造成憤感而悲慘的景象。

這時候，只有八路軍向敵人的背後進軍，一二〇師在賀龍將軍率領下趕來晉西北，賀龍將軍的部隊拯救了面臨危難的人民，一二〇師拖住了敵人的牛尾巴。在敵人的側背進行數十次的戰鬥，連克寧武、神池等縣城，並派宋時輪將軍率一個支隊深入雁北，收復了平魯、右玉，摧毀了偽政權，開展了雁北地區的游擊戰爭，宋支隊的輕騎馳騁到蒙古草原。主力則配合正面友軍防守忻口。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一二〇師會

在雁門關伏擊敵人汽車五百餘輛，佔領雁門關及崞縣附近的南北大常、王董嶺，切斷敵人後方交通，逼得敵人用飛機運送彈藥給養，以豆子充飢，給防守忻口的友軍以很大的幫助，完成了配合忻口戰役的光荣任務。

太原失守後，我軍堅持在太原附近展開了游擊戰爭，這時候的一二〇師不但每天要和敵人作戰，而且還幫助友軍收容散兵，設法將人槍送回原部，友軍軍長傅作義等也因我軍的奮勇配合，始得安全撤退。本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立場，一切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出發，和友黨、友軍、政權和羣衆友好的團結，和友軍同生死，共患難，如在偏關掩護騎二軍渡河，在崞縣宋家寨以重大犧牲解救友軍被圍部隊，在乃河堡配合三十五軍作戰，在戰場所流的血交融成一片。當時曾屢應友軍之請，派遺大批幹部協助友軍工作。同時從各個部隊中抽調了大批幹部，組織了數十個工作團，分派到敵佔區和敵後去進行戰爭的動員和羣衆組織工作。

和一二〇師並肩戰鬥的有新軍工人武裝自衛隊、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第四總隊，及動委會的幾個支隊。當晉綏軍丟棄人民潰退時，中國共產黨的地方黨委號召每個黨員都要學會打游擊戰，提出「誓死不過黃河」的口號，在地方上組織了羣衆，並開拓了游擊戰爭；不久山西戰地動員委員會和犧牲救國同盟會，也來晉西北從事組織民衆工作；挽回了失敗情緒，激起了廣大人民抗日的浪潮。人民見一二〇師、新軍英勇作戰，自動大批參軍。動委會和犧牲會動員了二萬八千一百八十個新戰士，大部都分配

給晉綏軍的騎一軍、三十五軍、十九軍、騎二軍等，此種鐵一般的事實，就是連以後站在了反共反人民方面的將軍們自己也無法否認。

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各軍奉令反攻太原時，一二〇師擔任截斷同蒲路北段交通的任務，在十九天的激戰中佔領平社、高村、原平等車站，破壞鐵路五六十里，橋樑十九座，使敵人一個多月不能通車。正當前方節節勝利，大同敵後宮師團萬餘，乘機進陷寧武、神池、五寨、晉源、偏關、河曲、保德等七縣，我軍聞訊星夜趕回，冒着瀟瀟的飛雪，屢履冰凌封凍的山岩，穿着草鞋，兩天強行軍走了三百里，血戰二十多天，把敵人打退，連克寧武等七城，粉碎了日寇第一次大進攻；這次一二〇師傷亡了二千六百餘指戰員，但卻保衛了百十萬人民的生命財產，使晉西北轉危為安，奠定了晉綏抗日根據地的初步基礎。五六月間，三十五軍反攻綏遠，一二〇師派兵配合作戰。後三十五軍敗退，敵跡遍踏綏東，日寇曾大肆吹牛，說「中國軍隊不能再到綏遠」，「誰到綏遠就消滅誰」，但就在九月間，李井泉將軍率一二〇師綏蒙游擊支隊迎着深秋的寒風馳向大青山，同去的有動委會督察綏邊區工委會武新宇同志（現行署副主任），及該會游擊第四支隊（著名的成成中學師生游擊隊）。他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積極主動的打擊敵人，連克陶林城、烏蘭花，創造了綏中、綏西、綏南以及察哈爾的游擊戰爭，粉碎敵大小近百次的殘酷「進攻」與「掃蕩」，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

但在這時隨着全國的反共高潮，山西政局逆轉，以趙承綏為首的舊軍權政權，提

出「餓死八路軍、槍死八路軍」的荒謬口號。一二〇師主力奉朱彭總副司令命令東進，協同呂正操部保衛冀中大平原，苦戰年餘，來回經過了十九道敵人封鎖線，與晉察冀部隊配合，粉碎了敵人五次大「掃蕩」，進行了二百多次的戰鬥（其中較大的如齊會三天三夜的戰鬥，消滅了敵人一千多，陳莊六天五夜的戰鬥，消滅敵人千餘；黃土嶺三天兩夜的戰鬥，打死敵阿部中將。而留在晉綏邊區的三五八旅、警六團、雁北支隊等，雖屢為反動派以飢困相逼，仍協同友軍保衛晉西北。二十八年三月，粉碎了敵寇「掃蕩」，收復嵐縣。其中較大的戰鬥，有交城邢家莊、嵐縣明家莊等戰鬥。

投降派反動份子對人民力量進迫是有進無已的，二十八年六月二戰區秋林會議後，動委會被迫解散了，動委會是總統蔣將軍等領導下的統一戰綫的羣衆組織，由政府、鐵盟會、公道團及其他民衆抗日團體和軍隊共同派代表組織的，曾在晉西北二十九縣開展羣衆工作；他們會動員數萬新戰士給晉綏軍補充，如今却被這些忘恩負義的傢伙所解散。此後即更加逆流橫行起來，為山西當局所成立的所謂「敵工團」、「突擊隊」、「精建會」等反共特務組織，便派到各縣去盡情摧殘抗日進步勢力。到處突擊捕人殺人，就作者所知有五寨向家寨扣押工作幹部張秉福等二人，河曲顏固份子細鄒寺塌村鐵盟秘書張玉貴等多人，暗殺事件，迭出不窮。最後竟進而公開下令取締羣衆團體，時十一區專員楊集賢下令「財政緊縮」、「民衆團體一律於九月十六日起裁

撤一，停發經費；靜樂縣政府則更與令封閉二十七年就已成立的農、工、青、赤、蘇樂團體，並下令說：「查本縣農工青婦各救國會前經改組，負責有人；」一摧殘民意，成立了偽選的羣衆團體。致使三千餘羣衆工作幹部陸冬穿不上棉衣，依人民及新軍官兵的募捐解決了冬衣。

當時晉西北的進步縣長，如文水顧永田，忻縣馬孔智等，卻被更換，而代之以敵對人民的投降派。其中有第八區專員薛文教、大同縣長李謙、嵐縣縣長王明性、及懷仁、徐溝、太谷等反動縣長，不久便都先後親率部隊投降了敵人，這些人是否也是奉命投敵，至今尚無謎中。

反動份子的刀鋒也向着新軍，利用暗殺、瓦解、叛變來消滅人民的軍隊。十月十七日關系特務劉守仁、戎占峰等暗殺了新編十八團一營五連連長朱清元，不久四縱隊三十四團營長支長謙扣押指導員，五連連長萬春祥毒打指導員孫海山，血案屢生，直到策動暫一師四十四團長熬聘之，四縱隊卅三團團長魯應祿等率部叛變。最後竟發展到四縱隊旅長盧憲高與劉武銘等內奸，約定於雙十二晚間拉走隊伍，殺死全體政工人員之重大陰謀的破獲，投降派重重陰謀的威脅，籠罩了當時整個晉西北的抗戰陣營。

晉西北新軍等進步勢力，始終以國家民族爲重，尙希望反動派能念大敵當前，自覺改悔，如冀聘之事件發生時，暫一師師長賴純亭將軍會痛心的說：「我們聲明：革命的人是無成見的，只要大家光明磊落，和衷共濟，請誠團結抗戰到底，我們叫你認



誰也可以，但是請勿繼續搗鬼！」其後又說：「我們太客氣了，明知秋林會議以後，頑固份子活動，突擊團要突擊我們，精建會要精建我們，敵工團要敵工我們，但我們總以為司令長官派來的，你們來吧！趙承綬破壞暫一師，破壞四縱隊，曾用了各種各樣的卑鄙手段，但我們始終爲了團結，爲了統一戰線，沒有用過任何辦法來對付他們！」新軍及進步力量這種光明磊落的態度，真可算仁至義盡了。怎奈反動份子都是些嗜殺成性的野獸，都是人民的公敵。當反動派王靖國、陳長捷勾敵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大舉進攻綏遠將軍所部決死二縱隊後，趙承綬亦假十二月十六日興縣召開各軍將領開會之際，調動隊伍撤離防區，包圍四縱隊，妄圖包圍新軍，一鼓聚殲，發動了血腥的晉西事變。新軍忍無可忍，便實行武裝自衛，新軍聯合成立抗日擁護討逆總指揮部，公推韓亭、雷任民分任正副總指揮。反動派在事先就與敵秘密相往還，十九軍師長蔡雄飛竟公開投敵；在晉西事變前更與敵訂叛國密約，求敵配合聚殲新軍。四縱隊內奸盧惠高陰謀叛變被破獲時，搜出了敵入頒發的偽「中國抗日忠勇先鋒第二軍」長關防一枚與「中國抗日忠勇先鋒軍第五師司令部」鈐記一個；事變不久，騎一軍師長趙瑞、楊誠、段炳昌亦均「奉令」率部投敵，到太原被敵委任爲偽「山西剿共軍」的師長（如今，趙、楊諸逆又一「歸還建制」，變成閻錫山山西省防軍的師長了）。他們陰謀把兩年多的抗戰出賣了，妄圖把晉西北的抗日軍民納入血海！

投降派的奸計未遂，新軍在自衛戰中獲得勝利，最後把以趙承綬爲首的投降派趕

出了晉西北。

### 三

新舊軍衝突事件結束，投降派的叛亂軍被收平，敵寇調兵遣將，準備乘機佔領晉西北，一二〇師主力急馳返回。晉西北原來那批誠官犯吏盤據的官僚機構宣告崩潰，人民便自衛鬥爭中初次獲得了民主生活。方山人民於投降派暴政垮台後，建立了新的縣區政府；嵐縣各界成立了政民委員會；在忻縣，軍隊、羣衆團體、社會人士，共同組織起行政工作團……三十餘縣，幾百個區及數千廣大鄉村，或經臨時民選，或經代表會議、聯席會議，紛紛建立起新政權，澄清投降派在晉西北所造成的糜爛混亂局面，初步樹立了抗日民主的社會秩序。

爲着支持長期抗戰，統一領導各縣的抗日民主政權，在晉西北的抗日黨派（國民黨、共產黨等）、軍隊（一二〇師與山西新軍）、和農、工、青、婦等羣衆團體、各地抗日政府均正式選派代表，二十九年一月十五日在興縣舉行了全晉西北的軍政民代表大會（第一次行政會議），出席各地，各界代表一百餘人，建立了統一的政權晉西北行政公署（其後改爲晉綏邊區行政公署）。根據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中國共

## 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的精神、頒佈了六項行政實施大綱，其主要內容是：

- 一、堅持抗戰團結進步方針，團結一切抗日力量，開展反投降妥協反漢奸汪派運動。
- 二、促進憲政運動，徹底改革加強各級政治機構，實施民主政治，區村長民選，給抗日人民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建立各級行政會議，籌備臨時參議會。
- 三、改善人民生活，救濟災民難民，實行累進合理負擔，減租減息，優待抗屬。
- 四、開展羣衆運動，加強抗日武裝，加強自衛隊。
- 五、增進農業生產，發展手工業，建立合作社，繁榮商業，穩定金融。
- 六、開展文化教育，普及義務教育，健全小學，擴大補習學校，推進社會文化活動。

新政權是統一戰線的民主的抗日政府，各黨派各抗日階層都有代表參加。第一次行政會議推舉國民黨元老、山西新軍領袖繆綽亭將軍，和共產黨員、聯盟會領導人之一牛德冠同志爲行署正副主任。按繆氏是著名的老同盟會員，早年追隨中山先生奔波革命，辛亥、討袁、倒曹（錕）、反吳（佩孚）諸役，均卓著功勳，爲中國民族民主革命奮鬥三十餘年，二十四年十二月日賭當道倒行逆施，義憤盈腔，曾在南京中山陵前剖腹自殺，轟動全國，幸而遇救。當時所寫詩文，正氣磅礴，大義凜然。詩內外深表欽敬。嗣後繆氏卽爲抗日團結奔走呼號，抗戰軍興卽率所部，在其原籍崞縣出生入死，堅持政後遊擊戰爭，此次榮膺行署主任，實孚衆望，爲全體軍民所擁戴。

同時組織了統一的軍事指揮機關晉西北軍區司令部（後改爲晉綏軍區司令部）舉抗日名將賀龍將軍爲司令員。賀龍這個名字代表一種剛強的意志，任何兇暴的敵人都要在他的意志下破滅。自從他以一把菜刀起手，歷史獻身於革命事業，經過辛亥革、討袁之役、第一次大革命、南昌起義、土地革命。他在大革命時是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長，土地革命時任紅二方面軍總指揮，「七七」事變後即任一二〇師師長，馳驅華北，身經百戰，他是晉綏邊區的締造者，他的部隊和邊區人民有着血肉相連的關係。他治軍嚴明，對人民秋毫無犯，他屢次說：「我們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它與人民的區別只是穿着軍服，帶着武器，它就是站在最前線與敵人銜鋒肉搏的武裝人民。」因之賀龍將軍成了邊區人民的保姆，人民和他在一起就感到無限欣慰和牢不可破的信念。

對於這塊抗日根據地的成長，敵人是充滿了仇恨和妬忌，所以二十九年春，投降派滾走，新政權誕生，人們還沒有來及喘氣，敵人便在二月二十三日調集萬二千餘人，包括敵第二十六、一〇九師團，第三、第九混成旅團——，配合投降派數萬武裝，分六路「掃蕩」晉西北，聲言要來「撲滅」它。當時邊區處境是艱難的，不特人民被舊日血腥統治搜刮得赤貧如洗，全體軍民感受飢寒的威逼；並且投降派對羣衆抗日運動「取締」限制的結果，壓抑了人民的鬥志，某些地主富戶竟對敵存幻想，直到吃了大虧才幡然悔悟，在都是戰爭動員的障礙。八路軍和新軍共濟危局，苦鬥三十八天，

進行了四十八次血戰，收復方山、臨縣、嵐縣三城和十七個市鎮。敵人沒討到便宜，反使一千四百餘人變作山岩溝壑間的枯骨。

敵人不服氣，六月六日又調兩萬餘敵捲土重來，分十九路侵入，我軍化整為零與敵周旋，大部轉到外圍打擊其側背與尾部，北綫敵遭我跟踪連打十二個晝夜。歷時五十八天，進行了大小二百五十一大戰，才將敵夏季「掃蕩」粉碎，其中最大的戰鬥有二十里鋪（興縣）戰鬥，米峪鎮（靜樂）戰鬥等。

米峪鎮戰鬥是一次模範的殲滅戰，敵之精銳村上大隊千餘，遭我圍住激戰三天三夜，使敵全軍覆沒，僅有幾個鬼子倖免於斃命。我軍將士備極英勇，某旅以一日夜走二百里的急行軍趕來作戰，敵人被我密集的砲火調東趕西，駭得像受驚的鴨羣沉浮飄搖，慘叫和着呻吟與槍砲競鳴，敵人的肢體在硝煙濃霧中飛舞，敵會用電台乞援，末一天有三架敵機來助戰。其後敵由各處湊合的援軍總算來了，但援軍離的遠，死亡離得太近，全部被困的敵軍已經消滅，勝利的我軍也早凱旋歸去了。這一仗給敵人的打擊是沉重的，繳獲的敵兵日記寫着：「機關槍響了，迫擊砲也來了，這不是游擊隊呀……敵人總有一兩千；不，四五千；……唉，有一萬多吧！」另一敵兵遺棄的日記詳寫出劇烈的戰況和顫慄的心情：「六月十七日七時十分，戰鬥愈來愈激烈，中隊長犧牲了，小隊長負傷了。中隊裏面宋戰死者，守着中隊長奮死之地，漸漸敵人接近了，回到故鄉是不可能了，才二十七歲就是我一生的吊桶啊……敵人增加了生力軍

，更接近我們了，我們周圍在展開着白刃戰，各分隊長差不多都負傷和戰死，在死將要臨到我的時候，……」

秋天，營敵人的「掃蕩」兵力還沒湊得齊全，我軍和各解放區配合發動了百團大戰，打擊敵高唱的「囚籠政策」和「治安肅正」。從八月二十到十月八日間，共打了三百一十六次仗，同蒲北段被切斷，佔領忻口及其車站，光復忻靜間重要據點康家會，斃傷敵傷六千四百餘，我軍直打到太原、汾陽、大同附近。各地羣衆積極參戰，光太原區作戰二十八次，參戰羣衆達三萬多。敵人對這次大破壞「深惡痛絕」，「山西大日本軍」的佈告寫：「凡有破壞一寸之鐵路者，縱使爾等一師之衆，並使汝等一村全滅……汝等父母姊妹於怨恨之中，而爲我等槍劍下之鬼矣。」這是挨了插打的腔調，外強中乾，窮態畢露。敵爲報復，緊接着就以二萬餘衆分成八路「掃蕩」興、臨、河、保內地區，在臘臘白雪，颯颯朔風的隆冬，經三十五天二百多次戰鬥，卒把進犯敵擊退。

冬季「掃蕩」敵以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妄圖把整個解放區都變成苗盡根絕的一無人區；他們所走過的每一個村莊，都留着餘燼未熄的殘垣斷壁，瓦礫堆中充滿被殺的屍體，強姦斃命的婦女，裸尸橫陳在村口道旁。光興縣就有二百六十多個村莊被燬，三十五天反覆「掃蕩」中，整個興縣濃煙蔽日，變成一個火的海洋；九萬人口的興縣，就有一千三百八十四口人民被殺，風角上（靠黃河東岸的一個山

村）一家七口只剩一個小孩活着，兩歲的娃娃被挑在刺刀尖上，青年小伙子被挖去了心肝喝過。……

這是嚴肅冷峻的時光，提起敵寇安達部隊這次暴行，人們至今遺恨未消，還不禁咬緊牙齒，眼睛變了顏色。但是人民沒有屈服，當那被害的寡婦還在丈夫屍旁哭泣，被遺棄的孤兒望着燃燒的房舍嗷叫之際，人們踏過父母兄弟的屍體，記着姑嫂姊妹的屈辱，胸中滿懷復仇的意志，衝上火錢去與敵寇拚命！

這是邊區所受摧殘最酷的一年，四大戰役外，邊緣區無日不在戰鬥，先一二〇師就作戰一千一百五十八次，斃傷敵僞一萬九千三百八十名，新軍也在數百次血戰中傷斃敵僞五千五百餘。戰鬥是在最困難情況下進行的，部隊終年吃着黑豆——拿着槍桿的部隊為什麼吃黑豆？因為趙承毅的騎兵把晉西北的草都刮光了，八路軍體恤民艱，寧願忍受實際上比一般人民更苦的生活；「拿着槍桿吃黑豆」，這只有人民的軍隊才能作到，為古今中外軍事史上所屬罕見的事實。

那時候在險峻崎嶇，荆棘叢生的山道上行軍，戰士沒有鞋子亦着腳；十多臘月遍地覆蓋着冰雪，有些部隊還穿着破舊的單衣。但是邊區部隊無負於人民的期待，人民軍隊的意志鼓舞着每個忠勇的戰士，全年共有一萬一千五百八十九名指戰員壯烈犧牲或英勇負傷，許多傷員因醫藥不濟，營養惡劣致死，他們用熱血和頭顱保衛了人民的利益，寫出抗日戰爭中光輝燦爛的史頁。

幾年部隊都在作戰，黨、政、羣衆團體都圍繞着對敵鬥爭而努力。政權工作在戰爭開端中發動了第一次春耕運動，並會進行四大動員，全區人民獻金一百八十一萬元，擴軍一萬五千餘，動員軍鞋十二萬雙，公糧十萬石。均本「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原則；勝利完成並超過了原計劃。當時雖有種種誣蔑蜚言，但是人民的愛國熱忱保障了勝利，六十天的計劃四十二天完成了。這對晉綏解放區的鞏固上起了很大作用，全部獻金成爲以後西北農民銀行的基金。政府頒發並貫徹了保障人民權利暫行條例，召開各地士紳坐談會，傾聽人民意見。各地開士紳會八十一次，八百八十六人出席，有五十三人當時即參加政權工作，村政權進行了初步改造，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並組織了軍政民慰問團，慰問並賑濟了戰爭中受害的同胞。

當時行署即規定了公糧徵收制度，統一稅收辦法，並規定除烟酒牌照稅、營業稅，出入口及過境稅外，將過去舊社會的苛捐雜稅一概取消，建立了廉潔的政治，所有政府人員每月發小米四十五斤（二十九年大都發下是黑豆），津貼最高額爲五元。工作之餘還參加生產，以補助一定期間糧食和蔬菜的不足。新的政風已經建立起來，政權幹部都能在極艱苦條件下堅持工作，不避犧牲，僅八分區半年中即遭敵捕殺三八人，十一區被捕殺的也有一百四五十個，英勇犧牲者中有八區專員顧永田，有名的抗日女英雄、十一專署秘書主任李林等高級幹部。



如沒有強固的人民政權來支持戰爭，根據地的堅持是不堪設想的，但婆婆底的改造政權，就必須實行真正的普遍的民主選舉，由人民自己抉擇他們的公僕，使人民名稱其實的成爲主人翁，昂首闊步的走上政治舞台。本來在二十九年第一次行政會議上就確定村、區長民選的原則，第二次行政會議通過村選暫行條例與村政權組織暫行條例。然因戰爭頻繁，祇曾部份的村選過，三十年三月到五月，邊區各地實行了首次普遍熱烈的村選運動，各村都由各階層代表共組村選委員會主持村選工作。

全體人民以無比熱忱迎接這一偉大的事件，動員參選的深廣直向向不過問政事的老人、病人、聾、啞、盲、貧等羣衆中，這是晉綏邊區的創舉。如保德七十七歲的老人曹振勳，每次選舉集會扶杖參加，不住的說：「這是一輩子沒有見過的事。」河曲陽家寨尹海金的七十九歲的母親，不吃早飯趕到三里以外的地方參選去，寧武的婦女池鳳蓮、張金柱積極動員婦女並說服翁婆一齊參選，保德沙塔村幾個老婆婆叫兒子把媳婦從娘家叫回，參加投票。方山吳家溝一個瞎子找尋登記公民處，別人問：「你登記公民有啥用？」瞎子很生氣的說：「我眼瞎了，心並不瞎啊！」運家武敵據說事化銀

附近自然村人民，也偷跑到我村公所，登記參加選舉。結果據興縣、保德、河曲、臨縣等十四縣四十四個行政村的統計，參加選舉的公民佔百分之七十點五、男子參選佔男公民百分之七十點三、女子參選佔女公民百分之七十點八。而據興縣三十五個行政村統計，公民參加投票者有百分之八十七點三六，個別村莊達到百分之九十七以上。

凡年在十八歲以上的男女，不分階級、黨派、職業等均有平等權利，只要不是漢奸、神經病患者、被褫奪公權者，都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因之各階層在村選中展開熱烈競選，選民投票時也審慎的深思熟慮，「沙裏澄金挑好人」，「選出一個好代表，強如結門好親戚」，都把最能爲自己辦事的人選出來。在村選中徹底實行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三三制政策，選舉結果據興、臨、柯、保等十一縣五十五個行政村調查，主任代表中有百分之四十四是中農，百分之三十八是貧農、僱農和農村工人，百分之十七是地主富農，商人佔百分之一多些；村長中百分之三十二是中農，百分之五十四是貧農，百分之十四是地主富農。

改造後的政權，村國民大會爲最高的權力機關，閉幕期間則爲村代表會。其組織是民意機關（村代表會）與執行機關（村公所）的統一體，保證政府必須代表民意與執行民意，用公民小組與代表制，代替了閭鄰長制，使家中男女成員平等的享受公民權利，使村政權更適合於民主政治，更接近人民。幾千年受壓迫的婦女，破天荒第一次獲得參政機會，根據興縣等十一縣五十五行政村的統計，代表中婦女佔百分之九點

九。選後與縣地主富農說：「如今人民能管理自己了。」鄉縣下水頭一般人民都說：「甚不甚選了個好村長。」臨縣貧農說：「過去咱們一輩子也當不上個村長，這下可好啦！」各階層都很滿意。

嗣又曾在興縣等地試行區選，區政府設立行政委員會，區政府由各階層優秀代表組成，亦貫徹了三三制的精神，興縣二區當選區政府委員成份：地主二人、富農二人、中農二人、貧農五人；地主中一人為副區長，一人為財政助理員。其他地區亦陸續改選，在一千二百八十二個區級幹部中地主富農成份為百分之十九點九，中農佔百分之三十六點六，貧農佔百分之二十七點四，其他百分之十六點一。

三十年十月，第三次行政會議接受了中共晉西區黨委代表林楓同志關於召開臨時參議會的提議，即在村選民主運動的基礎上，進行臨參會的選舉，當由行署參議委員會議決組織臨時參會籌委會，以續範亭（國民黨元老）、林楓（共產黨代表）、劉少白（地方士紳代表）等十五人為籌備委員，次年春季起，各地、各界即普遍進行參議員選舉，一律用無記名投票，選民的集中或分散，分別採取直接或間接選舉，敵佔區無法選舉的由政府及選委會聘請抗日有功的社會公正人士。選舉情況熱烈，各階層都提出自己的候選人，發表競選提綱，結果選出代表全體人民的臨參會。一百數十萬婦女選出十位婦女參議員，抗日軍選出賀龍等九人為參議員。許多游擊區和敵佔區人民也都通過敵偽的監視來投票。寧武參選代表大會是在距敵八里的地方舉行的，是

日管涔山籠秋風蕭蕭，秋雨淋漓，武裝戰士荷槍警戒山崗，人民代表則安然聚談，完成日程。忻縣敵佔區一位年過六十的士紳，越過敵人封鎖綫赴會，當他當選參議員時致詞：「我今天看見大家心心相印，開誠佈公，共同一心為國為民的精神，實在感動。我身在敵佔區，心在根據地，願盡殘生之力，來贊助抗日政府。」這一段話，感動了所有代表，大家都有說不出的興奮。

經一年的籌備，大會在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正式揭幕了。會場設在黃河濱旁的某村，新建大禮堂矗立山頂，巍峨雄偉，大會莊嚴肅穆，開幕典禮國旗在樂聲中徐徐上昇，許多敵佔區參議員仰望國旗，不禁感奮落淚。

大會參議員一百四十五人，其中有共產黨員、國民黨員、各黨各派、無黨無派以及抗日軍人，工、農、商、學、文化界等人士，也有滿、回、國際友人朝鮮民族的代表。共產黨堅決執行了三三制，各地選舉中，即有許多共產黨員自動退出，讓黨外人士獲選；大會上又有兩位共產黨員退去議席，缺額由黨外人士增補。一百四十五位參議員中共產黨員只有四十七人，未及三分之一。中共代表林楓同志並當場宣佈全部共產黨參議員名單，此種坦白誠懇、大公無私的精神，使到會者萬分感動。右玉參議員、國民黨員王繕先生說：「當臨參會選舉議員時，各地參議員有選出較多共產黨員的，即自行退出，讓非黨與友黨人士選補。此次大會參議員中共產黨席位亦符合三三制原則，實使人敬佩。我曾對共產黨所說與黨外人士合作有過懷疑，但今已完全消滅

在臨參會，召開的時候，敵人曾發動了對邊緣區的一掃蕩，企圖破壞大會的開幕及阻止各地參議員赴會，可是各地參議員仍冒着一切的危險趕來。如朔縣參議員紅紫領袖蔡厚老先生，已經是七十高齡，還日夜跋涉，走了七百里路，走出平魯、朔縣敵兩重包圍，到會出席。崑崙六十一歲女參議員張蘭女，雖已老態龍鍾，還騎着毛驢，爬山越嶺，走了七八天路程趕到。陽曲參議員勵身時遇敵「掃蕩」，途中吃不上飯，夜宿荒郊，避開敵之追跡，通過幾道封鎖綫，艱辛備嘗。臨縣參議員楊漢甫先生由敵據等附近的家鄉，帶病坐着担架赴會，勞碌過度，到大會未及出席即病逝，臨死還關懷參議會的成功。

經過十八天的討論，大會通過了「鞏固和建設晉西北施政綱領」、「保障人權條例」、「減租交租條例」、「減息交息條例」、「擴大民兵、加強地方武裝以增強對敵鬥爭」等一百一十二件。選出林楓為議長，劉少白、牛蔭冠為副議長，閻秀峯、程進、楊漢甫、郭炳麟、劉墨林、陳蘭三等六人是常駐議員。綽號亭、武新宇當選為行署正副主任，賀龍、劉佑卿、張文昂，白如冰、杜心源、王遠成、張紹芳、張衡軒、劉菊初、樊沁如、劉德德、孫良成、王繕、常耀五、武進卿、王法文、湯平、郭順道、梁選舉等十九人當選為行政委員。

大會選舉後，士紳參議員樊沁如說：「我們的參議會很隆重，富有民主精神，大

會的選舉，非常鄭重，沒有任何包辦的地方。選舉的結果，共產黨員也沒超過三分之一。」大同參議員張空榮說：「開了這次大會，聽了林楊先生的報告，我相信共產黨是真誠坦白的，我對中國共產黨的懷疑沒有了。」

敵佔區的民衆聽說臨參會開幕，更欣喜若狂。右玉縣滿族參議員林子茂在來會途中被敵人發覺，敵人幾次包圍了他，可是他還是衝出包圍，輾轉半月，繞道前來，敵佔區參議員趙貴庵登台說：「我來自敵佔區，目睹敵人燒殺掠奪，今日看到民主選出的政府，人民親獻鮮花，心中悲喜交集，不禁落淚。」陽曲淪陷區民衆在獻給大會的賀幛上寫：「我們身在敵偽壓迫下，我們的心向着臨參會！」蔡厚老先生把淪陷區人民不屈的精神帶來了，他說：「我老漢七十歲了，寧願做中國鬼，不作亡國奴。希望大家更勇敢，百折不撓打日本！」

這是一個民主、團結的大會。在此時期，除臨參會的召開，政府針對財政經濟困難，為減輕人民負擔計，曾令各級政府、機關、羣衆團體，並在部隊中進行「精兵簡政」，縮小編制，提高工作效率，一個錢當兩個錢用，一人作兩個人的工作，渡過難關。同時發動人民開荒，領導了軍民生產運動，三十、三十一年均曾召開勞動英雄大會，獎勵模範勞動者，提高了人民的生產熱忱。文化教育工作也有顯著的發展，特別是冬學運動每年都普遍進行，使人民思想由「愚昧」及封建落後思想中開始獲得解救。

敵人「三光」掃蕩並沒有征服了解放區，我們反而能在這殘酷戰爭中實行了民主，穩據地建設得更鞏固。敵雖多年來即吹噓所謂「山西明朗化」，這時亦不能不承認我軍嚴重威脅的存在。三十年春太原敵特務機關長植山英武供認：「以游擊戰爲本領之共產軍，現尙出沒於各大小村莊……倘不將其澈底掃蕩殲滅，則欲保持治安確立真屬困難。」（三月二十二日偽山西新民報）晉省偽情報處長金道夢訓廣播稱：「……尤其在山西，真共黨、假共黨、真八路軍、假八路軍、新軍、游擊隊、工衛隊、決死隊、除奸團……潛伏山溝，出沒農村，或散或合，或零或整，此則彼竄，我去匪來，用大軍剿滅之策，終難斷根絕株……」（偽新民報，三月二十三日）

於是從三十年三月三十一日到次年年底，山西敵寇實施了其共五期的「治安強化」運動（偽蒙疆地區在綏遠及雁北則實行其所謂「施政聯進」運動），其主要設施，可歸納爲五點：（一）整頓佔領區偽政權及偽組織以期「施政滲透」。（二）進行大規模的搶掠及掠奪物資。（三）加強特務活動，除謀破壞我在敵佔區及我根據地的工作。（四）挖封銷溝，各村修圍牆，企圖限制我軍活動。（五）擴編偽軍清洗老弱殘

兵。其總方針爲施行恐怖手段。

由於解放區的鞏固壯大及其產黨人艱苦的地下工作，廣大淪陷區人民保有着昂貴的抗日情緒，敵人刀鋒首先向着一切民族良心尚未泯滅的人民。當時敵會狂捕濫捉，「犯人」塞滿太原、大同、汾陽等所有的監牢、拘留所，在那些恐怖不眠的黑夜中，受難者令人心悸的慘厲地嗚呼聲，經常衝破深夜的肅靜；震撼着太原、大同、汾陽等市民的心弦。太原「工程隊」囚着數千英勇不屈的八路軍戰士和共產黨員，敵更極盡殘忍的在三十二年三月活埋一百三十多人，六月酷刑打死六十餘人。有次竟用「狗吃」慘刑，把我們八路軍戰士下半身埋在地下，令其狼犬撲食上身，鮮血淋漓，以致傷軍在旁也淒然流淚。三十一年七月更把二百多被俘的戰士令其新兵富作「活肉靶子」分批刺死。（抗戰八年中，太原「工程隊」共殺害十二萬餘抗日軍民！）敵會「三層汾陽」殺害人民計一萬餘，三十年秋季一次槍殺四百八十餘，至今汾陽西北門外，枯骨盈野，塚邱遍地，驚心動魄，觸目皆是。三十一年大同敵又一次殘害知識份子五百餘名。

但我們的人民還是沒有屈服，在解放區黨政軍民支援下，他們在敵人面前更顯得英勇有力。許多青年不讓偽軍拉去給敵人當炮灰，相率逃到解放區，我八分區等相當時廣設「淪陷區青年招待所」，有些羣衆全家遷來解放區，我政府與人民均熱烈安插，招撫幫忙。三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到五月五日間，汾陽敵佔區曾有二百餘青年逃來邊



區參加八路軍。敵人越屠殺，人心越是向着解放區。三十一年汾陽大屠殺中，二區十八歲中學生王白明在敵拷問時說：「我是中國人，應該與中國政府勾通，抗日的人都勾通八路軍！」恰在這時，六分區敵佔區某地百餘富戶，乘夜繞過敵人層層據點送給八路軍糧食，並聯名致函我政府：「我們在水深火熱中過了六年，整天在生死線上掙扎，敵人給我們灌辣椒水、上熱鍋等毒刑，我們都不怕，我們的心並沒有死，時時都在謀劃着殺敵，天天都在眼巴巴望着你們，盼望着祖國的勝利，平復河山，我輩雖不能親身臨陣，但一點糧食（虎口內的糧食）願奉送給保衛祖國的子弟兵吃。」

在敵我交錯的邊緣區，敵則進行瘋狂「蠶食」。為此駐紮邊區周圍的敵人，由二十九年的二萬一千餘（敵二十六師團，第三、四、五九混成旅團），增到三十年的三萬四千三百餘（敵二十六師團，第三、四、五九混成旅團）；此外還有李逆守信偽裝軍三萬餘與山西偽軍楊逆誠等萬餘駐紮。其「蠶食政策」大體上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漢奸活動，建立秘密的特務情報組織，進而建立秘密的維持會。第二階段是建立據點。敵人用這一套緩慢、零星、隱蔽的，由秘密到公開、點到線、線到面，由敵佔區而游擊區而內地區逐步「蠶食」辦法，在三十到三十一年間即增設了二百一十六處新據點（連原有二百九十七處共五百一十三處）。第三階段是據點建立後，加強壓迫、掠奪、屠殺，實行所謂「強化治安」。為着讓人民屈服，敵曾在五寨、方山、神池等游擊區放毒藥、放傷寒菌、放鼠疫病菌；三十年九一八折縣敵在崞縣五區劉莊村屠

殺二百零四人，燒燬全村。三十年嵐縣敵血洗草子寨，屠殺全村，孩娃不留。三十年多五寨三分敵推行「無人區」迫令劉家莊、河底、莊窩等村人民於嚴冬酷寒中，扶老攜幼、流離荒郊，飢寒交迫，慘不忍聞。姦淫擄掠，則更是亙古未聞；敵獸兵竟連女屍也加以奸污（在臨縣陳家莊）。敵在據點周圍對我小部隊及政民機關經常實行奔襲騷擾，對我幹部則大肆捕殺。文水七區區長華民於三十年末被敵剖腹掏出五臟示衆。

我們在這種緊急嚴峻的關頭，並沒有張惶失措，而是鎮定的展開反「蠶食」鬥爭，首先組織武裝工作隊，把對敵工作統一起來，使我軍的對敵政治、軍事、經濟、文化鬥爭，成爲一個統一體，深入「敵後之敵後」活動。對敵「蠶食」則進行了細密的調查研究工作，了解其各種手眼和方法，具體分析了敵偽「維持會」的產生及參加「維持」的人物、動機及其過去和現在的態度，決定予以打擊或爭取。武工隊的主要工作方式，一切從深入的羣衆工作開始，發動廣大羣衆起來進行鬥爭。六分區人民普遍宜簪對敵展開不合作運動：（一）不給敵人送一文錢、一斤麵、一件東西；（二）村中如有「維持」，一定制止，並報告政府；（三）不給敵人送情報。爲了應付敵奔襲燒殺；三、八分區游擊區人民創造「密洞戰」，在高山深谷中挖密洞，洞口只能爬着進去，必須拐彎摸角才能進到深處。使敵「清剿」包圍一無所獲；保全生命財產不受損害。八分區民兵更以「麻雀戰」「轉山頭」「推磨戰」等新創戰術專門對付「蠶食」之敵。

同時加強對人民的民族氣節教育，對敵誓死不屈。在這裏共產黨員的大忠大勇做了全體人民的楷模和表率，引導無數先烈和英雄，在敵人面前表現出萬古不變的冰天亮節，顯示出忠貞不屈的偉大的英雄氣概！三十一年初，三五八旅的陳先同志被敵毒打昏過去四次，始終回答敵人一種口供：「我的長官是老百姓！」部隊到處都有！

「部隊人數有四萬萬五千萬！」至死不暴露任何秘密。十七歲的青救主席張九瓊和他父親慶教主任張大國被害於東村，四隻狼狗咬開肚腹，他在停止呼吸前數分鐘說：「看吧！我的同志會來替我父子殺死你們的……」鎮壓不能懾服不屈的人民，血債難成深沉的仇恨，酷刑使得人們更勇敢了，屠殺燃起更熊熊的火燄來。人們打從烈士們匯流成的血海裏游過來，繼續擊着抗日的大纛前進！白居易詩云：「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邊區人民抗日運動在新民主主義的惠風中滋養發育，終以雷霆萬鈞之力，磅礴洶湧之勢，形成爲不可撲滅的巨大力量。

三十到三十一兩年間，敵對邊區「掃蕩」合計三十三次，所歷總時間爲三百九十天。最殘酷的是三十一年春對晉西北區大「掃蕩」和秋季大青山綏中大「掃蕩」。前者一月四日起共八十四天，敵傷共萬三千餘，採「鐵壁合圍」及「篋梳」隊形，「三光」摧殘，僅興、臨、保德區就被捕殺人民三千四百五十餘人，燒房二萬三千六百八十餘間，搶糧三萬五千石，殺牲畜八萬頭，搶金銀手飾、農具等十三萬餘斤。後者敵調集二萬五千餘，迅集絕對優勢兵力，先將我根據地四周大小路口封鎖，繼以汽車和

騎兵突進，合襲我中心地區；並延九十九個臨時據點分區清剿，歷時四十六天，被我打退。兩役共斃傷敵三千餘名。

閩中我軍進行了三千餘次戰鬥，最出色的一次是田家會戰鬥。村川大隊一千四百餘人深入，三十一年五月十七日受入興縣，阻擊我軍重圍，七天七夜與敵肉搏，白刃相交，二十四日完全被我殲滅，村川大佐及多田中隊長重傷，橋尾中隊長斃命。此役嚴重打擊了敵寇驕橫一時的囂張，壓制了敵寇瘋狂「蠶食」氣焰，增長全體軍民對敵鬥爭的勇氣，為邊區軍民激烈的反「蠶食」鬥爭的轉捩點。

每次反「掃蕩」中，地方上黨政民所提出的口號是「堅守陣地」，「村不離村」，「區不離區」；在戰時領導人民進行了澈底的空室清野，使敵吃喝不上，疾病叢生。如三十一年春反「掃蕩」中所繳獲之村川大隊的文件中供稱：「在露天宿營，僅土豆（馬鈴薯）充飢。」石田軍醫中尉對上級報告：「患者很多，派不出人。」即可見其窘態一斑。我左雲縣長王獻平、五寨縣長梁學岸、山朔縣長時芒等及許多區村幹部，都在戰時犧牲。田家會戰鬥中，區村幹部給部隊動員四百多份担架搬運傷兵。興縣某行政村長一連打死兩個敵人，官姓村長在火線上把一個傷兵背到十五里外的傷兵站，以及其他種種全民參戰的英勇事蹟，舉不勝舉。人民也學得更加勇敢，三十一年春季，民兵就發展了三萬人，作戰六百七十二次，斃傷敵傷三百五十六名。三十一年春季反「掃蕩」時，嵐縣某一個區的民兵即抓獲漢奸嫌疑犯十六名，有個村子在情況緊

急時，一天會向縣政府送情報達三十二次之多。

由於邊區軍民英勇苦鬥，敵人瘋狂的「蠶食」受到沉重打擊。三十年冬，正常改變思想態度的謀算着再多增設一些據點之際，我軍收復了長城線上的重要據點傾關和敵另一伸入我內地區的據點尚風城。十月十五日，五寨偽縣長張芝綱出來策動「蠶食」時，在五寨三岔間之莊旺村被我活捉，繼又連住扣捕五寨敵偽人員一百二十餘名；嵐縣五十餘偽村政權被我摧毀時，全縣形勢頓即改觀。三十一年五月起，半年即打垮偽村政權三百六十八處，局面一天天的勝利開展，把敵人的歷次「強治」「掃蕩」「粉飾」，使敵寇的「蠶食」政策再也無法進行下去。

## 六

爲了加緊反對敵人的進攻與徹底打垮其「蠶食」陰謀，晉綏邊區的黨和政府軍隊，堅決執行了毛主席「把敵人擠出去」的方針；在三十一年底即規定並頒佈了以對敵鬥爭、生產建設、精兵簡政、整頓三風爲三十二年的四大工作，並認真實行了一元化領導，使主力精幹、民兵發展的方針。

在「把敵人擠出去！」這一聲深入人心的號召與指令之下，擠敵人的鬥爭立即如

火如荼的展開起來；三十二年春季在反「蠶食」反維持鬥爭中，軍區部隊共進行了大小戰鬥三百八十七次，收復了八百多個村莊，解放人口八萬一千二百五十三名，斃傷敵僞一千三百餘人，俘敵僞二百四十五人。在最初三個月間，民兵亦對敵作戰二百二十二次，到了夏季民兵已發展到將近五萬人的大軍，從古老的土砲到新式的來復槍，民兵用了他們所能找見的幾十種武器和敵人戰鬥。在反維持鬥爭中，摧毀偽村政權八百八十一個，建立抗日民主村政權五百五十五個，使敵據點活動範圍，由三四十里縮小到五里以內。

深入到「敵後之敵後」去的武裝工作隊，三十二年增加到三十三個隊（此後又增至四十五隊），他們挺進敵寇心腹中去開展工作。武工隊配置短小精悍，文武人才兼備，到一地區就發動羣衆鬥爭，發展秘密民兵，孤立敵僞，進行圍困，最後領導民兵配合正規部隊把圍困下的敵據點拔掉。但擠掉任何一個據點，都須經過繁複艱鉅的鬥爭過程。特別在那些敵僞統治力較強的地區，開展工作尤屬不易。如離石武工隊對敵鬥爭英雄團志誠，當他在三十一年隻身前往敵據點開拓工作時，所有的武器只是手榴彈與一個放羊的錘子。他最初在地裏與羊羣一起生活，避開敵人便衣特務的追騷巡邏。利用日夜巡邏交替的短促間隙，進行了解敵僞內情的工作。他又鑽到水洞裏作隨着疾病渡過長久的時日，還親自編寫爭取僞軍的傳單，終於依靠廣大羣衆，找到開闢工作的門徑，以果敢堅決的手腕剷除了爲羣衆所痛恨的大漢奸，在鄉村裏肅清了敵

偽的特務爪牙，進一步奪取敵人的武器打擊敵人，工作由一個村擴展到數十個村，把敵人擠到據點不敢出來，我軍攻勢來到時，三天之內即拔掉三個敵據點，將四百餘偽軍全部瓦解。

在我軍佔優勢的地區，則開始用正規軍圍困據點，以帶徒弟的辦法扶植當地民兵，當民兵能獨立作戰時，部隊便把圍困任務移交給民兵。八分區的岔口、芝蘭都是這樣在三十二年把敵人擠掉的。圍困岔口時段興玉等的民兵常年以小隊為單位輪流活動，或在砲場、據點襲敵，或在遠山監視敵人，使敵人的每一行動都會遇到子彈的飛射。敵人乃退守一堡，但又必須出來砍柴、挑水和大小便，民兵即提出：「不讓敵人燒交城山的柴！」「不讓敵人吃交城山的水！」敵被迫於夜間挑水，拂曉打柴，槍彈照樣射來，民兵在夜間也伏在山頭注視着敵人。結果弄得敵人無吃無喝，大小便無自由，形同囚徒。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便自行毀滅砲堡，狼狽撤退，一路上又被民兵打了多次的埋伏。

敵人亟想撲滅這蓬勃發展的人民力量，在三十二年發動十三次對邊區的反覆輪番「掃蕩」，最長久最殘酷的是秋季，敵以第五十九旅團主力，分區輪番「掃蕩」，肆意燒殺，仍未脫「三光」政策本色。但我軍民奮勇迎擊，與縣甄家莊一戰，便把整個「掃蕩」粉碎。甄家莊戰鬥又是一次模範殲滅戰，把竄入興縣的敵五十九旅團八十五大隊七百餘及偽軍一百多，祇有百餘漏網，全部消滅。十月十日殘敵逃竄之前，將敵

屍體堆積，除尉官以上者外，連傷兵亦被燒掉，有些傷兵當敵燒化時叫喚之聲傳聞數里，在敵周圍數里之內均有焚燒屍體之臭味。在七晝夜血戰中，我軍士氣振奮，有些戰士三天三夜不會合眼，在小善畔我兩連戰士與三倍於我之敵肉搏，曾與敵四次衝鋒擊退。這次戰鬥中，人民積極支援戰爭的事蹟，更是可歌可泣；民兵們作戰四十四次，斃傷敵傷百名，五百民兵給部隊帶路，七百多人偵察敵情。全縣動員一千六百一十六付担架，共有六千四百四十八個民兵參加抬運傷員。三區一個富農連同他的四個長工自動抬担架八天，人們像照拂自己親兒子一樣看護着傷員，使傷員們感動得下淚！

我軍另一次驚天動地的戰鬥是在汾陽大營盤。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八分區我軍打進汾陽城西約二百米遠的大營盤，指戰員奮勇衝殺，將守敵殲滅。六連連長李洪才，連日衝進六排營房，側腹重傷，肚腸墜出，仍以手按腹部衝至大禮堂，死時猶鼓舞戰士衝鋒。第一個率尖兵衝進敵營的排長涂炳重傷倒地，四班長要抬他下火線，他却手按泉水樣冒出熱血的槍傷，大聲命令：「不要招呼我，你們要拚死拿下營門啊！」機槍射手蔡繼周攔截敵軍，連斃十餘敵，殺開一條血路，衝進敵人四層住院。吳武生一個班連佔敵人三座碉堡；；光從這一仗，便可看出八路軍奮不顧身的英雄氣概，和偉大赤誠的愛國主義！

在分局秋季召開的羣衆工作會議上，研究了岔口、芝蘭濟敵人的經驗，並提出開展爆炸運動，地雷戰，使圍攔敵人的鬥爭推進一步。後來在爆炸運動之下許多敵佔城



鎮據點都被圍住，外邊的進不去，裏邊的出不來。淪陷區人民看到了鬼子們那副聲像，就編了一首諷刺的民歌：「遠看像一座墳，近看有甯有門；裏邊聽到鬼說話，推開門看是日本人。」短短幾句，說得繪影繪神。由於圍困武器中加上地雷，便更增加了敵之災難。勝寧民兵圍困石神，地雷封住甯邊，又填塞了敵人水井，民兵先燒了石神西寨門；又燒了東寨門，並會墮入砲台，搗了一細板麥桿子焚燒砲堡；敵人追擊，被地雷炸回去。以致敵人得不到任何接濟，弄得天天餓肚，結果只有滾蛋。

忻縣民兵圍困蒲閣寨，一村一村進行了反雜持鬥爭，割斷了敵人和各村的聯系，敵團武裝鎮壓，三十二年五月三日三個據點敵到高家莊，屠殺七人，打傷燒傷五個，但人民堅不屈服，民兵副小隊長楊書元被敵架在火上燒烤，昏過去又用冷水噴醒，醒後再烤，致罹重傷。但他說：「我們兄弟已死掉兩個，我好了決不灰心。」人民在武工隊領導下把敵人擠進據點，充分發揮了地雷的作用，封住敵人寸步不敢離據點。切斷敵和三交據點的聯系，斷絕敵之接濟，十二月四日起兩天兩夜，把蒲閣寨周圍五個村子一千三百餘人口完全搬到解放區；九日夜又把蒲閣寨據點裏的人民盡數搬出，給敵人造成一個「無人區」。弄得敵人來不了給養，找不到一個老百姓敲詐、奴役，自己出來砍柴挑水，不是碰到地雷，便不免遇上子彈。拖到次年四月十二日，終於不得不放棄這一個同蒲路西側的重要據點。

邊區頭名羣衆英雄張初元，在這一年的圍困武石家莊敵據點時，創造了勞力和武

力結合的形式，把人民的生產與戰鬥結合起來，解決了發展羣衆武裝，長期堅持對敵鬥爭的一個重要難題。——三十一年夏，敵人在離他村不遠石家莊山下據點，到處滋擾，強迫「維持」，張初元便領導民兵抗爭。三十二年二月初二，敵人來到他的村爭辦鴉片，民兵把敵人打回去。民兵情緒高漲，他在羣衆中的威信也大。但民兵常去游動敵入，使下坐產沒法兼顧，張初元便徵得村民同意成立變工小組，把民兵花編成變工組，民兵掩護羣衆生產，在戰後下的工由變工組幫助。民兵回鄉仍然在變工組耕種，從此開始了勞武結合，把全村組織一個常年「警防」的統一的戰鬥體。勞武結合中，民兵提出「不讓敵人搶去二錢半」的自號，變工組則報以「不荒民兵二畝地」的行動。三十一年後半，因尚未實行勞武結合，村中敵入搶去五十石糧食；三十二年勞武結合之平打擊了敵人，全年被搶的糧還不到兩石。三十三年一月邊區三屆勞動英雄大會上，張初元的創造被表揚，經驗被總結，勞武結合就成爲全邊區羣衆對敵鬥爭的方向。

三十二年，邊區共擠掉五十八個敵據點；張初元勞武結合的創造被推行後，三十三年一月至八月間又擠掉了比較重要的據點七十個。收復村莊二千六百八十五個，解放人口三十六萬四千五百人。在「把敵人擠出去」的方針下，人民把每一寸土地都改造成殺敵寇的陷阱，將每一角山岩都變成一座堅強的堡壘，對於日本鬼子，整個邊區土地都已成爲一片充滿了恐怖的火山和血海，大小據點都成了一座座顛倒着的危巖。

，轟轟鼓鼓的鬼子經常在殺氣騰騰的吶喊聲中心悸而胆寒。日以繼晚，星羅棋佈的地雷在敵人脚下爆炸，呼嘯飛舞的手榴彈在孤堡的門外示威；戰火照亮不眠的黑夜，烽煙遮暗了晴朗的白天。恐怖的血液壓縮着敵人的心臟，我們在晨光曦微的黎明中向着勝利邁進！

## 七

當邊緣區的廣大軍民和敵人展開劇烈的武裝鬥爭時，在後方，在解放較早的內地區，各縣農民覺悟的展開了大規模的減租減息運動，使農民解脫掉幾千年來所受迫害最深的封建枷鎖。本來，遠在抗戰初期，動委會和農工部，就曾幫助過晉西北的農民，實行抗戰建國綱領上所規定的二五減租政策。但由於山西統治者的阻撓，地主的抗拒，農民並沒有得到更多的利益。新政權建立後，爲了支持長期戰爭，發動農民參戰、生產的熱情，進一步頒佈了適合邊區具體情況的減租減息及交租交息條例，各縣由於羣衆未分普遍發動起來，地主千方百計的抗拒破壞，致仍未能很好的貫徹實行。邊區經過五十、三、三兩年嚴重的困難時期，特別是當劉少奇同志路過晉綏時，曾嚴批評了邊區發動羣衆中的缺點，指出必須把發動羣衆的減租減息運動當作中心工作，才能

機密察對敵鬥爭和生產的熱情，才能堅持嚴重困難的敵後戰爭。從此以後，被剝奪息便被更加重視起來，隨即形成爲普遍熱烈的農民自發運動。

邊區是在封建氣味最濃的晉綏兩省，又是經濟特別落後的山地，土地集中和高租重利，便是過去封建地主統治的主要特點。邊區土地集中的程度，一般是佔全人口百分之四至百分之十五的地主階級，佔有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三十五甚至百分之八十以上。幾個主要縣份，如臨縣前甘泉村，全人口百分之十七的地主，佔有全部山地的百分之四十一，平地的百分之七十二。河曲五花城、河北莊、夏營、巡鎮、樊家溝五村，百分之三點三的地主，佔有全部土地百分之五十四點五。崑崙全縣百分之七十的地區，佔人口百分之五至十七的地主，佔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八點三。寧武寧化僅一百零二戶中，兩戶地主佔去全村一千畝地的七百畝。相反的，據興、保等十九縣二十九個行政村的調查，佔全人口百分之五十五點五的自耕農，佔有土地僅祇有百分之二十點四三，足見貧苦農民土地的缺乏現象，是十分嚴重的。

土地集中的集中過程，就是農民經濟破產並走向赤貧的一部血淚史。許多農民土地被地主用欺騙、高利貸、抵押等幾十種方式霸佔了去。幾百萬農民在高額地租下喘不過氣來，尤其抗戰以後，受了敵人戰爭破壞的影響，土地產量加速銳減，租率相對的比戰前原利率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據調查：興縣與六分區一般租率是百分之四十，二分區河、保地區一般是百分之五十，三分區臨、離等地最低是百分之

三十七，最高竟達百分之八十。如遇荒年，一般交租交到百分之八十以上，有的百分之百的交了還不夠。同時地主還要直接剝削農民一部份無償勞動，如担水打雜等；另外還有額外剝削，如送禮品等。

高利貸的剝削同樣著逼而嚴酷，方山潘家坂的劉司功老漢，民國十年借了地主李雲河一石米，作價四十元，一分行利，以三眼壩和二十四畝地的老契作抵押，第二年利發還不起押了二畝水地，第三年又押了一畝水地，第四年押了十二畝山地，第五年一算賬，連本帶利還欠三十元；出不起，拖到民國十七年成了四十元，結果把三眼壩賣給李雲河，院裏幾顆樹也白白給佔了去。戰後農村借貸關係不若戰前活躍，但廣大農民仍多呻吟在舊債的高利盤剝之下。所以農民中的歌謠說：「八斗九年三十石，十個驢子駁不完，二十五年整一萬，升升合合還不算。」

剝削殘酷，再加租佃關係的不穩定，使農業生產處於衰萎狀態，農民生活艱難，桑樹皮，亦難得一飽。舊時的農民正是「走不盡的路子，受不盡的難」。——「租的房，租的地，頭頂人家天，腳踏人家地，沒吃沒喝難出氣，還要「五五」加上利」。農民在政治上亦受地主殘酷統治，有一個故事說：「在河曲郝家塢，小孩子手上扎根刺，也得去問地主樊定珠大爺，看讓拔不讓拔。」這雖是對地主的一種無情的諷刺，但亦說明農民處境的悲憤。

三十二年，在邊區黨和政府的號召下，農民展開一次空前的減租減息運動，

直繼他到三十四年春。如今又展開查租運動，以保證減租的徹底實現。並把減租運動推廣到新由敵人鐵蹄下解放的地區去。在減租大會上，農村羣衆和地主說理，清算地主的無理剝削，以期減租交租、減息交息條例的徹底實現，情況都是很熱烈的。三十二年冬興縣在城關曾舉行過一次包括九十個自然村，一千五百個農民的減租保佃大會，在會上農民第一次公開地揭發出地主的種種殘暴行為和非法剝削。佃戶馬潤啓，曾被地主在冬天剝過皮襖，吐過滿臉吐沫，打過無數次耳光。有的地主，在除夕把佃戶的鍋蓋揭走，搶走農民最後的一升糧，一張被子。這些事實的暴露，更激起農民堅決執行減租法令的決心。結果很多深明大義的地主，都減了租，把長收的租子退出，無理奪去的土地退回。有一部份地主，都認爲減租是應該的，地主坐下吃飯是不對的，減租後表示要參加生產。興縣地主田茂生先生說的好：「今天有敵大家抗，有窮大家享，窮人總得有個活法才行嘛！」但亦有些頑固不化的地主，用各種辦法欺騙或脅農民，用舊地辦法對付農民，造成「減租三斗，失地三畝」的情況，然而終因理曲辭窮，在萬衆一心的農民團結面前，減租減息的法令依黨成千成萬有組織的羣衆力量得到實現。

法令是由各階層的代表在臨委會上共同討論通過的，因之照顧到地主與農民雙方而的利益，凡是執行減租減息的，政府依法保證交租交息。所以減租法令一經實施，便使各個階層的團結更強，一心一意合力建設解放區。當爭取法令實現時，農民態度

是堅決的，因為減租關係着他的死活，地主一經減租，農民便又十分和善，逐漸消除了和地主間歷史上的積怨。興縣減租保佃大會後，很多農民馬上告地主說：「執行了政府法令都好嘛，我的租子已全準備好了，什麼時候來收，什麼時候都便宜。」特等勞動英雄孫興昌村減租後，每當敵人「掃蕩」，農民（不單是佃戶）就向地主王緒報告消息，幫他插行李、趕牲口、照護家小。王緒高興的對佃戶說：「你們心真不願，照顧得實在好。」他又告他老婆：「雖說減了些租，可是對咱照顧好了，人家的心不願！」各階層（地主與農民）在減租後所形成的團結，直接增強了解放區對付敵人的力量。

更重要的乃是發展了生產，農民情緒提高了好多倍。興縣三區農民在減租後開慶祝大會，青年農民雷狗碰拍着一個民兵肩膀說：「這一下可好了，把祖宗三代的老根也抽了！」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農發狂似的吼叫着：「龜殼子打破了，幾輩子的窮根子一下統斷了。」這是很自然的情緒，因為農民得到了減租的實惠。根據興、臨、河、保、偏、崞等十六個縣的部份統計，在三萬七千七百多個戶中，減租五萬九千九百六十市石，退租（地主強迫多取下的）二萬七千市石。清債方面，十一個縣不完全的統計，一萬零八百九十二家債戶，清債清出糧食二十萬五千市石，銀洋十五萬元，農幣一千八百萬元。

兩年中，總計參加這個運動的，全邊區農民在十萬戶以上，農會發展了十七萬會員，使抗戰力遂因之增強。在過去，租佃關係不定，土地作務好了，常被地主加租奪

地，人們說：「官修衙，客修店，說不定明天誰來佔！」都不積極改良土地；如今政府減租又保佃，就更使農民勞動得有勁，生產熱忱大為提高，而贖田買地的結果（據六個分區的統計，減租後農民共買入土地一百三十一萬畝），許多農民開始在自己的土地上勞動。正像興縣老農白治喜所說：「五六十的人，越受越有心勁啦，坪裏也有晒的地了。」

再加「組織起來」互助變工，開展大生產運動，所以農村經濟幾年來有驚人的發展，農村的階級關係也因而起了很大變化。根據一百七十個勞動英雄村的社會調查，以二十九年和三十二年比較，階級情況變化是：原有中農一千九百六十一戶，其中百分之四點六上升為富農，經濟上升但仍維持中農成份者一千八百七十戶，另外新增加了中農二千一百七十八戶，增加者除二百二十七戶原係僱工外，餘均為貧農上升。原有的三千三百七十八戶貧農除四十二戶上升為富農、一千九百五十一戶上升為中農外，停留於貧農階層者僅為一千三百八十五戶，不及原有的百分之四十一。另外根據興臨兩縣三十三個自然村的材料，也說明了相同的趨勢。

減租法令的執行，已改變了邊區整代農民的命運，廣大農民都在減租中翻了身，趕走了貧困飢寒而獲得溫飽的生活，邊區農民特等勞動英雄溫象陰，就是農民翻身最好的代表，溫象陰前半生都是在生死線上掙扎着和貧困苦鬥的。民國十三年是一家，種人家一百多垧地，除了租子外，就沒吃的，青黃不接時只有勒緊褲帶餓肚皮



。二十四五年後，和他父親租種一百七十多畝地，光租子就得交八十二石，還需出牛租、利錢等，一年到頭還是不夠吃。二十九年新政權建立起來，他首先減了租，雖然三十年地主奪去了地，但減下的租子還有剩餘，再加上他勤勞克儉，三十一年就買下七十畝地（每畝三畝），到現在他已是一個擁有近二百畝土地，三條牛，僱着兩個長工的富農了。他的一生如他自己講的：「前半輩子是受的騾馬苦，吃的豬狗食。」而今「共產黨、八路軍，新政權救了我。」他同時在政治上翻了身，被羣衆選爲邊區農民特等勞動英雄，在邊區這是無限的光輝和榮譽。同時他又與縣議議員，邊區參議員。在邊區，溫象控不是唯一的例子，祇是千萬個翻身者中的一個，但他是一個特出的典範！

減租削弱了封建剝削，在新民主主義的政策下，就給新的資本主義經濟在全邊區大量發展準備了充分的條件。因此地主雖不能再像過去那樣作福作威、漁肉人民，但是生活依然得到適當的照顧和法令的保證。如果他要想得到更多的利潤，更多的收入，就必須投入到生產中去。事實上，已有許多地主投資到商業、工業和農業，改掉了坐吃閒飯不事勞動的習慣；在社會上，不勞動在解放區是被人們認爲是無光彩的。如興縣楊家坡地主楊邦漢，前年起就參加勞動，耕種着六十畝地。而據在臨縣、離石四十八個自然村調查，一百三十一戶地主中，已有七十七戶參加農業生產，三十戶投資紡織，十六戶投資商業。所以，減租不但提高了整個農民生產情緒，也使一大部份向

既不事生產的地主的資材和人力投向生產，使得農村經濟蒸蒸日上。並且因為農產品產量的提高，農民購買力的提高，又給工業生產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 八

晉綏邊區從它的創立起，就遭遇到嚴重重重的難以克服的困難。為什麼能在這樣艱難困苦條件下堅持抗戰並建立了一個民主自由繁榮的解放區呢？這裏沒有什麼奧妙，因為邊區黨政軍民是一個戰鬥的統一體，我們整個的解放區就是一個大家庭，日和陳賤的生活着，同生死、共患難。我們的勝利就是建立在軍民一家、親密無間的團結的基礎上。

八路軍是人民的軍隊，在這裏它被親暱地稱呼為「子弟兵」。部隊裏的官兵把老百姓看成自己的父母，驕傲地說：「我們是人民的兒子！」一個好的指揮員和戰士的標誌，就在於他能忠實的為人民的利益服務，作一個忠誠勤勞的「人民的勤務員」。從賀龍將軍到每一個士兵，這是一個堅定不移的共同意願。

三十二年，邊區總處在嚴峻的攻險中，還帶我們更好的團結來打擊敵人的「蠶食」。軍區司令部政治部聯合頒令，指定五月為「擁政愛民月」，全邊區部隊進行了一

次大規模的擁政愛民運動；此後，即定每年正月（陰曆）為固定的擁政愛民月。在這月份中，檢查全年的擁愛工作，調查並補償羣衆損失（如打了的傢具，丟了的物件），並在年節裏給老百姓拜年聯歡。所有部隊都遵照信守不違的「擁政愛民公約」和人民相處。這個公約規定：

- 一、尊重政府，執行政府法令。
- 二、節省公糧，愛護公物。
- 三、積極生產，減輕人民負擔。
- 四、幫助人民春耕、秋收、冬藏。
- 五、不侵犯羣衆利益。
- 六、借物要還，損物要賠。
- 七、肅清特務，加強團結。
- 八、幫助人民進行清鄉衛生運動。
- 九、了解民情風俗，尊重民情風俗。
- 十、向人民宣傳，傾聽人民意見。

邊區部隊最關心和致力的，首先就是如何使廣大的人民翻身養壯。為此他們每季參加大生產運動，自給一部份糧食和菜金，厲行節約來減輕人民負擔。並且還積極幫助羣衆生產，實行「走到那裏，就在那裏幫助窮人翻身，到一家幫一家」的辦法，十

一支隊曾在夏播兩個月間，幫老百姓鋤草三千七百畝，又給送莖、收麥，共用人工二千二百多個。有一個班在距離極近的村子放哨時，帶上鋤頭，到哨位上由一人監視敵人的行動，其餘就在喘喘地鋤草，老鄉劉景林發現自己的地被隊伍鋤了的時候，感激得說不出話來。九中隊給興縣蘆子溝張滿紅開了二十畝地，種上穀子，又借給一石多糧，送三件衣服，僅一年便從貧窮走向了富裕。

三十二年冬，嵐縣雞石溝村遭敵一次襲擊後，三十四戶人家即有三十戶露宿於冰天雪地的山溝裏。八支隊安珍連開到那裏，當即爲之修補殘垣破屋，重建村莊，把村民動員回來。一邊担任保護，同時借款借糧，辦軍民合作社，辦小學，實行軍民變工互助，使全村山冷落中翻騰起來，比先一年還多種了二百畝地，多產了二百石糧……部隊從各方面幫助人民的事例是很多的，不使一一舉述。因此軍民之間，流露着真摯的情誼。戰士借用了老鄉的水桶，送還時要帶一担水。老鄉向部隊借牲口、借錢，就像向其鄰友借用一樣的自然。如果當兵的打罵了老百姓，他就會受到很重的批評和處罰，並須親去賠情道歉。羣衆在和這樣的部隊相處之下，感動異常，「吃水不忘掘井人」這句話，便成爲邊區的口頭禪。爲了報答部隊的好處，在農會領導下實行了普遍而深入的擁軍優抗運動，並由政府擬定每年正月爲「擁軍優抗月」。每逢正月，各地大都由人民討論，定出「擁軍公約」，其內容大致相做：

一、軍糧軍草，要保證供給，保證運送，公糧要曬乾乾淨，不換鹽紙。

- 二、要積極幫助軍隊打仗，抬送茶飯，給傷兵，民兵更要積極參戰。
- 三、要辦好換架、種工作，行動要快，不拖延推脫。
- 四、對傷病員和榮譽軍人，要注意保護，經常慰問。
- 五、軍隊在生產中有困難，要幫助解決，教軍隊生產的更好些。
- 六、要切實優待抗屬，健全代耕辦法，保證抗屬生活。
- 七、要愛護退伍軍人，幫助他們解決生產上的困難，和生活上的困難。
- 八、要辦好招待制度，過往軍人的飯食住宿，要好好照顧。
- 九、代做軍鞋，要加工細作。
- 十、敵佔區人民，要掩護抗日人員的活動，幫助他們順利完成任務。

人民特別愛護爲自己流血拚命的傷兵員。每逢戰鬥，民兵自衛隊便在火線上搶救傷員，幫運傷員。三十二年反掃蕩中，興縣動員了三萬八千多個工，連夜輸送彈藥糧草。白崖溝戰鬥一位連長犧牲了，富農王毛達及其女人失聲大哭，連部隊吃他家的糧也不要了，他說：「連長也死了，糧食算個什麼。」全縣動員了一千六百一十六付担架搶運傷兵，許多村子在大路口擺着西瓜恭候傷兵，親目送到嘴裏。臨南堡子婦女三十多人，曾在晚上一人打一個燈籠照路送傷兵，一夜連送八十二人。在五寨丈子戰鬥中七個重傷員到保德黨窪村時，一個傷員嘴上負傷，不能吃飯，婦女英雄陳引兒立刻向全村的乳婦們攬奶，怕不夠吃，又派人到五里地外的村莊去找奶。羣衆對傷兵比

對自己子弟還關心，柳林戰鬥中傷員下來，戰鬥英雄閻志誠的老父，一連招撫傷員七天七夜。許多婦女、小孩、老漢捐送了慰勞品不算，都要親提食品到病床前探問他們的「救命恩人」。

每逢年節，村人忘不掉駐軍和抗屬，遇到打仗，就自動慰勞。三十二年秋季反掃蕩後，興縣人民一次慰勞部隊豬羊七百二十七隻，鷄六百二十六隻，魚雞七千三百四十二斤，及菜蔬、紙燻等不計其數。嵐縣雜石溝的羣衆，當八支隊安慶連到地方打仗時，就集中二十多人，十五頭牛給安連一百多畝蕎麥地下了種。並說：「你們打仗辛苦了，咱們代你們種地！」

爲使戰士在前方安心作戰，羣衆對抗屬的招呼更其週到。每村都有「代耕隊」幫抗屬耕種。三十年興、臨、方、離等二十一縣，爲抗屬代耕土地四萬二千五百零三畝；三十一年興縣一縣就代耕了一萬二千五百多畝。村人每年爲抗屬代耕都很負責，如河曲下榆村的代耕隊，訂出紀律，要全年負責到底，保證代耕土地產量不低於一般土地產量。此外並向抗屬發優待糧，三十年河曲等十四縣發優待糧一千六百二十六石九斗八升，三十二年臨縣等十一縣優待糧七百五十多石。……在政府發放各種貸款時，抗屬亦均優先貸給（同時也照顧退伍軍人、榮譽軍人，使他們也受到優待）。因之抗屬生活得到充分的保障。興縣高家村抗屬白二贊說：「現在政府真是沒說辭了，我兄弟當兵以前，我們兄弟三人都給人家當工，生活老是沒辦法，這三二年有糧吃，有

牛用，比我兄弟在時還強。」

政府想羣衆優抗時，對所有部隊家屬一視同仁，雖說有些部隊長年在進犯邊區，但仍對其家屬照樣優待。如保德東關崔四老命，自參加中央軍後，家裏只剩下一個媳婦，但從未受過一點困難。三十二年給他代耕土地九畝，優待錢三十畝，糠籽十四斤、小米二十五斤。臨縣二十多村受優待的一百四十八戶抗屬中，中央軍晉綏軍家屬就有八十三戶，佔百分之五十六強。離石友軍家屬反映：「新政權實在民主別，都是同樣的優待。反過來說，凡在八路軍當兵的人家都活不成了。」事實上在晉西南，晉綏軍會殺害、毒污、逼八路軍抗屬不知有多少。邊區人民沒有一報復，仁至義盡的優待了他們的家屬。當他們的女人鬧離婚，政府也照樣像一般抗屬處理，取得男方的同意才照准。因此三十二年七月內戰危機時，保德友軍家屬開會，在「告出征戰士書」中寫給他們的子弟說：「……政府、軍隊、親友都很抬舉關心，咱八路軍幫助鋤耕翻打，連飯也不吃，這一切都是共產黨的功勞。要打內戰，反對共產黨，這簡直是要打斷你們媽媽、爸爸、媳婦、孩子的命根呀！」

據軍優抗中出現不少愛護抗日軍的模範。三十三年羣英會上，興縣五十八歲的七渡任萬生，被贈以一軍隊爸爸、光榮稱號。當年春，退伍軍人老尚到他村裏，他幫助老尚土地、種籽、食糧；老尚病了，他幫燒水、煮飯、倒夜壺。某團七連去開荒，他給找好地、製工具、告耕作法。部隊打仗走了，他和村人紛紛草，給收穫，整頓農莊。

季節，他那天給七連餵草，月亮地裏給自己鋤。家裏窮，賣了糧付買豬勞軍，拿犖英大會給他的獎金給抗屬買了兩條牛；以花甲之年，炎夏跑六百里巡視部隊生產，陸多到千里外的綏遠去勞軍。……什麼使任老漢這樣熱愛八給軍？當他講述他的一生處境時說：從祖父手裏欠下人家五十大石舊租，像千斤的石頭壓在身上，使他長久逃不脫窮苦日子。舊軍在時，「老總」們無緣無故的打得他喘鼻流血，昏倒在地，半天才甦醒，留給了他個至今未癒的腦昏病。八路軍來了，趕走了敵人，斬政權給減租抽約，人民齊翻身了。他歡天喜地的說：「陰天晴了，窮根斬斷了，這下可有活法啦！」他認出了誰是真正保國衛民的好軍隊，忘不了這恩情。

神府王家壩五十多歲的老太太王補梅，在這次羣英會上榮膺「軍隊媽媽」的稱號。她犯部隊上的戰士像親兒子一樣看待，已經有十多年了。她自己老是吃糠窩窩，喝稀米湯；却把白麵、雞蛋常年送給傷病員。九年前他從殲死中一口湯一口飯的救活一個傷員，傷員含淚說：「老媽媽；我叫馬勝保，十五歲上就死了娘，從來沒有人這麼親我！」這樣被他救活、看護好的傷員散佈在整個邊區前綫上，每逢年節從很遠的地方送禮、寫信給她，一輩子忘不掉她的恩惠。她也經常寫信給他在前綫的「孩兒們」，每封信都登在報紙上，唸給每個戰士聽。那慈愛的慰問，給戰鬥着的健兒們以激勵鼓舞，使他們在和敵人撕拚的火綫上，想到背後支援的人民，聽見「媽媽」溫愛的聲音，從而更堅定決心，更增長勇氣。



軍民之間既如此的親切，軍隊又如此受到人民的尊敬，所以在邊區，從沒發生過兵源的恐慌，年青人把當八路軍看成最大的驕傲。尤其在三十二年的新戰士動員，在那冰凌封凍着北國的山野，凜風吹舞着雪片的季節，邊區到處可見人民踴躍從軍的場面。新戰士大都穿着嶄新的棉衣，每人胸前佩帶光榮的紅花，一個個年青健壯，臉上浮泛着興奮的笑靨，他們的親友和鄉鄰，包括他們的女人或未婚妻，組成雄壯的行列，扭舞着秧歌，敲打着鑼鼓，把他們一直送到兵營裏。「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父親爲兒子報名，兄弟哥哥爭着參軍，……人們看到這種感人的場面，鼻尖不能自禁的發酸，眼睛噙滿着狂歡的淚水！這就是我們的「奧妙」，這就是我們解放區戰鬥勝利的源泉！

## 九

張初元創造的勞武結合，三十二年公在邊區三屆勞動英雄大會上受到表彰，中共中央晉級分局林楓同志提出「學習敵後充滿有運動的模範勞動英雄張初元同志」的號召後，勞武結合就成爲公邊區的方向，各地都注意開展武裝工作，民兵有了大量發展，到三十三年已是六萬人的大軍。這是在人民自己的不飽滿生產的武裝，其主要任務是

保衛生產，保衛自己的村莊和生命財產；並隨時配合正規軍戰鬥。他們在戰爭中建立了豐功偉績，僅據抗戰第八週年的統計，在一年中便單獨作戰三千四百四十二次，爆炸地雷六百八十一顆，斃、傷、俘敵僞二千八百餘名，創造敵我傷亡二一·五與一之比，用最小的犧牲換取最大的代價。

三十三年春，張初元又作了新創造，把勞武結合的形式發展為變工爆炸組。他向羣衆說：「十幾個民兵保衛二百多人，我看不行，如果二百人都拿起武器保衛二百人，就能保護好了。」羣衆根據經驗和他講的道理，接受了張初元的意見，把所有變工組全部變成爆炸組，又組織了婦女兒童的爆炸組。與此同時，在變工中以民兵爲首，加強羣衆指揮部，從領導上把生產和戰鬥統一。這一創造，在變工中以民兵爲首，加強羣衆性的武裝鬥爭，開拓出走向全民皆兵的具體道路，公認爲是勞武結合最適宜的組織形式。民兵的生產、家庭及在戰時情報、偵察、埋雷等的困難，都有了變工組的支援幫助。更加密切了民兵和羣衆的關係，提高其保衛家鄉的鬥爭情緒。

爲使全體人民起來戰鬥，三十三年冬進行了大練兵，百分之三十的自衛隊，及部分地區的婦女兒童共十幾萬人湧進練兵熱潮，普遍掌握了地雷使用技術。雖然地雷戰在邊區三十三年春才開展，却很快形成羣衆性的運動，地雷震奮了民心，嚇破了敵膽。民兵高度發揮了以地雷爲主的麻雀戰；細密的組織雷陣，使槍、雷、彈結合。交馬百慶爆炸小組，屢以撞雷、拉雷、踏雷等合組雷陣重創敵人；又利用三娃等變工

行槍雷結合，使敵人在青蓮溝一次死傷十四人。礮石十四個民兵更會以地雷、手榴彈、步槍結合，消滅敵十五名，將柳林出擾的二百多敵人打退。拉雷的作戰也有大發展，在平魯有達到一百八十丈的拉雷，礮石則有近至三十步的拉雷。埋雷方法計劃造了有三十多種。

民兵戰鬥中英雄輩出，三十三年各地湧現了近千名出色的民兵英雄，都對勞武結合做了可貴的貢獻。第一名特等民兵英雄吳玉，被發現是一位卓越的民兵指揮員，他率領的民兵在八分區交城戰鬥了五年，因他了解敵情，機動靈活，從來沒有打過一次敗仗；共消滅了三十九個敵人，他的民兵則連一個帶花的都沒有。他創造許多戰術，有種叫「搗架架戰」：有次一百七十多個敵人襲「突擊」關頭我八分區司令部，他聞訊一面通知司令部，一面佈置：把十九個民兵分了三個組，第一組（七個人）在申家莊監視岔口，第二組在馮家莊監視北塔山，第三組在燕家莊監視石橫山。各組密取聯絡，互通情報，第一組打一陣，第二組接上打；第一組又繞到第二組前邊……兩個組論流打，打到橫嶺附近，三組也接上了。於是第三組打頭子，第二組打當中，第一組打尾子。敵人怕了，不敢走大路，鑽了小溝；小溝裏沒有路，敵人用鋸子開林行走。結果敵人一夜又半天才走了三十里地，司令部早轉移了。

另一出衆的民兵英雄路玉小，從切身經驗體會到：「一個村子退着打，兩個村子頂住他，三個村子就打退他。」在三十一年創造了聯防作戰。使往聯防區進擾的敵

人盡皆受敵，陷於四面楚歌。由於在分散的農村，民兵是向無戰鬥訓練的農民、武器低劣三個因素，聯防實是民兵致勝之道。其進一步的發展是聯防警戒，以縣民兵英雄翟小，把哨位、偵察、情報密切配合，在面對着敵人五個強大據點的山梁，由七個行政村組成長達八十里的聯防警戒綫。沿綫密佈哨位，哨前則有武裝偵察員在據點附近活動，如發現敵人出發，即打手榴彈通知哨位，並配合哨位從後面打擊敵人。另外又有秘密情報，直達哨位。使聯防區人民可安心生產，免除敵寇突然襲入的損失。

民兵的防綫逐步向敵據點推移，就又形成聯防圍困，把敵人死鎖，因困在保裏面。臨南民兵對三交的圍困就是一個好典型。三交是臨縣一個重要市鎮，三十年敵人「蠶食」中紮了據點，起初甚為囂張，經常出擾。自從民兵英雄郭明旺為首的鼓道等村結成聯防，便把敵人的氣焰制服住。他們接受忻縣圍困蒲閭寨的經驗，大量應用地雷，把封鎖圈向據點推進，三十三年五月到七月，炸死鬼子三十九名。一連入八月，便在三交四周佈下二里寬的地雷封鎖面；三交通大武的公路上，每天有五百顆地雷落下地。封鎖綫一直壓縮到保堡門口，民兵中隊長王海旺，把地雷埋到保堡的牆裏，用柴火掩了百口子。民兵杜奇虎等，一連摸進敵人的三道外壕，向北寨子最大的石堡扔手榴彈；攻入三交市街，燒了敵人放哨的財神廟大門。敵人五個大堡之間的來往都有危險，外邊的接濟自然無望。有些敵僑機得偷老百姓的南瓜，在菜地裏也挨了炸。老百姓對漢奸編了個歌：「回頭抗日有飯吃，何必貪炸偷南瓜；一八月中旬，民兵在

三交緝口立了兩根柵子，中間拉一紅布幔，上寫「回頭抗日，不算傷殘！」敵偽都看見了，老百姓在暗笑，僑人員在動搖，敵人害怕地雷，却不敢去拔，只「敢」用機槍向它掃射。民兵情緒高漲，歧道有個民兵一連三十六天爬在山頭上，槍口盯着馮錫門。大家勸他下去，他不。並且說：「不擠走敵人不下山！」他的願望馬上實現了，十月七日敵即被擠走，六十餘敵撤退時，一路又挨了爆炸英雄武國昌的八次炸，半夜到天亮，像烏龜樣才走了十幾里。接着這地區民兵又開到離石去圍困石門嶺，把敵人那裏據點也擠掉了。

整個戰爭中，晉綏邊區沒有得到國家一槍一彈的接濟，單靠了以血肉奪取敵人武器。羣衆武裝的武器供應是個大問題，這也依靠了廣大羣衆的智慧得到解決。三十三年十二月邊區戰鬥生產展覽會上，陳列着幾十種羣衆自造的武器：地槍、土砲、土槍、土擲彈筒、榆木大砲、自製的來復槍。種類特別多的是地雷：鐵的、磁的、玻璃的、沙壺、瓷盆，甚至吃飯的碗、裝酒的瓶，都被製成爲致敵死亡的武器。

但每種武器的製造都不容易，路玉小三十二年在五寨自製子彈時，不慎使得鉛汁、鉛錫、磚模一齊爆炸，被震的昏了過去。但他一甦醒過來，便又埋頭研究，直到成功爲止。他連鑄造發管、信號彈、催淚彈五種武器。在按照擲彈筒原理爲土砲鑄造了落彈開花砲彈時，因火藥發變，好幾個人受傷，十八歲的民兵砲手卜貴芬被燒得二三十天都不能動。忻縣蒲閣鄉民兵大隊長段長久，就是在製地槍時不幸炸死的。

但人們以堅韌的意志克服一切困難，與縣民兵英雄李有年創造了土造彈筒，河曲李珍洪創製出榆木大砲，遼興縣十四歲的程雙喜和十六歲的閻二由都學會造子彈和手榴彈。特等工人勞動英雄溫承鼎，用破壞敵人鐵路得的鐵軌，創造了「鼎龍式」自動榴彈筒，專發傳單的槍。又製出自動步槍，槍重九斤，帶有刺刀，連發四十五粒不出毛病，射擊且很準確。

三十二年爆炸運動展開，更形成造雷熱潮。交城民兵英雄韓鳳珠，創造出「踏火手榴彈」，並發明「地槍帶雷」戰術，在圍困朱化時大發「雷鎗」，炸得敵人放棄據點而逃。蒸硝的技術各地民兵都學會了，有些婦女也學會，並發現石硝、磚錫熬硝、老來紅蒸硝及發明「種硝」的辦法。特別是三十三年創造的石雷，尤其可貴。因邊區遍地石頭，石雷造法簡單，一個人一天能打十幾個，一個只用農幣百乘元。裝三兩火藥可炸毀六十斤重的大石塊，殺傷力很大。所以臨縣三個月就造了一萬五千六百個石雷，連民間原有存雷，作到了家家有雷的要求。

三十三年邊區武委會提出「軍火自給！」，嵐縣等五縣很快即熬出純硝三千五百四十九斤（另有硝皮二千八百七十一斤）。製地雷的廠子，到三十四年前半年增加了四倍，由於技術上的改進，節省了造雷資金二千五百餘萬元，建立了大型軍火合作社七十七個。軍火經費的來源，採取軍火田、集股、勝利品、破擊、緝私、義倉等辦法。三十四年民兵共開軍火田三萬六千畝，產額變款四千萬元，集股三十萬七千計

達二千五百萬元；前半年即自給了四千萬元的軍火費用，減少了公家的開支。這是勞武結合中的一項偉大的創造。

勞武結合中其他創造還很多，如五寨民英雄谷鑿創造聯防破擊，對五寨聖神池敵八長約八十里的電綫，由聯防民兵輪流破擊，使敵修不勝修，半年不能通話。又創造搶耕搶收，如區南薛家坪六百多畝平地都在敵砲堡附近，三十二年春人民一種地，敵人就拿打槍，後由民兵圍困砲堡，動員外村勞動力一百九十七人，牲口九十頭，四天王夫搶種完畢，並種了二百畝棉花。邊區部隊則又實行「武勞結合」，戰鬥間隙中開展大生產運動，在前方活動的部隊亦實行「游擊生產」；三十二年八分區圍困青沿的武工隊，在離敵人據點二里半到十里的各村中，種了二百零四畝地。……種種可貴的創造，是說也說不完的。

## 十

三十三年春，「豫湘」戰起，邊區部隊以無比英勇配合了正面戰場的戰鬥，前半年就拔掉了敵人七十多個據點；抗戰第七週年的戰績是：戰鬥一千四百二十次，傷斃敵僞四千六百一十一名。戰鬥的劇烈僅由一個例子即可看出：駐臨南三交的敵獨立混

成第三旅團第九大隊第二中隊，五月份中隊長橋本嗣久中尉負傷，由野井接任，八川又於七月在三交戰死，繼任的大元於八月五日受傷，八月十九日二次出援被兩口子民兵打死了。三交不久又被擠掉了，守敵幾乎全軍覆沒在那時。可惜正面戰場太不爭氣，解放區幾個月光復的國土還不到正回一天失掉的多；但邊區軍民的驍勇善戰，却與那些一觸即逃的軍隊形成了顯明的對照。

這一年邊區有很多出名的戰鬥，八月十二日離石官莊殲軍民並肩血戰，殲敵百餘，擊敵司令官齊藤、情報官阿部。設門英雄隊學幹白刃戰中一連刺死七個敵人，村人聚集山頭鳴彩助戰，在火線土圍險搶救傷員，人民像對親人那樣擁護了四十八個烈士。這葬時全村帶孝，獻祭香表，哀樂響繞在田頭的行列，熱淚帶每個眼眶湧出，這是一幅親切感人的情景。

最大的一次是九月十四夜起的汾陽戰鬥，我軍勁旅，猛撲這一敵人的戰略據點，焚毀汾陽敵機場及火車站，燒掉敵火柴公司，炸爛敵電燈公司，連兇敵大聲響及協和堡。前後四天三夜，汾陽城圍殺無烈火，直衝雲霄，隆隆的爆炸聲，震撼着整個平川。敵寇遺屍遍地，勝利品裝了四十幾個牲口還沒駱完。捷報立即傳遍平川，成羣的老百姓湧向司令部住的村莊來慰勞。

當時恰好盟國記者團也是到這裏來，他們目睹了這一次偉大的戰鬥；四天三夜，他們挺進到靠近汾陽的山岩，從望遠鏡中俯視城關的大火，用照像機記下衝天的烽火。



。當他們看到邊區人民和軍隊間的熱情，便說揚八路軍是世界上優秀的人民軍隊。紐約時報記者愛卜斯坦說：「八路軍真正是和人民結合的軍隊，延安和軍區所記的一切，都完全證實了，千真萬確！我們一定要把這樣多的事實，報導給全世界！」路透社記者武道講：「八路軍在敵後與人民親密合作的事實，不但能夠影響中國其他地方，也會使世界其他民主國家以八路軍作為楷模。」和記者同一塊到邊汾陽的，有位美軍觀察組軍醫卡斯傑少校，他參加過北非和歐洲戰爭，當時一面親自幫助教導漢兵，一面讚揚我軍的巧妙英勇，說「我看到歐洲非洲其他戰場的作戰，實在也不過如此。」

盟國記者由紐約時報記者愛卜斯坦、合衆社記者福爾曼、路透社記者武道等組成，九月初由延安到達晉綏邊區，作了兩個月的實地觀察，他們向全世界報導了晉綏人民的鬥爭。這些報導是有意義的，因為晉綏邊區是被封鎖着，外間流行着種種惡毒的謠言蜚語。哈立遜·福爾曼曾講到：「在我們來到延安之前，聽到西安某高級長官說：中國共產黨已六年不抗戰了……」魏應汾陽戰事後，他說：「今天那些謠言已被事實揭穿了，我看到了八路軍在英勇的作戰，八路軍有很多傷兵，有大批的俘虜，人民在熱愛着八路軍。」愛卜斯坦一再講，要忠實報導邊區人民的鬥爭，「把真相告訴全世界！」

這打仗打得敵人很痛，據在寧後綴獲敵一份柳縣新聞報告：汾、縣、行、四、區、屬、和

傷被襲事件」文件中，供認「九月十七日二時二十分……日本軍及機關完全陷入謀略的妙計中，受了很大的損失。」敵並不勝「遺憾」的說：「協和堡地防備設施，四週有很強固的小隊，可支一千敵人的攻擊……但在矯健如虎的八路軍面前，却不自不陷於全軍覆沒悲運。關於汾陽城關的重大損失，敵人無疑是更要「遺憾」之至了。

在歷次戰鬥中，湧出無數卓越的战斗英雄，官莊聚戰鬥中綽號「山東牛」的战斗英雄陳學旨，在戰場上橫掃敵軍，獨斃七敵，和十幾個敵人肉搏對刺，壯烈犧牲，全連哭悼，獻給他的輓聯寫：「英勇善戰，刺刀明晃晃，連殺三敵；神槍妙彈，爆炸聲轟轟，四寇斃命。」臨南馬蔭坡戰鬥，我兩排人與敵五百餘血戰，英勇突圍。掩護突圍的排長孟超志，班長趙清功、石河錄，戰士劉中堂、劉春英陷敵重圍，子彈打完了，叫着：「共產黨員決不當俘虜！」齊把武器搗毀，跳下聳立的石崖，壯烈殉國。二十歲的邊區特等戰鬥英雄任德勝，在六月三十日離石戰鬥中，揹着五斤重的大地雷，滿掛手榴彈血戰駱蹄山，一人對抗敵四五十人，耳朵被敵砍了半邊，左手亦被砍傷，背上又挨一刀，全身血肉模糊，乘晚從敵屍中爬出歸隊；不久部隊打乾洞（方山屬），他還沒療養好就又帶傷出發，用手榴彈繳了一隻步槍，還活捉了一個偽軍，他向那偽軍說：「你別看我一隻手，我的手榴彈可以炸死你！」可惜，任德勝同志在又一次汾陽趙莊戰鬥衝鋒中犧牲了，他最後的遺言是：「不要管我，趕快把鬼子追下去，消滅它，為人民報仇！」臨死還緊握着武器。這種驚天動地的勇士，是中華民族的好兒女。

，中國共產黨的好黨員，他們將永垂不朽！

敵人「報復」我們的勝利，三十三年十月間調集七千餘人，發動了在其覆滅前對這區的最後一次大「掃蕩」。敵人橫衝直撞，昏頭悶腦的進入了我之腹地，立即嘗受到了日益壯大起來的人民戰爭的慘痛滋味，邊區軍民作了一次完善的戰爭動員，敵人所最初找到的「報復」對象盡是些渺無人烟的村莊和空寨洞。敵人的重武器無法施展其威力，反而成了鬼子的大行李和負擔，迫使其不得不拿了大砲、機關槍、擲彈筒來盲目的向着山頭、破廟、地雷、冷槍作戰。步步挨打挨炸，處處血肉橫飛；使敵軍到處提心吊胆驚慌萬狀，大路小路都不敢走。每逢地雷炸處，便令漢奸偽軍在前面作替死鬼，縮頭縮腦的用長木柵圍圍，雷區一過，即飛速抱頭鼠竄，甚至把我們的追擊部隊也拖得接不上氣來。因之當時有人把敵人的這次掃蕩稱之為「示威遊行」。

但邊區的軍民一點也沒被這種可憐的「威風」所嚇倒，而是英勇的在山頭上用步槍、手榴彈和拉雷迎候着這班匪類。弄得敵人村不敢進，屋不敢住，只能對察門擬擬、廁所和暗棚之類「討伐」洩憤。結果在我四百零一次打擊中，傷斃一千五百六十七名，十一月九日便被粉碎！

這次反「掃蕩」中表現出邊區人民的驚人進步。人們還記得二十九年冬季「掃蕩」中，光是興、臨、保三縣，就被殺死四千三百九十人，搶掠殺害牛、驢、馬五千六百四十餘頭，搶走及損壞糧食四萬七千六百四十石，燒房七萬四千五百餘間。那時人

民似這編織的結華，比如興縣趙家川口即被殺四十七人，一個敵人搜山拉出十幾個農民，就沒一個敢逃跑；房屋被燒光，財物被劫盡。那是舊日的統治者愚民政策的結果。而在以後的四年中，人民在民主自由的生活，中揭發了各自的智慧，在戰場中掙脫了封建苦難的鎖鍊，在敵燒燬的廢垣上重建起新的家園，尤其重要的是學會了保衛自己的戰鬥的藝術。這次敵人又到了趙家川口，幾個鬼子去到白粉園（邊區道英）家裏刨地雷，一下刨出地雷的踏火板，嚇得鬼子尖叫着跑出去，連褲洞都不敢住，下令不准隊伍進村，晚上敵大隊住在河灘裏，被村中民兵投過去兩顆手榴彈，炸得人叫馬嘶；敵人連夜逃走，藏在廣場裏集合時，又踏響了大地雷，敵人來時曾在遺兒集合過，走時却已被機警的民兵埋上了，深夜狼狽的向山溝裏竄去。二十里鋪二十九年被敵殺了十三個人，這次李有年（邊區民英）的連環雷陣，十一月十七日一次斃傷敵二十三名。李有年的老父也是兩次被殺的，人們說：「有年可替你大（父親）報仇了！」別人插言：「還是爲咱村死的齊報仇了！」光興縣，綜計民兵半月間作戰一百三十六次，斃傷敵僞三百零一名，絕大部份地雷炸死的。

敵人來「掃蕩」前出發時，敵混成第三旅團長小坂一明少將告誡部屬：「要小心入路的地雷！」但仍避免不了被炸的災難，地雷把一切「規律」都弄亂了：明明是個鬍子，一坐定遭殃；明明是個水桶，一挖也活不成。炸得敵人昏頭昏腦，被逼在窟子裏進出。走路、過橋，炸死的鬼子更是不計其數。敵人沒法，只得出發時把工兵派在

前邊，拿着一兩丈長的竹棍，棍頭鑿鐵鉤，佝僂着腰，鉤一步爬一步，活似縮頭縮腦的烏龜。炸得痛了，在閩縣甚而用擲彈筒打在前邊「開路」，但仍免不掉被炸。敵人想出了個「保險」辦法，把鳳瀾河和蘇汾河常做「路」走，在水裏渡來渡去，把陸軍變成了「水軍」。無奈秋末冬初，水寒刺骨，「渡」的久了，回去都得了瘧疾，抽搐的病。敵佔區老百姓罵道：「你狗日的！免掉地雷炸死，也免不掉病死。」

指揮這次反「掃蕩」的是呂正操將軍。他在抗戰前是東北軍六九一團的團長，在石家莊、北平一帶駐防。經士兵代表會決議，他的編沒撤退，發展了冀中大平原的游擊戰爭，和冀中共產黨人一齊堅持了艱鉅的鬥爭。三十一年起他率所部轉戰華北各地，三十二年十月到達晉綏邊區，出任軍區司令員。三十四年大反攻一開始，他於八月十一日便奉命和李運昌、萬毅、張學詩諸將軍，率部打回老家去，增援東北抗日聯軍並協助蘇聯紅軍，以消滅東北敵僞，解放東北人民，恢復國家主權。所部饒勇、卓著功勳。——當呂將軍在晉綏邊區時，便把冀中六年苦戰的經驗，帶到晉綏邊區；進而和此地聚衆武裝鬥爭相結合，迅速發展游擊運動。這次打得敵人焦頭爛額，潰不成軍。

和轟轟烈烈的對敵鬥爭同時，邊區軍民也展開和大自然的搏鬥，進行了大規模的生產運動。這也經過無數的艱辛困難，緣自抗戰爆發到新政權創立，邊區遭受了敵人的大破壞和投降派歷年的肆意蹂躪；特別在晉西事變的時候，趙承綬爲首的投降派，又對晉西事變作了最後一次澈底的洗劫，更把全晉西北的財富擄掠一空；他們把各縣縣政府的卷宗也都劫走，趙承綬的騎兵吃光了這一地帶的草；他們僅僅留下幾千萬元「大花臉」（晉鈔）——這些無限制濫發的鈔票不久就垮台了，一夜之間變成了廢紙。使全山西人民繼民國十九年晉鈔垮台後，又重受到山西土皇帝一次致命的欺騙和掠奪。

當二十九年新政權創建時，僅據晉西北區調查：在農業方面當時人的勞動力比較前減少三分之一，牛減少十分之六，驢騾減少十分之八九，羊減少十分之六。土地荒蕪，耕地面積僅達戰前百分之八十四，土地產量降低三分之一以上，棉花總產量只有戰前百分之三。工礦手工業大部被燬，本來就不發達的紡織業更是百分之百的停頓了。到處是困苦和死亡，到處是飢餓與眼淚，這就是新政權所接受的遺產。然而抗日

戰爭必須堅持，打仗須先吃飽肚皮，全體軍民的穿衣和吃飯，兩個大問題嚴重的擺在前面。而八路軍是人民的軍隊，共產黨是人民的政黨，我們不忍心在廣大人民挨餓時僅顧自己飽暖，不能夠在廣大人民頻於死亡時再加重人民的負擔；我們要盡可能的儉省以「節流」，更得積極的生產以「開源」。所以新政權創立之初，首先即注意了根據地建設工作。

吃飯第一，生產建設中農業是主要的。爲了鼓勵佔人口總數百分之八十以上農民的生產熱忱，實行減租減息，削弱農村中高額的封建剝削，刺激了生產者的熱情；同時又保證交租交息的政策，在這一政策認真執行下，不僅中貧農的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就是地主富農的生產情緒也大大提高了，例如興縣一個區九個士紳統計：在二十九年種地三百四十二畝，到三十年就種地七百七十九畝。政府爲扶助生產，從二十九年所發之貸糧貸款以現在幣值計，在十五萬萬元以上。這個數目尙未計入銀行、合作社的低利借貸。

而政府取之於人民的則極少。採取寓獎於徵的政策，把舊時全部的苛捐雜稅一律廢除，每年祇收一次統一的、累進的抗日救國公糧。因之人民負擔是輕微的，三十二年平均負擔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二以上，負擔額平均佔國民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七點四。其後逐年改善，到去年人民的收入雖有飛躍增加，然因部隊機關生產的輝煌成績，反使全邊區公糧減額兩萬石，結果老解放區如崞縣漫坡村負擔額佔全村總收入的百分

之十五，峯武一區糧家溝負擔佔百分之十四點五，在新解放區如博縣一區黃土溝，則僅佔百分之五點一。（若與蘭錫山地區比較，具有天壤之別：三十三年藍山縣糧家溝全村土地三千九百七十七畝，產糧八百三十四石，負擔六百八十八石，負擔佔總收入總百分之八十二以上。）公糧的負擔是合理的，徵時每口除去吃用的一石細糧，僅徵餘糧，以百分之五起徵，最高額徵餘糧數的百分之四十。各階層負擔與其收入成正比，收入多的多負擔，和博縣漫坡村八十戶，去年全村收入糧食四千一百零八石，負擔六十二石。地主負擔佔其收入百分之二十四，富農佔百分之二十一點七，中農佔百分之十點四，貧農佔百分之六點五。並且在徵收時按「通常產量」計算收入，即同等質量的土地不論其收穫多少，均按同等收入數量徵收，就更刺激了農民生產情緒，實行精耕細作，把土地作務得更好，提高產量。

此外還頒佈有獎勵開荒、種棉、種植特產（如蠶等）的法令，都對農業生產起了推動作用，使邊區自新政權建立之始，生產運動即是活躍蓬勃的氣象。特別是三十二年以後，在執行毛主席一把敵人便出去一方針下，獲得輝煌的軍事勝利，創造了邊區結合的許多形式，得到變工互助的初步經驗，黨毛主席一組織起來一的號召提出後，邊區便掀起一次空前的大生產浪潮。根據邊區羣英會所得材料，到三十三年底，僅晉西北區：三十九萬一千七百八十八個勞動力，參加變工互助的已達十四萬六千五百五十八人，即佔全勞動力的百分之三十七點四。興縣三十四年的統計，六個區一個市的全



勞動力二萬三千四百六十六人中，參加變工互助的佔百分之四十三點六；個別村莊如勞動英雄溫象拴村，勞動力組織起來者達到百分之九十六。

變工互助是「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勞動。」開始普遍採用小組變工，人數少，一工頂一工，辦法很簡單。後來感到這種工頂工，因田地等關係，有時耽誤生產，有些地方就開始了打亂耕作的辦法，就是按莊稼先後，地段的遠近耕作，提高勞動效率。後來更發展到依勞動力強弱評工，就使變工互助形式更加完工整。並創造出種地和各種副業變工，男耕與女織變工，變工辦學校，農民與醫生、的豐富內容，以及勞武結合的許多形式。變工互助的好處是節省人力，比如農民在勞動中，一個毛驢須跟一個人；變工組一個人就能帶管三四個毛驢。但更重要的是在集體勞動中，通過互相督促，鼓勵競賽等使每個人的勞動強度提高。臨縣很多村莊往年秋收一般得三十天到四十天，變工後只要十三天到二十天就結束了。人們拿這省下來的勞動力去作別的，便使收入增加，如興縣勞英雄溫象拴村三十三年共增產糧食達二千八百八十六石。保德勞英雄袁謙村（袁家里）由於實行大變工，三十三年生產糧食較三十二年幾乎增加了一倍，總共收入糧食一千一百四十九石。全村開支六百四十四石，餘糧相當於全年需糧的百分之七十八點四三，做到耕種兩年便可餘糧一年半。組織起來「是羣衆翻身的必由之路」，人民已由切身經驗中信服了這真理，正在變工互助中向「耕三餘一」的目標邁進。

變工互助不但促成生產方式及一定程度上生產關係的改變，且還改變了人與人的關係，把全邊區變成一座休戚相關的大家庭，建立起團結互助、大公無私的風尚。這種新風尚具體體現在那些傑出的勞動英雄們身上，例如張初元，溫象拴等，都是大公無私，爲公衆鞠躬盡瘁的典範。張初元三十三年春終日跑腿，幫三十來戶農民買到土地二百四十塊，把錢也借給別人買地，而他自已卻沒有買一畝地。當他哥哥問及此事，他回答：「先讓別人買吧！只要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甚麼時候也不愁翻身！」溫象拴靠自己的勞動由貧農上升爲富農，但他同時幫助了別人的上升和發展，每年都拿出大量糧食接濟貧苦人家，他的翻身是建築在大家翻身的基礎上。他常說：「咱是從窮人裏來的，咱知道窮人的苦。咱現在好了，就得幫助窮人，也和咱現在一樣。」這種捨己爲人、服務羣衆的品質，正是一切羣衆英雄的特點，也是邊區新型農民共具的優良品質。所以在邊區，苦難的人們不是到處受人白眼，而是受到親切的同情和救助。兩年來，有一萬多難民由閩錫山統治區的活地獄裏逃來，他們受到熱情的接待。去年春由閩錫山區逃到汾陽，離石解放區難民六百六十戶，政府每戶撥給細糧兩石，羣衆又互濟一石，並調劑土地、房屋、農具，還撥了七十萬元的耕牛貸款，幫助他們建立家務。汾陽下新村的小學教員把自己的米捐給難民，自己則吃黑豆炒面，難民們看着現在，想到過去，不禁感激得熱淚盈眶。河南兩三戶來到交城解放區的難民，創開一年，從一張所有而生產得除夠吃外，每人還餘一石米，他們聽說河南老家被八路軍解

放了，就動身回去重建家園。臨行前村民請客送行，走時全村男女排隊歡送，難民說：「我永遠忘不了共產黨、八路軍！」

晉綏邊區幾年來還作了一件艱鉅的工作，把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許多不事生產的二流子改造成勞動者。成家立業，變成正派人。據三十三年統計，晉西北區（缺三分區四個縣）共有二流子一萬零一十三名，經過改造的有六千八百零三名，佔全數百分之六十八。三十四年據興縣、嵐縣等九縣不完全統計，已改造了百分之八十六。許多原來的二流子如興縣賈懷德、王五十八等都變成勤勞克儉的勞動英雄。溫家寨的溫初兒在滄象拾幫助下，已由一個二流子變成好勞動，現在他被羣衆選舉領導全村的生產變工隊。這真是空前偉大的奇蹟！政府這種政策使生產中增加力量，使二流子脫離苦海，令那些曾經誤入迷途的人深受感動。興縣黑崙口的李年喜說：「早十年有新政權，我也不會把麥稷賣掉來抽大煙。」蘇家塔的小映濤說：「八路軍在連狗也餓不死，還怕把我餓死嗎？」

邊區生產發展的顯著標誌是耕地的增加，征服了廣闊的荒地。行署總範亭主任二十九年號召：「我們要把山頭都變成饅頭！」政府「開荒條例」規定：「開生荒三年不徵公糧，五年不交租；開熟荒一年不徵公糧，免徵地租三年；開河灘地免徵公糧五年，五年至二十年不繳租。」因之全區由二十九年到三十四年六月間，軍民共開荒一百九十五萬六千六百八十五畝，等於創造了一個興縣，三個保德。光興縣的耕地面積

，或增加了五十萬畝。現在老解放區農民已「無荒可開」，故以維修水利，精耕細作方式增產糧食。大規模開荒已推展到新解放的地區去。

值得大書特書的，是解放區部隊、機關的生產。子弟兵不但用自己的鮮血與生命和敵偽軍搏鬥；來保衛人民的生產。而且也熱烈地響應了毛主席的號召，直接投入大生產運動，以減輕人民的負擔。這運動以三十二年為起點，到三十三、三十四兩年，便獲得鉅大的成績。在生產中，上至軍區司令員，下至戰士、伙夫以致一部分幹部、戰傷員，都積極參加生產，和荒山隸林戰鬥，當弄得滿手血泡。有些勞動最好的戰士，用鏢頭一天開到六畝二分地，但在邊區一天能翻六畝地的牛也是極少數，所以有些人的諺號為「氣死牛」。在軍區榮譽隊，有一個雙足已鏟斷的殘廢戰士，還參加開荒。有雙目失明的殘廢學會紡織；已鏟了一隻手的殘廢，就兩個人合作起來紡織。因為他們自己就是勞動人民的兒子，他們和人民間血肉相關的聯系，產生了高度的生產熱忱。

所有機關的幹部，學校學生、教職員等也都進行生產，目的亦在減輕人民的負擔；平均每年每人生產一石到三石的小米交公。幹部中有些人從來都沒摸過鋤柄的，也都欣然參加了勞動。行政人員亦一律生產，縣長給老百姓担糞一類的事，久已傳為佳話，如今是司空見慣了。幹部的眷屬亦均生產，儘可能的作到全部自給，有些知識份子出身的婦女，已能自己生產解決兩個孩子的費用，不向公家領取津貼。在這兒，勞

動的人到處受人尊敬，人們均以不事生產為莫大恥辱。

因此邊區部隊、機關的生產成績很大，三十三年共開第十五萬畝，三十四年糧地十五萬五千三百七十六畝，兩年共產糧食七萬五千一百餘石。（二十五支隊賈鴻志班，三十三年收的糧食足夠全班一年零三個月食用。）三十三年除糧食外，還產菜蔬二千二百萬斤，可以自給，又產棉花一萬斤，麻三千六百斤。三十四年僅軍區直屬單位、二、六、八等分區即產菜一百九十一萬六千八百餘斤。此外還有許多副業生產，如打柴、捻毛、紡線、養羊等，亦收入甚豐。邊區部隊、機關生產的效果是使人民負擔減輕，軍民都生活得更充裕了。

邊區農村經濟如此蓬勃發展的結果，已使全邊區人民的生活有了更大變化，農民生活有着顯著的改善，農村裏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新氣象，許多窮苦農民都擺脫掉貧困翻了身，許多人在舊社會被逼得走頭無路，整日價胆戰心驚，神志恍惚，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這時他們都成為生龍活虎般的羣衆英雄。邊區一軍政爸爸一興縣任萬生老漢是一個典型的心地善良的農民。但在舊社會裏被壓在豪富蹂躪之下，終年不得一飽，他二十幾年不吃葷，怕「作孽」，仍然一輩子窮困一輩子苦，「打霜降，過白露，穿的褲子露屁股，下山東風凍了個夠，房子冷，穿的爛，吃上四兩沒飽肚子裏給你夾拾個，吃上五麵受了涼，肚子裏痛。」……新政權成立了，幫他分了租，分了地，立即卸了身。他明白了，佛爺香爐沒有用，還是靠咱共產黨八路軍。他說：「共產黨

黨八路軍幫他把樹根斬斷，毛主席就是活神神。」

人民忘不掉是誰使他們翻身的，邊區特等勞動英雄溫象拴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老溫！」興縣二區老農民郝繡子說：「你要問我是什麼時候翻身的嗎？我不記那些，反正那年有了新政權，我就於那年翻身的。」今年新春，大家都以崇敬的心情給毛主席拜年。興縣東關一百多人，初一由勞英王建德領着到各機關去拜年時，他們見了毛主席的像就叩頭。西關寶珍原來是個吹鼓手，過去大年初一還要等討回些窩窩頭才能「過年」，如今翻身了，有吃有穿，他使自己畫了毛主席的像，寫了付對子：「長思救星毛主席，難忘恩人八路軍。」另一翻身戶李汝梅，過大年時把「灶君爺」的神位撕去寫了一張「毛主席萬歲」的紅紙貼上，初一那天繪叩頭燒香，把餛飩供心前邊，又掛兩個新燈籠。人民對於自己領袖的尊崇，深深使人感動。

最近——四月八日，中共中央委員王若飛、秦邦憲（博古）同志、中國工人領袖鄧發同志、葉挺將軍夫婦等因飛機在興縣黑查山觸山失事，壯烈犧牲。農民們齊聲痛哭自己的恩人，那種熱誠的哀悼將會使人永世不忘；靈柩過處，千百羣衆跪伏道上，擲路弔祭，扶棺痛哭。靈柩於十三日運嵐縣經賀家灣時，已深夜十一時，一老嫗整備兩個小女孩提着酒捧肴供品，在寒風中佇立等待祭奠，達二小時之久。十四日靈柩進入王獅，街心擺好五個香案，村民七百餘人跪拜祭奠，王獅村主任一見靈柩，放聲大哭，羣衆莫不同聲落淚。十五日晨當靈柩抵嵐縣飛機場附近，羣衆隨即至城堂祭奠，

范家溝村年已六十七歲之范元子老漢徒步十五里趕來，他從人羣中擠出，徐步進入靈堂，將竹籃裏的供物擺好，酌酒上香叩拜。他說：「恩人們死了，來祭奠祭奠表示我的心意。」直至傍晚始沉默的離去。十六日萬人集會公祭時，中西哀樂聲繞繞靈前，農村婦女用舊的禮節向靈位虔誠叩拜。各村羣衆，於上香後，全體下跪，施以三叩九拜的重禮，許多村民，頭纏孝布如喪親生父母。……

什麼使得人民對王、秦諸烈士如此的哀痛！擁軍摸範任萬生老漢從興縣送到公祭大會的輓聯說：「聽說黑查山砲彈飛機我一夜沒睡着，知道是領袖們遭難我的淚直流，世上沒學吃水忘了掏井的人。」興縣縣議員梁釗先生是黑查山麓莊上村人，烈士們遺體首先移葬他村，他在靈前悽哀致詞：「我們全村十九家佃戶至今都置買了土地房屋，我們全國人民已開始享受和平生活，都是這些恩人們幹的……」共產黨把晉綏邊區的人民由死裏救活，人們如喪親人的悲痛，是湧自心坎的真情實意的流露！

## 十一

邊區在解決穿衣問題上，也有了顯著的成績。二十九——三十年間，本就薄弱的紡織基礎被摧毀殆盡，敵佔區與大後方（後者使我們非常痛心），都施行嚴格的經

濟封鎖，紗、布、棉花都不准流入解放區。邊區在這些年代感到布疋的恐慌，許多人家都是衣衫襤褸，到冷天還赤身露體和嚴寒相抗。在晉西北、寧武等地的高山上，常常是終年積着雪，緩遠的天氣更顯得寒冷逼人，但我們英勇的子弟兵，穿着單衣伏在覆雪的山頭上打仗是常有的事。戰士們有些常常凍得手腳麻木，拉不開槍栓，甚而被酷寒奪去取生命。夏天，人們要在河邊洗衣服，往往弄得在那兒等着把它晒乾，才能穿上走回來。這都是我們在最嚴峻的時光所親受與目睹過的經歷。

但在政府獎勵、扶助種棉紡織政策下，我們戰勝了布疋的困難，解決了幾百萬軍民穿衣的問題。這一切都是從殘酷戰爭與猛烈砲火下進行的。政府為此會規定：一切因紡織而獲得之收入，不管工廠或個人，一律不徵公糧，並前後貸款貸花約值兩萬萬元。又在法令中規定：「各種棉區與推廣區種棉收入，徵公糧時，只計算一半，試種區則完全免徵公糧兩年。」三十四年三分區為獎勵標準布(質、量均好者)的生產，專員公署特向民間定購標準布十二萬疋。並為進一步提高質量，節省原料，減低成本，特撥獎金六十四萬元。這種政策鼓勵了紡織婦女精紡精織，「汝花牌」布每疋布節省棉花十二兩。——現在布的品牌號很多，大都以有名的織婦名字作為好布的品牌號，如「汝花牌」，「尚英牌」，「銀香牌」等等。政府派遣大量「棉業指導員」，「紡織經理員」到試種棉花和初開展紡織的地區推廣種棉紡織。許多婦女工作者終年累月，挨門逐戶的組織和教給婦女紡織，有候時候公營紡織廠的工人也都被分派到鄉下去教婦



女們學紡織，各級政府幾年來開辦無數次的紡織棉訓班，所起作用亦大。

在戰前和三十年時，全邊區只有臨南、離石地區種棉較廣，河曲、臨北只有個別各村種植過。但經幾年推廣，到三十四年，已有十六個縣份可以種了，遼崑崙、方山那些氣候極寒，歷史上從沒種過棉花的縣份，也已試種成功。棉田的發展驚人，二十九年全邊區只有三千六百畝，三十年增加了十倍，三十三年增加至十五萬三千二百餘畝。三十四年更增至二十五萬畝（重棉三百餘萬斤），如與二十九年相較，增加了七十倍。今年邊區生產會議更宣佈四十二萬畝的巨大種棉計劃。許多農民黨種棉花翻身，發了財。神府是個沒種過一畝棉花的縣份，三十一年，雖經政府倡導，有些農民觀望不前，他們說：「咱們這地方天氣涼，地不行，種不開，這不是白糟踏地！」但有些農民則試種了，結果劉家坡劉長水，在五分水地上，收花二十五斤，比種別的東西，要利大六倍，~~劉~~劉長義在一壩沙坡地上收花七十餘斤，頂十壩地收穫。附近村莊的村民都為這樣的「怪事」而哄動起來，都後悔了。這事改變了羣衆的看法，該縣一區一位老先生十分感慨：「共產黨提倡的事，真是順乎天理，合乎人情。」一般羣衆都說：「毛主席提倡的事沒有錯，說幹甚，甚就成。」

種棉解決了原料問題，更因政府熱心提倡，便使邊區紡織工業也有驚人發展。三十年時，邊區共祇有紡車一萬三千餘架，土機三千七百餘架，快機只有二百架，而且大都沒有開動，紡織業奄奄一息。到了三十三年，紡車已經增到五萬五千四百九十

一架，土機九千八百四十三架、快機一千四百八十五架。三十四年紡車又增到八萬一千七百六十二架，土機一萬二千八百三十四架，快機六百一十二架。紡婦三十三年有六萬一千四百七十人，三十四年爲九萬六千零九十人。織布工人和婦女三十三年爲二萬一千零三十一人，三十四年增爲二萬九千六百四十二人。這種進展之意義的重要何不祇是因其數目的鉅大，而更在於這種發展絕大多數是「從無到有」，在往常，要達到這種成果是需要經歷幾個世紀的漫長時光的，而今我們在短短的幾年中完成了它。

三十四年，全邊區僅祇是質量均好的「標準布」卽產三十萬疋，已解決了全體軍民四分之三的穿衣問題，在臨縣、離石則已遠遠超過需要，而成了邊區土布的主要供給者。目前個別地區雖仍不能全部自足，但人民的穿衣已有顯著改善，特別是今年春節，幾乎百分之百的人民都穿了新棉衣，這也是「幾輩子沒見過的事」。

紡織業的發展直接解決了軍民穿衣問題，同時也使種棉戶及婦女盈利翻身，生活改善。如臨縣都督村全村一百六十二戶，有一百五十七戶均從事紡織，一年織布七萬疋以上，毛巾約兩萬打，使大多數村民因而致富。李生正在二十七年時被趙承受部騎一軍抓去當了兵後，他家中生活即陷於絕境，依靠羣衆優待抗屬勉維生計，織布三年後的現在已買下平地五十一畝，新修房子七間，豐衣足食了。興縣市民李成良，原是赤手成家的小商人，三十二年見政府提倡紡織，不徵稅，便在自己家裏成立紡織廠，

全由家人紡織，現有四架織子織布，資本按現時幣值計已發展到三百萬以上。又如臨縣達干村，共二百五十餘戶，三十三年全年一切負擔共計一百九十石，同年僅婦女織布八百六十四疋，就賺米二百五十九石八斗，解決全村的負擔還綽綽有餘。

婦女們是愉快的湧進紡織熱潮，她們以自己的智慧使整個解放區的穿衣大事獲得解決，因而使她們的家庭地位和社會地位大為提高。民間流行的歌謠一首：「十三四歲女娃娃，坐在窗下學紡紗。開辦生產爲了甚？一賺錢縫件新褂褂！」這是輕快雋永的歌謠，它道出了紡織對婦女的經濟生活所起的重要影響。凡有紡織的地方，一般婦女已多不穿有補綻的衣服了。任臨、離等地，紡織努力的婦女，一個人都有萬元以上的私蓄，許多舊社會時衣不蔽體，飢困待斃的婦女，如今不但都是嶄新的衣服，且都裝戴上銀製手鐲、頸圈、髮針等首飾。衷心浮現的笑靨，已代替了苦難纏盛的臉色，一個個紅潤健康的顏面上放射着屬於獻禮的光輝。你看這是她們自己唱出的新生活之歌：「邊區婦女打扮新，不穿襍袍，不穿裙，黑布小襖藍布褲，胸前一顯五角星。」不用說，這五角也和她們手上的錫子、領子裏的項圈一樣是銀製的。她們既已和男子一樣挺胸直立，便從而又發揮了對抗日的熱情，她們說：「心裏思想很快樂，趕快爬出埋爆炸（即埋地雷）；婦女們學會埋地雷，大門上也把爆炸埋，假如敵人來『掃蕩』，總叫踏下炸個灰。無根樹（指民兵的哨桿）長在高坡上，一顆彈吃且且開了花。」……這是她們在自編自演的秧歌中，對其戰鬥生活的吟詠。

在紡織運動中湧現出了許多英雄人物，離石張秋林是他們的代表，她自已勤勞紡織，又組織了二十五個紡織小組領導村中婦女紡織，半年內共組織婦女織出標準布六十餘疋，其他業務共贏利達三十五萬元。她以勤勞和熱心幫助婦女著稱，有很高的政治覺悟，戰爭開始不久，她便勸送自己的丈夫到八路軍，親手勞動來解決她一個孩子的生活。爲了公衆的事她常犧牲自己的利益乃至她所最心愛的孩子。這裏便想起一個悲壯的故事：三十三年八月十二日，八路軍在她的家鄉官莊打仗，她的丈夫王海元是參加戰鬥的某連模範班長，英勇的共產黨員。幾戰鬥打開，張忙着在外邊工作，王正拿着槍在自己村莊的山頭上戰鬥，撤下他們九歲的孩子，不幸落在敵人手裏。敵人用刺刀逼着這小孩子問：「你的媽媽呢？」「打日本去了！」在那閃着寒光的刺刀前，小孩子絲毫也不表示怯懦。敵人又問：「你的父親那裏去了？」「打日本去了！」敵人立時毫無人性的就是一刺刀，殺死了這個爲張秋林所一玉撫養大的孩子。張秋林流滿母親的眼淚，傷心得吃不下飯去，但她馬上抑制了泉湧的淚水，把內心的無限傷痛轉變成對敵人仇恨的怒火。她想到：「孩子是敵人殺死的，不吃不喝也活不了。合作社搞垮了，我怎能對得起羣衆？」她激奮的叫着：「爲羣衆服務就是爲我的孩子報仇。」她用更勤奮的勇氣繼續進行自己的工作。這「英雄兒女」的佳話傳遍了全邊區，使多少人聞之鼻酸，眼睛湧滿同情的眼淚，這是新社會新婦女典型。她在三十二、三十三年都被選舉邊區特等婦女勞動英雄，羣衆稱她是一顆邊區的女狀元。

」。同時又是模範的抗戰軍人家屬和擁護軍隊的模範。三十四年並被選舉為出席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及縣議員。

邊區在戰爭中也培育了工業的幼苗，建立了幾十座公營工廠。有以奪自敵人的機器建設起來的小型兵工廠，能製各種槍枝和各種砲彈、子彈，直到自動步槍、擲彈筒等均能利用破壞敵人的鐵軌自造。有西北化學廠、製藥廠、工具廠、紡織第一廠第二廠、邊區被服廠、染織廠、呂梁、洪海兩大印刷廠……工人數量兩千來人。民間工廠業更有驚人發展，據三十四年統計，邊區榨油房有七百座，產油四百三十多萬斤。有煤窯四百三十三座，產煤九萬萬斤以上。產鐵一百九十四萬斤，熟鐵二十五萬斤。造紙業有紙池二百座，產量則為五十四萬五千刀，已超過戰前的產量。和「單火自給」同時，發展了硝、磺、鎔雷等業。硝磺等業在戰前是激乎其微，近年因民兵戰鬥及地雷戰的發展，需要量大增，乃是飛躍發展。現硝、磺已可自給，智利硝僅作為一種補助，為數甚少。兵工建設鋼鐵的需要與日俱增，故刺激了大量開發鑄煉，一般估計已超過戰前產量的三倍。

工礦業經敵殘酷摧毀後又重建發展，這是邊區實施獎勵、保護工礦業的結果。幾年來，政府工礦貸款以現時幣值計，在二萬萬三千萬元以上。政府法令上規定，凡工業收入一律按八折計算收入徵稅，而稅率又是很輕的。此外並有獎勵發明，獎勵技術，獎勵工業勞英的政策，大大的促進了工礦建設，提高了工人的勞動熱情，開展了礦業

鳳運動。張秋鳳是一個優秀的軍火工人：在同等條件下，產量超過一般人的百分之二十至五十，而品質優良；愛護工具，節省原料，同一工具一般人用三個月，他最少多用半個月；遵守勞動紀律，並常加作義務工，埋頭苦幹，始終如一。……他成了邊區工人的旗幟。

邊區工礦發展中遇有嚴重難關，都被工人階級堅毅的意志所克服。張秋鳳運動使生產效率提高，造槍廠的總生產量三十三年較三十二年提高百分之六十五。製藥工人馮思敏生產效率提高二十四倍。呂綏印刷廠的排字提高百分之百。工具廠生產效率提高百分之五十至一百。工人有許多發明和創造來克服困難。幾年來備軍區造槍廠改良或創造的工具及代用品即達五十種之多。用蒸汽鍋的乏水，代替了機器油，效用良好。印刷方面發明的代用品有磨刀機、油墨、本地「皇后紙」（厚麻紙）、砂紙、以毛邊紙代舶來品薄型紙打紙版，並以白麵、菜豆粉、蜂蜜代替美國的玉麵粉與甘油。製藥方面，製成苾蒼越幾斯（鎮疼劑）、肺血靈（止血劑）、斯庫擴阿林（退熱劑）、小蘇打等數十種，至以中藥所造各種藥品，更為衆多。其他如骨粉之製造，活版冷皂箱的發明，輾布工具，打毛衣板，印花機皮軸滾子，以及製革方法的簡化，節省原料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等，都是「自給自足」口號下，極可貴的收穫。

我們還和敵人展開了劇烈的經濟戰，爲此而開展了有計劃的、管理的金融貿易政策。敵人曾在太平洋戰爭以前爭奪法幣奪取外匯，在太平洋戰爭後又將法幣貶價到數

地區奪取解放區物資；同時以奢侈品的傾銷，妄圖驅取硬幣（白洋）。我們乃實行封鎖敵人的金融交易政策：成立西北農民銀行，使用西北農民銀行的單一本位幣。一則保護法幣，不把法幣在市面上流通，而把他掌握在銀行貿易機關手中，我們拿法幣作與大後方和其他地區的外匯之用，這樣使敵人手中的法幣如同廢紙，無法奪取我們的物資。同時禁用白洋，白洋可以作為資財儲蓄，存在民家或由人民儲存銀行，政府均不干涉，但禁止使用，其結果又使敵人盜劫白銀的計劃破滅。

貿易對外是統制的。敵人所要傾銷的奢侈品、消耗品根本不許入口，而只允許進來紙張、布疋（在紡織業有基礎後布疋亦禁止入口）、軍需品等。我們的物資保證不被敵人利用，但可以流出一部分到敵佔區同胞手裏。對內則實行貿易自由，扶持中小商業。每年只收一種單一的營業稅，半年徵收一次，起徵額為純收益二萬元，起徵率為百分之一，半年純利在兩萬元以下的免徵，最高率為百分之二十五，以上不再累進。營業稅比農業稅還輕，因此邊區商業能在戰鬥環境中繁榮發展。在政府貸款、公商幫助下，興縣許多舊時瀕於絕境的攤販和失業的學徒翻了身，已變成了中小商店的老闆，形成一支新興的力量。他們原來是飢寒交迫，無依無靠的，而今都有了資本，改善了生活，娶了婆姨，生了兒女，並且各自購買了舖房。二十七歲的雜貨商人關克明，十五歲起給人家當學徒六年，終年不得溫飽，目前是萬聚恆的老闆，獨家資本已達百萬。還有一位商人馬三牛，用他母親的手鐲買了四塊半白洋作本，現在已發展成一

「雜貨店，擁有資本已在二百萬元以上。原當學徒全年才得四五塊錢工資的王恩忠，現在也有了舖房，成了百萬富翁。這些例子是舉也舉不完的。」

合作事業也有大發展。邊區合作事業始於三十年，三十四年初步統計共有大型合作社（綜合性合作社）二百八十五個，社員六萬三千二百七十五人，共有資本六萬萬三千元（以現在幣值計）。這也是「組織起來」方針所得的成果。同時各村莊又以變工隊為基礎成立了許多小型的變工合作社，僅三十三年一年中，全邊區就發展了七百七十七座，共有社員四萬六千二百二十六人，股金以現在幣值計共三萬萬四千七百六十七萬七千四百五十元。對活躍農村經濟，已起了相當大的影響和作用。

美國紐約時報時代雜誌記者愛卜斯坦，三十三年秋天曾在晉綏邊區訪問兩個月，觀察了邊區的經濟建設。三十四年九月二日，他在紐約「下午報」發表的文章中說：「邊區政府官員和防軍從事墾荒、紡織、織布，把他們的技術知識湊在一起，從烏有之中建立工業。他們教農民組織在合作社之中，以節省勞力，增加生產力，獲取抗戰的人力。……到一九四四年，他們得到報酬了。我和其他外國記者在那年訪問共產黨領導的地區，發現那邊的老百姓和士兵比中國任何其他地方都吃得好，穿得好。」對於邊區生產，這是比較客觀的如實的報導。



解放區人民的經濟生活一經改善，就會自然地提出對於文化生活的要求，因此應運而產生出羣衆的文化。幾年以來，邊區文化事業已創造了豐富的内容，並且共同的給一種忠心耿耿「爲人民服務」的精神貫串着；新文化運動一經與廣大勞動人民相結合，就形成強大無比的、蓬蓬勃勃的力量。

邊區從前文化教育素不發達，村中文盲恆佔什九。（比方，五寨田家坡全村二百零三人中，只有兩個半人識字）權前大村鎮中的一些學校，又多毀於敵人砲火。新政權建立後，即注意到國民教育工作的恢復與發展，並確定出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教育方針。但因根據地創建伊始，瘡痍滿目、百廢待舉，尤其因爲廣大人民經濟生活窮困，所以當時恢復、發展得很慢。同時舊時——抗戰前——脫離農村實際、甚至違反羣衆需要的教育作風，還沒有很快的肅清與澈底的轉變，還難免有學校與社會脫節等現象存在，也對新教育方針的實施是一種阻礙。

三十二年秋邊區中等教育會議後，提出學校與戰爭、生產、社會、家庭結合，才有大量的迅速的發展。權不完全的統計，在晉西北區，三十三年八月，共有小學六百

七十六處，當年十二月即增至九百六十九處。到三十四年七月又增至一千零九十六處。這些學校共同的顯著特點是一切爲着羣衆的需要。新興的民辦學校——在一千零九十六處中這類學校有四百三十一處——，都是人民自咸子弟識字需要辦起的，由羣衆自己推選出校董會，校長和教員。學校的組織形式，也是要適合當地的情況和要求，辦成日校、夜校、半日校、間日校。適應游擊區環境，有流動式的學校；在教員缺乏的地區則創辦輪週式的學校。開辦學校力求不加重羣衆的負擔，羣衆自己創造出一種「變工辦學校」的辦法。比如臨南縣劉家圪凹民辦小學，村裏變工隊員們請本村的郝文玉當教員，他的二十三畝地由變工組代種。學校裏的設備：桌子是學生搬來的；椅子是這家拿一張那家拿一塊；糊窗紙，一個學生拿來幾張就夠用了。沒有黑板，家長們把廟上的匾額抬來，叫木匠刨平。缺柴火，教員和學生一道砍了八百斤。……結果羣衆不用出什麼錢，便把一座學校辦起來。

不論民辦公辦的學校都不收學費，一般初小學生的課本皆由公家發給，高小學生貧寒者公費或半公費，因之各階層人民的子弟，都有平等的機會享受教育，甚至有些年齡較大的兒童需幫助家裏一部份勞動者，他也同樣能在半日校、間日校或夜校裏進行學習。有些放牛娃娃把書帶到山野間去讀去寫，回來時再向先生領新的生字……所以青年兒童入學很普遍。三十三年據臨縣、臨南（戰時劃的新縣，現已併入臨縣）、離石、陽曲四縣調查，共有學齡兒童一萬六千零六十九人，入學者一萬一千四百三十

三人，入學比率為百分之七十一點一。離石天學兒童達百分之八十點八，臨南堤範教員蘇春圖辦的學校，吸收了全村的百分之八十六的兒童入學，保德袁家里小學全村兒童入學者更達百之九十五。

教員中有許多是些粗通文字的農民，但基於虛心學習和為人民服務的決心，他們把學校都辦得很好，有許多新穎的創造。在管理學生的方式上，徹底廢除了打罵制度，而代之以民主的與耐心教育的態度，並把管理與教育結合起來。保德模範教員郭振智在袁家里小學，教學一年沒給兒童們發過脾氣，無論大事小事都是笑着解釋，並且讓兒童盡量發表自己的意見，這樣來引導兒童們的自我批評與互相批評，如學生袁善厚態度不好，他姐姐袁亮人就在討論會上提出批評。袁改箱悄悄的說：「你兄弟嘛，你還提意見。」亮人馬上反對：「哼！我親老子不好，也不能包庇他！」大家的真誠感動了袁善厚，他最後反省：「以前我好罵人，大家不要學我，我要改正，做一個好學生。」說着就哭了。以後袁善厚就變得很好。河曲城塔村的民辦學校有個兒童張鳳亮特別調皮搗蛋，在家裏罵爹罵娘，在學校和同學打架，怎樣勸說也不改正。教員張裕厚按照他的實際情況，編成一段口歌，並寫在他的課本上：「我是好娃娃，不罵人，不打架，吵嘴罵人是灰娃娃。在學校要用心識字，回到家敬孝老人，幫助上地生產，幫助母親燒火做飯，我還要掃宿舍紡線。」張鳳亮每天這樣唸，返過來想想自己，知道自己過去不對，不久，再不罵人打架了。

教學內容都從羣衆的具體需要出發，結合生產和工作，做到教學做的合一。臨南劉家坨民辦小學創辦半年，三十三個原來不識一個字的小學生，有六個學會開路條，九個學會寫收條，五個學會寫契約，七個學會珠算，能打減租簡單的乘除法，十八個學會認路條，多的識到二百五十多字，少的也識到一百個左右……。該校教員鄒文玉說，他教學有兩個經驗：一是教羣衆要學的和眼前需要的；二是時刻抓住兒童的思想情緒變化來啓發、教育。譬如開頭大家迫切要認路條，就教路條。有的人要學珠算，便教珠算。所以羣衆說這是一莊戶人家的好學校。」

學校與社會相結合的方針，使學校常像一個「發動機」，推動全村的各種工作。學生成了各種工作和政策的宣傳員，常影響到家庭的進步。例如劉家山村十四歲的小女孩劉寶華，她父親是一個地主，腦筋很舊，母親又是一個不贊成勞動和學習的人。劉從校中回來就勸父母生產，給他們講勞動人民創造世界的道理和不勞而獲剝削過日子的可恥。勸說父親去學校和先生談心，結果這位劉先生聽了先生幾次的道理，就拾起糞來。他又在女兒幫助下，建立了家庭中的民主制度，推動並領導女人和兩個兒媳識字，一禮拜開一次家庭檢討會，進行自我批評與相互批評，訂下每天生活學習生產的作息時間。由這一家影響了全村，訂出全村消滅文盲的詳細計劃和選舉本村英雄模範的條件，這個村子就大大進步了。每逢有一種新的工作、新的運動來到，小學生便捲進去，這種和社會、家庭打成一片的實例是很多的。

從新故權一並起，就成立了兩所中學，和一座相當於大學的抗戰學院，及中國抗日軍政大學的七分校，後因財政困難，在精兵簡政時期，把抗戰學院改為晉西師範，和中等學校一齊都晉軍幹部及師資的培養訓練，要繼續深造的青年則到延安去升學。近年整個文化教育開展，現在共有中學六所，大學附設有中學部的學院（志成學院一所。另外還有一所軍事性質的中國抗日軍政大學七分校。中等學校與大學的主要任務，是為解放區抗戰建國事業培養幹部，歷年已培養出一千三百二十四個幹部，分發到各種工作中去。各校幹部班及師範班全部由校方供給衣服、食糧、書籍和文具，一般學生亦均不徵收學費，貧寒者由學校補助。所以中等學校及大學也是各階層子弟都有機會去讀書，據在第一中學等三所中學的九百六十二個學生中調查，他們的家庭成份百分比：地主佔十二、富農佔十一、中農佔三十七、貧農佔二十六、工人佔一、商人佔九、其他佔四。

中等學校亦和國民教育一樣，貫徹着與戰軍生並社會相結合，及為人民服務的方針。例如三十三年成立的一晉綏邊區新民主主義教育實驗學校，其教育方針即是「從工作中學習、向羣衆學習，從為羣衆服務實踐中取得經驗，加以研究和整理，再去指導和提高羣衆。」所以在這個學校裏做到了學用一致，教學一致，工作與學習一教。使學校成為工廠、農場、合作社和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總合體。教學內容分農藝、工藝、合作經濟、文化教育等科。其他們在興縣時（現搬往崞縣），行署特將興縣二區

高家村、黑峪口兩行政村劃為學校的實驗區，將行農工具廠與農場作為學校的實驗場所，第二完小作為他們的實驗小學校。學生修業亦不定年限，凡能真正學會兩種以上的業務知識和技能，並在政治上已養成爲羣衆服務的精神者，經教務會議評定認為合格，便由學校發給畢業文憑。兩年以來，實驗學校在這種新學風中，已爲解放區培養出幾百個埋頭苦幹的幹部給人民服務，在社會上獲得很高的聲譽。

農村成年人中文識字甚多，他們在認鈔票、查路條、寫信記賬上吃過很多虧，所以在經濟上翻身後，都有學習文化的要求，政府向極注重社會教育。平時社教主要是通過各村的識字組進行，據去年興縣、保德、河曲、嵐縣、偏關、臨南、神府七縣不完全的統計，共有識字組一千三百一十七組。參加者二萬二千五百八十四人。識字組多依性別、年歲、特別是生產單位（農工隊、婦紡小組）等劃分，有的並與讀報小組、通訊小組結合起來，由組長按期到學校學新字，回來再教給全組，許多村莊廣泛開展小先生運動，通過小先生教他們家人識字。每逢冬季農閒，各村即辦冬學，給成年男女一個在校受教育的機會。

冬學在二十九年即辦過，開初也走過彎曲的道路，三十三年以後才有飛躍發展。三十三年提出冬學的方針：「一、幫助羣衆從思想上文化上翻身；二、用學習也羣衆組織起來；三、民辦公助；四、冬學與各種多季工作密切結合。」當年邊區就辦了二千二百八十一處，學生爲十三萬二千八百二十人。在興縣、保德、河曲、岢嵐等縣，

平均七人中就有一人上冬學。在游擊區也辦了冬學，清（源）太（原）徐（溝）平原遊擊區辦了十七處，連離敵據點汾陽城七里、協和堡五里的萬戶堡也辦起冬學了。

參加冬學的有一般農民、英雄模範、幹部、民兵、婦女……等。學校和實際結合更密切，如勞動英雄溫象拴提出的口號是「在那裏創關，冬學就設在那裏。」冬學總是與冬季工作結合，徵收公糧、減租查租、解決羣衆糾紛、都在冬學裏作，把冬學變成「羣衆的議事廳」。教學原則是採取羣衆路線的教育方法，即大家教，大家學，教員從中啓發，掌握內容的精神和中心。羣衆學的是些「莊戶字」，和記賬、珠算、開路條等急需用的知識。

識字而外，農民還能在思想上受到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洗禮，洗滌掉封建統治者遺給羣衆的封建、迷信等落後意識。冬學把勞動創造世界的真理告訴農民，他們便想通了：「先前老財就是發咱窮人的財咧，不是有財神爺，財神爺就是咱們，咱們扶誰誰就能發財。」神池農民宮九如在冬學了解了這些道理，便向地主宮佩說：「以前我們是瞎子，挨你們的打，現在我們睜開眼了，再不挨你們的打了！」從而增長了他們要求地主減租的勇氣。冬學教育也提高了羣衆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氣節，使廣大人民蜂湧的參加抗日軍隊，並能在任何艱險的局面下不爲敵人的威武所屈，堅持發揚了民族正氣！

在新聞工作上，邊區過去是一片寂寞的荒園。但幾年來在人民覺醒抗爭過程中，茁生了新型的報業，現已濶展成一支堅強的新聞戰線。目前出版有三種鉛印報紙——抗戰日報是邊區唯一的日報，創刊於二十九年「九一八」。晉綏大衆報是通俗報紙，創刊於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戰鬥報是部隊報紙，它遠創刊在二十四年紅軍長征開始時，原爲紅二方面軍的機關報紙，抗戰後隨一二〇師一塊挺進敵後，現在是晉綏軍區的機關報。新聞界這樣開有新華社分社及其各地支社。出版期刊有人民時代，通訊研究，人民叢報，戰鬥畫報等。在各分區及縣，有四十七種油印報在出版。而在廣大農村城鎮，又有羣衆自己辦的「黑板报」，數量很多，據三十四年夏調查保德有六十七塊，河曲有三十五塊，興縣有二十三塊……。

但其成長則是一個艱苦的過程。敵後頻繁的戰爭，物質困難和技術缺乏的條件，形成不可想像的困難。一張報紙不能僅僅注意編輯部內部的工作；因爲新聞要從勞動得驚入的農村羣衆中來，使需適應這種情況設立深入農村的通訊網；印報需用的大量紙張和機器都不能靠購買來解決，而是由報館自設造紙、油墨等工廠；報紙印出來



很快的發到重山和荒村的讀者手中，決非原有的交通機構（如舊日的郵局之類，戰時大多逃走）所能勝任。總之，從收買紙張、印刷材料、組織新聞起，經過編輯、印刷而發到讀者手中為止的全部過程，都要報館自己動手來解決。猶憶抗戰日報創辦時，大家多是些外行，因為一個零件（螺絲釘）便使報紙遲延數月不能出版。

頻繁的爭使我們堅持報紙的出版更加艱巨，戰鬥中我們有時在老鄉的鍋蓋上編寫，有時冬天還在冷炕上睡覺；我們吃着被敵人燒焦的穀米——這些從砲火中救出來的血汗的糧食；在敵人常因人們多買一盒火柴就切掉一個手指頭，多買一尺布就會殺頭的嚴格經濟統治下，我們由敵戰區買到的每種器材都要支付血的代價。戰爭已奪去了我們很多優秀的新聞工作者的生命，據我知道名字的就有十六位，中如三十一年積勞成疾病逝的前抗戰日報總編輯趙石賢同志，二十九年被敵殘殺於汾陽敵佔區的抗戰日報記者高錫徽同志，三十一年在大青山反「掃蕩」中光榮犧牲的八路軍總政記者關沈文林（戈里）同志，三十三年方山開府戰鬥火線上和士兵一塊英勇戰死的戰鬥報記者丁基（李百峯）同志，同年離石官莊據戰鬥身臨火綫壯烈犧牲的戰鬥報記者崔朝崑同志，以及二十九年晉西專變中被閻錫山殺害的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會員陳祖辰（金戈）、王君璣同志，和積勞病逝的晉西大眾報編輯李愈勝（三十年），戰鬥報編輯田旺（劉立暉，女，三十二年）諸同志等……，都是忠於人民的優秀的新聞工作者，他們在殘酷戰鬥中，把最後一滴血貢獻給偉大的人民事業。但是抗日鬥爭的意志鼓舞着

我們，這一切犧牲和困難都不能挫敗我們戰勝敵人，獲得中華民族解放的意願。我們懷着復仇的心情更堅定的工作，烈士的鮮血灌溉了邊區的新聞園地，我們在敵人砲火摧毀了的廢墟上建立起新的雄偉壯麗的報業。

邊區報紙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是真正為人民說話，真正作到人民的喉舌。辦報的口號是「全黨辦報」，「全軍辦報」，和「大家辦、大家看」。因而從鉛印報到黑板报，都有廣大的通訊網，光抗戰日報就有一千多名通訊員供給稿件。全邊區的通訊戰線已是擁有二千多個通訊員的大軍，這使得報紙能充分成為廣大羣衆的代言人。其中黑板报是一種羣衆的創造，它是羣衆自己的輿論機關，由羣衆自己主辦，自己寫稿，用來推進各種工作，表揚好的，批評落後的，移風易俗，發揚正氣，所起作用很大。報紙通過村中和各礦場學校的讀報組與羣衆相結合，已經成為邊區人民一日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與真摯的朋友。邊區人民關心時局的每一變化，雖則在文化水平上和新聞常識上他們還差，但是我可以說，由於他們忠於國家的堅定立場和政治的敏感，他們關於時局的見解，往往是比我國那些被某種偏見所困的主筆先生高明得多。當某些報紙對赫爾利政策武裝干涉中國內政而額手稱慶時，他們表示出一個中國人所應有的義憤；而在某些大主筆高唱其反蘇調時，這些農民知道蘇聯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人民從報紙中學到很多東西，報紙不但使他們知道了國家大事，而且告給他們許多擴大生產和進步的耕作方法，怎樣用肥料，怎樣精耕細作、如何選種，報紙都把各

地最好的經驗加以報導和介紹。因之人民對報紙有了很好的感情，報紙成了對敵人戰鬥和推進各種工作的利器。

通俗的晉綏大衆報和戰鬥報，更受到廣大農民及部隊戰士的歡迎。比如晉綏大衆報上刊有連載的「呂梁英雄傳」，經常收到許多讀者來信，要求印成單行本（現在上冊已經出版）。河曲一位小學教員寫給報部的信說：「它大大的幫助了我的教育工作。」人們一對每期報紙只怕短一張，如來的遲了，好像兒子想親娘的一般。「同時像游擊隊、民兵的手榴彈和地雷一樣，報紙也一直打入敵人的心臟。三十一年我軍在西坡戰鬥中，從敵山本曹長屍體上搜出一張抗戰日報，他的日記中發現如下的記載：「三日，報紙買來了，化了三塊白洋，還是一張小小的，字跡已模糊了。下午由佐木、小路轉到我的手中。意思大概讀的懂……」在讀了報上所載毛主席論述抗戰形勢以後，他寫：「佐木已拜認了乾媽，誰知道這支那人『臨時』（指我軍反攻時）是否可靠呢？」

邊區戲劇運動，抗戰一開始就很發達，對抗戰宣傳建立了功勞。現有職業劇團七月劇社、戰鬥劇社、晉綏人民服務團、晉綏文聯文工團、及呂梁、雁門、民衆、大衆等劇社，和軍區及各分區的宣傳隊。他們在毛主席「爲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政策指導下，幾年來辛勤工作，都受到人民的熱烈歡迎。因爲他們演的戲都是表現人民自己的生活，使他們從這些親切熟知的故事中，不但獲得藝術享受的滿足，而且從中學習

到戰鬥、變工、減租等的最好辦法。試以七月劇社為例，自二十八年七月成立以來，七年中共演出一千五百次以上，觀衆約在三百萬人左右，北至偏關長城線上，南至臨縣，足跡走遍邊區大部地區；並曾到延安、綏德等地演出過；他們的兩個隊，有時一天演出過兩次，有時在離敵人很近的地方打游擊。他們的第一隊專演山西梆子，二隊專演各種民間風的新型歌劇。演出劇本大部是新編的，有一部份是自己編的富有教育意義的新劇和歷史劇，七年來演出劇本共達一百一十一種，自己編的有三十四種。王德鎖、魏和、關對子、新屯堡（張初元）、重見天日、千古恨、血淚仇、三打祝家莊、逼上梁山等都是極受羣衆歡迎，百看不厭的好戲。王德鎖減租已演出一百多次，觀衆二十多萬；關對子演出過五十七次，觀衆十一萬多；千古恨一劇在十八月中共演出一百四十三次，觀衆共計五十七萬餘人；三打祝家莊從去年十一月開始演出，五個月就演出二十四次，觀衆達九萬四千餘人。

近年羣衆間的文化娛樂尤爲活躍，各地羣衆性的秧歌隊和民間劇團如雨後春筍般滋生。每年春節到元宵，鑼鼓喧天，張燈結彩，全邊區充滿新穎愉快的歌唱。去年據片斷的材料統計，興、臨、保三縣有一百三十八個秧歌隊；各地冬學都推動了民間娛樂工作，二分區去年辦了五百一十八所冬學，據在一百五十六所冬學調查，就有秧歌隊一百三十三個；今年興縣慶祝和平民主、大鬧元宵，就有三十多個秧歌隊赴會表演；可惜尚無完全的統計。這些都是民間的業餘劇團（各校團和部隊、學校、工廠等亦

多設有此種業餘劇團），他們自編自演，內容都是本村的事情。同時各地還陸續改造了舊藝人爲老百姓服務。三十四年一月三日，三分區召開民間藝人座談會，除秧歌隊、傘頭、羣衆劇團負責人外，到會的還有說書瞎子、打四片瓦的、唱蓮花落的和民間詩人、畫家。他們討論了新秧歌的方針，羣衆的需要，許多人提出「秧歌有三不編：一不編迷信；二不編淫亂；三不編罵人打架。」目前三分區有六個舊戲班子，所演新戲已逐漸加多。興縣黑峪口一些舊藝人組織的秧歌隊，全演新編的戲，很受羣衆歡迎，今年元宵節全縣秧歌隊比賽時榮獲第二獎（第一獎是二區楊家坡劇團）。

羣衆秧歌隊、劇團所編演的戲，全是與觀衆和演員有關的。忻縣蒲閣樂的民兵們，把敵人擄走後，自己集體編演出「圍困蒲閣樂」，將圍困經過，活生生的重現在舞台上。因之，他們不但起了娛樂作用，且能推動村中工作。如特等婦女英雄張秋林在參軍熱潮中扮演「送郎上前綫」中的主角，大大提高了羣衆參軍熱情；去年大反攻時，興縣楊家坡劇團編演了「一切爲了前綫」影響民兵踴躍參戰。像這樣推動工作的實例是多不勝舉的。邊區人民通過了戲劇，表揚進步，教育落後，在廣大羣衆的集體創作與組織下，參加的人們動員到最廣泛的程度，從小孩子到六七十的老漢，都熱烈的參加到劇、秧歌隊中，如興縣胡家溝六十多歲的劉志生老漢，率他兩個女兒一起參加秧歌隊。羣衆文化娛樂如此熱烈，主要是由於在大生產運動中獲得了豐足的生活，有了衷心歡愉的情緒。這些新型秧歌隊和舊型的秧歌隊之顯著不同的特點，是拋棄「

那些淫蕩調情、封建迷信的東西，而代之以勞動人民的戰鬥、生產等的現實生活，用來推進本村工作，教育落後的二流子等。這是新民主主義政治的產物，這是中國戲劇運動的新紀元。

邊區人民也正在努力與疾病和死亡的威脅作鬥爭。人們吃飽穿暖之後，又在熱情的響應毛主席「人財兩旺」的號召。在這兒，中西醫有了很好的團結，互相尊重，互相學習。很多中醫公開了祖傳秘方，很多西醫正在研究偏方和鍼灸術的祕密。要從裏面找出科學的道理。羣衆爲了自己治病吃藥方便，在許多村裏成立了醫藥合作社。邊區部隊、機關的醫生，都免費爲駐地羣衆看病。由於邊區婦孺死亡率很大，政府特別提倡養娃娃和嬌嬰衛生的教育。

配合醫藥衛生工作，進行了破除迷信的教育。多數的巫神和算卦瞎子轉變過來，拋棄了騙人的行業，參加到生產中來。臨縣一位瞎子白汝珍，爲了教育別人，把自己過去在香社會被生活所迫、如何去騙人過活的事實編成大鼓書，自己彈唱出來。許多地區的香煙會，本來是封建社會羣衆「求財進子」、「消災免難」的場所，浪費很大，現在都變成「生產動員大會」和「文化棚」、「文化市」了。羣衆說：「再不信神信鬼了，咱們窮人就是財神爺爺，毛主席就是活神神。」

晉綏邊區文化人的聯合組織是「晉綏邊區文化界救國聯合會」，所屬團體有邊區文協、美協、音協、劇協及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晉西分會等，是邊區文化工作者的

總匯。文聯成立於二十九年五月四日，幾年來團結了邊區的文化工作者，開展了對敵文化、宣傳戰，在極困難的自然、社會、經濟條件下獲得成績很大。邊區文化工作者多是「土生土長」起來的，他們中間名人很少，許多人原都是高小或初中的學生，因此大家的作風很踏實，都根據毛主席為人民服務的方針深入實際。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傳達到此間，晉綏文聯會即暫行取消，併入抗聯，全體文藝工作者都深入區村參加實際工作，全心全意的到羣衆中去改造自己；並發掘與培植民間的文藝。

這次下鄉的收穫是豐富的。三十三年邊區舉行一次「七七」文藝獎金徵文，收到應徵的劇作、散文、詩、歌曲、圖畫等共一百三十二件，都是歌頌邊區軍民抗戰生活的作品。它反映了羣衆組織起來的新景，宣傳了革命的政策，不論在內容上以形式上，都成了廣大羣衆所喜聞樂見的東西。獲獎作品中最好的「大家好」（華純、劉五、郭瑞、韓國集體創作）、「王德鎖減租」（西戎、孫千、常功、盧少集體創作）、「張初元的故事」（馬烽）等都是作家們親身參加了實際工作後的產物。其後又產生的一「鬧對了」（孫千）及「呂英雄傳」（馬烽、西戎）等有名著作，都具備着這種特色，因而獲得廣大人民的歡迎。

## 十五

邊區政府獎勵各個戰線上創造、有功績的英雄與模範人物。從新政權建立起第二年起——民國三十年開始，邊區行署就每年召開一次勞動英雄大會，獎勵生產戰線中的英雄模範。第一屆參加者有八十三人，第二屆參加一百零三人，第三屆增至一百三十人。每年勞英會召開之際，併行舉辦生產展覽。這三屆勞英大會對邊區生產建設起了極重要的推動作用，刺激、鼓舞了人民勞動的熱忱；而那些羣衆中間的模範勞動者，大都成爲解放區生產戰鬥的旗幟。第三屆勞英會總結了張初元創造勞武結合的經驗，並作爲全邊區戰鬥生產的方針，把鋤頭和槍桿結合起來，更使整個邊區的面貌爲之一新。

三十三年邊區各項工作有突飛猛進的發展，農業生產擴大耕地面積七十五萬餘畝；紡織出產標準布六十萬疋；戰鬥如像三十三年十二月下旬美國新聞處華盛頓訊引用美聯社記者傑莫斯·惠特先生報導：「晉西北抗日根據地於一九四四年的頭十月中，向敵佔區擴充了一半的領土，解放了一千四百零五個村莊約二十六萬人民，於一千三百次戰鬥中俘虜了一千四百四十二名敵僞兵，斃傷約四千名。」故這一年中各個戰線



上出現了成千成萬的英雄，邊區召開了一次規模空前的第四屆羣衆英雄大會，同時舉行盛大的戰鬥生產展覽會。到會各地「英雄中之英雄」數達七百五十一位。除了一百九十位農民英雄，又有部隊的戰鬥、勞動英雄及模範工作者一百九十三名，民兵英雄一百三十一名，婦女英雄五十六名，合作運輸英雄二十四名，民營工礦英雄二十名，公營工業英雄五十五名，機關勞英、模範工作者及學習模範七十五名。

每次英雄大會的召集，實質上就是對邊區各項工作的一個總檢閱，四屆羣英大會，尤其是邊區五百萬軍民智力與勞力、天才與創造的總匯。它被人民頌揚爲「勞動人民的榮典」。邊區人民在長期戰爭中發揮了無比的智慧，創造了說不盡的驚天動地、可歌可泣的事蹟。確如被我軍救出的美第二十轟炸總隊的空軍戰友歐瓦頓上尉在羣英會上講的：「我們被八路軍救出來，被保護着，在解放區旅行了一千多里路。在我們看起來，在華北的八路軍和老百姓，都是英雄！」而這七百五十一位羣英，就是來自邊區英雄的人民，英雄的軍隊中的卓絕的代表。他們是由羣衆慎重的、經過討論和比較而民主選舉出來的。他們都要經過兩次選舉才來到羣英會，地方上的初選是在行政村、復選是在縣裏進行的；選舉均用無記名的投票，先在行政村選出參加縣羣英會的英雄模範，再在縣大會上選出英雄中的英雄，參加邊區的羣英會。部隊也經過連、團兩級選出自己的英雄到邊區羣英會；獲選的都是才德兼備、勤勞克儉、忠勇愛國、羣衆自己最信服的領袖。在邊區，英雄與模範，其所以受尊崇，被視作至高無尚的光

榮，道理就在這裏。

四屆羣英會是在反攻前夕舉行的，十二月七日開幕，很熱烈的總結了三十三年的各項工作，得出豐富的經驗。並對反攻從軍事上、經濟上、思想上作了準備。英雄們生動的向大會報告了各自創造的業績，貢獻出自己用血汗換來的經驗；同時也虛心的聽取別一些英雄的報告，吸收大家的智慧與創造。大會中，好的受到表揚，壞的受到批評，互相交流了經驗，彼此學習了長處。所以邊區參議會副議長劉少白先生把這個會叫作「英雄進寶會，英雄取寶會」。邊區第一名英雄張初元則更通俗的譽譽為「買貨、辦貨」。目的在把人民的事業作得更好，反攻的日子能提早到來。七百多位羣英英雄顯示出邊區人民對國家命運的關注，同樣也把邊區人民的巨大創造展示一幅壯麗的畫面。前述美第二十轟炸總隊的空軍戰友歐瓦頓上尉、漢倫中尉及奧斯德爾、吉隆、馬可波里德、蓋德爾斯、斯密次等上士共七人，在此地參加了羣英會並到戰鬥、生產展覽會去參觀，大會留給他們一個深刻的印象。奧斯德爾在意見簿上寫下了他的感想：「這個展覽會上所顯示着的進步和發展，正是勇敢的人民所成就的最完美的例證，這些進步是中國的偉績。」

參加大會的有各界各行的英雄，真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擁軍模範任萬生是五十八歲的老英雄；趙金樑是十四歲的兒童英雄，任兔娃則是一個十六歲的小民兵英雄；樊宏才和王淑女，劉世海和高桂花，劉文錦和王植兒都是雙雙出席的夫妻

模範；還有趙成成、郝二蘭夫婦和他們的孩子趙金樑是全家赴會的模範家庭；這些都將成爲千古不滅的佳話。英雄中還有朝鮮革命戰友金平同志，和原是僞軍被八路軍解放，又被選爲勞動英雄的高守義。特別是高守義在大會的發言，使人們受到深沉的感動。他陳訴了當僞軍的慘痛歷史，控訴了反動派和民族敵人勾結的陰謀事實；又談到八路軍怎樣把他教育成英雄的生動過程。臨了含淚大聲叫道：「我是有罪的人，沒有資格做英雄！今天我宣言：我一定要至死跟着共產黨走到底！」大會主席團立即給予他有力的正義的答覆：「高守義同志！你完全有資格當英雄，因爲你已和人民站在一起了！」

大會羣英正熱烈交流經驗，準備更好的迎接民國三十四年任務的時候，毛主席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上的演說——「一九四五年的任務」，適在報紙上披露，大家歡騰鼓舞，爭相傳誦，不識字的英雄，則請別的同志朗讀，仔細傾聽。爲幫助羣英們研究毛主席這一重要演說，大會主席團特請中共中央晉綏分局張稼夫同志，對毛主席指出的十五條任務，逐項向羣英們作了詳細的解釋，共歷五小時之久。當時羣英情緒異常振奮，紛紛臨時動議，響應毛主席所提出的號召。張初元同志等均提出致電毛主席，要求立即成立聯合政府，並請他轉告全國同胞，立即行動起來，實現這一個要求。婦女英雄劉能林、民兵英雄路玉小及部隊英雄安駿等同志，均強調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加強軍民團結，更好的開展擁軍優抗和擁政愛民的運動。……

當日晚間，羣英們又分組討論毛主席的演說。各英雄均對改組國民政府一事，異常關切，並決定通電聲援大後方並發動派壓迫摧殘下的人民和民主運動。大家也親切關懷淪陷區同胞，民英們講：「要打走日本，就要把組織淪陷區的人民，管成和解放區同樣重要的工作。」部隊英雄每講起說：「過去對羣衆宣傳不夠，要敵佔區化爲解放區，就要把羣衆團結好，拿提統一戰綫。」軍民關係和官兵關係，也是許多英雄討論、反省的重心之一。農英唐三年說：「對抗屬要看成爹娘一樣，過路軍隊要看成兄弟一樣。」

戰鬥英雄和民兵英雄都熱烈的討論了毛主席「擴大解放區」的號召，部隊英雄任德勝等說：「要徹底執行毛主席的十五條命令，準備各方面的力量，配合盟邦消滅日寇。」保德民英雄乘禮和偏關勞英賈有富等，反省出在內地區的太平觀念，一致堅稱：「咱們要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提高警惕，鬧好爆炸，隨時準備反「掃蕩」！」婦女英雄們也都提出組織婦女自衛隊，一致認爲要學爆炸、除奸、送情報、站崗放哨。每一個英雄，都把毛主席的講演當作發給全中國人民加緊工作準備反攻的動員令，準備百分之百的執行毛主席的命令！

大會生活活潑緊張，是解放區大家庭親密共處的一個縮影。尤其是三十四年元旦到來那天，衆英雄舉行了熱烈的大團拜。主席王達成同志，領下美髯飄動，笑容可掬，酷似聖誕老人。他以「四喜」爲元旦祝詞，把羣英會當作一個大家庭，祝爲「軍民

同樂」；對過去一年戰鬥生產的勝利，視為「軍民勝利，大家發財」；對三十四年祝為「人材兩旺，勝利反攻」；對七位美國戰友被救、輾轉蒞會，視為「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以象徵國際間的合作。他的祝詞，博得全場震天的歡呼，和經久不絕的掌聲。「四喜臨門」，所以狂歡洋溢在大會和全邊區。團拜結束，蔡英各隊的秧歌便鬧到廣場上，部隊英雄則扭着秧歌隊去給「軍隊爸爸」任萬生，「軍隊媽媽」王補梅拜年。他們給王媽媽的祝詞寫着：「親愛的媽媽，你親我們，比我們的媽媽親的多。真像你說的，我們是你的心，是你的孩子！……更緊的是練習武藝多殺鬼子，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才不辜負媽媽對我們的指望！」濃情厚誼，溢於字裏行間。他們又派出代表去慰問傷病員——那些勞動人民的英勇保衛者，表示出邊區人民和子弟兵間不可分離的骨肉關係！

蔡英會開了整整一個月，經過英雄們的討論，和評議會的評議，選出邊區各個戰線上的旗幟——各類特等英雄第一名：農業為張初元、戰鬥為鄧朝貴、民兵為王興玉、工人為張秋鳳、婦女為張秋林。他們享受了最高的榮譽。在閉幕典禮上，各英雄紛紛挑戰，展開革命的競賽，使革命的英雄主義，發揮到極致。軍政首長勸勉諸英雄，繼續努力，「爲了勝利，要更進一步。」張初元致詞說：「我號召，每個英雄再培養三個英雄，做好三個自然村工作，領導擠掉一個據點，把敵人擠到同蒲綫上去！」對於全體英雄的挑戰，張初元勇敢的應戰了，他大張着手臂，興奮的喊着：「我歡迎同

志們！這是革命勝利的大競賽！」

## 十六

毛主席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務」中，指出解放區的首要任務即是：「擴大解放區」：「無論那一個解放區的附近，或其較近之處，都還有許多被敵偽佔領，而又守備薄弱的地方，我們的軍隊應該進攻這些地方，消滅敵偽，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我們必須把一切守備薄弱，在我現有條件下能夠攻克的淪陷區，全部化為解放區，迫使敵人處於極端狹仄的城市與交通要道之中，被我們包圍得緊緊的，等到各方面條件成熟了，就將敵人完全驅逐出去。」

英雄們沒有辜負毛主席這一個偉大的號召，也沒有辜負人民對他們的期待。羣英會開幕，他們返回各自的崗位後，一個如火如荼的春季攻勢展開了，軍事政治，雙管齊下。正規部隊和民兵、自衛隊及廣大人民，都奮勇參加。從二月十八日攻克普明據點開始，到四月二十五日收復五寨城止，共六十七天。第一階梯擠掉二百餘里的嵐（縣）離（石）綫，第二階梯擠掉近百里的五（寨）三（岔）綫。總共進行了五百三十七次戰鬥，擊傷敵偽軍一千六百八十三名，繳獲砲三門，長短槍一千一百三十五支。

收復據點五十四個（內有方山、嵐縣、五寨三縣城），擴大解放區面積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九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九萬四千零八十五人。

嵐離綫戰役是二月中旬開始的。敵人自三十年起，在嵐縣離石城兩大據點間綿延二百六十餘里的長綫上，相繼沿着公路的重要村鎮紮下十六個據點，平均每十四里有一個，把我一、六、三、八分區封鎖，隔離開，妄圖「圍食」到邊區腹地。三十三年秋季攻勢中，我們便打開了幾處缺口。三十四年二月十八日，我軍以優勢兵力包圍普明，四十分鐘就解決了戰鬥，摧毀碉堡十二座，殲滅偽軍一個中隊。二十日又在方山城裏打了一次「誘伏戰」。在敵駐守的城內「二砲台」及通敵和堡之路側，痛痛地打了敵人一頓。席捲嵐離全綫的戰鬥展開，二月十八日至四月八日間，連克普明、王驛、馬坊、開府、圪洞、端口、胡堡、赤尖嶺等共十五個據點。包括三月五日收復的方山城，和敵盤據六年之久的嵐縣城。

五寨城是敵由神池、寧武方向打進邊區腹地的楔子。二十八年敵人佔領後，不惜用作「掃蕩」基地，屏障同蒲路安全，且以之威脅晉西北和大青山解放區的聯系。開敵即環城周圍建立八個衛護據點，其後增至十五個。但在「把敵人擠出去！」的呼喚下，人民即把五寨解放區建設成銅牆鐵壁的堡壘，鍛鍊出像路玉小等傑出的智勇兼備的英雄。第一任偽縣長張清芝網莊莊旺戰鬥被俘後，三十四年二月十七日第二任偽縣長黃達時若又在老牛坡戰鬥被俘。第三任偽縣長劉達建明一到任，第二天就召開全縣

僑人員「擴大會」。劉逆悽慄地說：「我們的地盤一天比一天小了，去年上半年我們還有三個區，二十七個聯合（村），現在只剩下兩個區，七個不完全的聯合，再這樣縮小；我們連立腳的地方都沒有了……」春季攻勢開始後，五寨即已岌岌可危，民兵英雄唐蘭虎等摸到城東關和南關，在城門和城牆上都貼了傳單；又在西關城門口用地雷炸死兩個僑軍，嚇得敵寇四門緊閉，惶惶不寧。敵又妄圖「安定人心」，裝模作樣的成立俱樂部唱戲，羣衆見此醜態，都嘲笑說：「關住城門唱道情，不知太平不太平！」

四月八日，嵐離最後肅清，我軍席捲一切的攻勢就轉到五（寨）三（岔）後，不到半月，便拔掉沿綫舊寨、三岔、小河頭、石嘴頭、鳳凰山、賀祿等（梁家坪、風子頭則先已收復）所有的敵據點。二十五日下午六時，光復敵踞七年的五寨城使八十七個村莊的兩萬同胞重獲自由。

三十二——三十三年冬，邊區部隊實行了普遍大練兵，在軍事上準備大反攻的到來。部隊素質與戰鬥力大大提高，部隊射擊、投彈、刺殺技術均有驚人進步，練出許多百發百中的特等射手和投彈手，鍛鍊出像三五八旅七團吳士正那樣一人擊斃敵人五十七名之突出紀錄的英雄。在春季攻勢中就獲得空前戰果：方山下西山戰鬥一開始就進入白刃戰，四支隊二連副連長邊成傑獨自連住刺死敵小隊長以下五名；敵人所遺三十多具屍首中，被刺死的就有二十六具，後來敵人一見刺刀就抱頭而竄；敵人一挺輕機槍剛佔領陣地射擊，便被我方兩手榴彈消滅；模範戰士張雙印是特等射擊手，創



造七彈殺九敵的最高紀錄。五寨小河頭戰鬥，我軍參謀申一堅率突擊隊投手榴彈十八顆，有七顆是從槍眼或天窗投進去；趙寅申於王封戰鬥中，在四十二米處向敵殘堡投手榴彈，三彈三中。五寨丈子溝戰鬥中，在敵個個逼進時特等射擊手趙紀錄三彈射中三個敵人。方山戰鬥中，模範班長王治國，抱住鬼子一塊掙到城下，與敵同歸於盡。下西山戰鬥中二連二班長王茂深等三人機槍機槍三挺，十二連十八歲的青年戰士張雙順，單獨刺死一個五十歲的老鬼子。

戰士們的英勇使敵聞之胆寒，繳獲的敵文件和許多俘虜都供認這一點。敵俘虜兵五十九旅團八十三大隊第三中隊士兵佐久間說：「你們的機關槍打的很好，位置隱蔽，突然的三發五發點射，又射得很準確。擲彈筒射擊也不錯，射得比日軍的擲彈筒遠。手榴彈最利害，日軍無法應付。」又敵八十二大隊田守中隊士兵小野繁夫供稱：「八路軍的衝鋒動作很好，戰鬥一打起，刺刀就到了我們眼前，使我們機關槍來不及射擊，步兵也來不及佔領陣地。」

在整個春季戰役，和子弟兵一起挺向嵐離綫、五三綫的，是民兵和地雷。如赤尖嶺由二月末起，周圍二百顆地雷下地，圍得敵人「四面楚歌」，三月十二日被迫潰退。方山圪洞被民兵圍得無米無麵，敵娃娃兵由木原太郎會偷吃豬食充飢。羅四小等十九個爆炸小組，在嵐縣普明地區，佈置四十多里的封鎖綫，最初十天就有七十多個鬼子被地雷炸死。三月三十日，由東村開往靜樂的敵汽車十九輛，以每一小時一四華里

速度」開行，每一輛馬，總是「轟」的一聲，火光四起，汽車翻了筋斗，損壞好幾輛。下午三點才到嵐縣城，老鄉們說：「狗日的，連老子的牛車還不如。」在五三線上，民兵英雄唐蘭虎、石懷實，曾聯絡了十三個邊緣區的村莊，建立了長達四十五里的「鐵長城」聯防地雷區。網住敵人手脚，掩塞鬼子耳目。敵由三岔往殷家灣走，六個鐘頭才走不到五里地。三岔偽軍日本教官因怕炸不走大路，在小路上偏偏被炸，老百姓即傳出兩句得意的歌謠：「三岔的教官命不長，五寨的縣長坐不長。」（三岔的教官被我打死兩個，偽縣長兩個被活捉。）

爆炸獲得鉅大成果，僅據嵐離綏一部份材料統計，便炸了一百一十四次，斃傷敵人三百二十四名。而方山赤尖嶺至圪洞設不及百里路，八十九天中就爆炸六十次，敵傷亡一百四十九個，平均每天有一個半敵人死於地雷。嵐縣民兵英雄李映響製造了一飛行爆炸射擊組，先後埋雷五十六個，斃傷敵三十四名，自己毫無傷亡。在他影響下，周圍村莊很快發展了十七個爆炸組，參加的有一百一十一個民兵。離石一區民兵大隊長王存保創造了「滾雷戰術」，三月二日十八個滾雷一次炸死敵人五名，傷了十三名。人民助戰、送茶飯、抬傷兵的光輝事例，多得不計其數。春季攻勢興奮了全邊區的人心。

由於毛主席在十五項任務的講演中，號召我們把淪陷區的工作「提到和解放區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所以我們在淪陷區也進行了龐大的組織工作。在春季攻勢中，

政治攻勢也伴隨軍事展開，我們作了瓦解敵偽軍的工作。此役所收復的五十四個據點，其中十八個是攻克的，三十六個是擠退的。在攻克的十八個中，十五個是偽軍裏應外合而攻克的，三個是以部隊硬打強攻拿下來的，而這三個中八角據點也是裏面的人把我們接上城頭，實際上也起了內應作用。這使我們少流很多血，少死很多人，並使很多被敵強迫抓捕壯丁組成的偽軍，在解決戰鬥之際變成抗日的力量，裏應外合打敵人個措手不及。這是先前數年歷次戰役中都少有的特點。

嵐縣被圍期間，聽到我軍燎原攻勢，四百餘偽軍恐慌震駭，大部不穩。三月十日敵人繳了全部偽軍的槍，偽軍偽人員情緒激動，有四個偽軍晝天跑出反正。但有些偽軍猶豫不定，懷疑我軍到底殺不殺了我軍圍訊，便把武工隊及工作人員晝夜派到城關砲台附近，瓦解偽軍。當時整天城牆上擠滿偽軍，探察城外情形。我工作人員乘機喊話，把「寬大政策」的宣傳品包着石頭擲到城上，又用大弓箭直往城裏發射，城上偽人員爭相傳看，當天即有一百多作壞事少而沒顧慮的新偽軍，乘敵巡哨空隙，先後吊繩越城跑出。為免其疑慮，我軍對其解釋安撫後，不扣也不登記，即開路條讓其回家去，並幫助安家，解決困難。

十二日，嵐縣武工隊將逃出的偽軍，在自願下編成喊話組，利用私人關係，被名半到城邊分頭叫。這天城牆上站着許多偽軍，打聽風聲，看跑出的人到底殺了沒有。一事實打破了懷疑，偽軍又跑下來很多。

一陣陣大規模的動員僞人員家屬親去喊話。僞小隊長王光秀起初害怕，他舅舅踉蹌下喊：「人家都跑下來，你還等甚咧？灰鬼！」蘇俊博的哥哥聽說蘇不下來，自動由五十里外連夜趕來喊叫他；僞教育科長張鴻偉的女人，也來在城下喊丈夫。上村一個老太太走了四十里路來喊她的兒子，在城下大哭：「你不出來，我就撞死啦！」當時許多老百姓看到城上有僞軍，馬上就喊：「老鄉！快下來吧！只要你改過，八路军一律寬大囉！」

喊話造成普遍熱烈的羣衆運動，母叫子、妻喊夫、舅舅找外甥、哥哥拉弟弟，幾天之間，便使四百多僞軍士崩瓦解；只剩下幾個死心塌地的僞軍軍官，孤另另地陪着敵人。四月五日我軍攻城戰展開，一舉便把鳳縣城拿下來。

春李攻勢是一個空前的勝利攻勢，它的輝煌戰果鼓舞了全邊區人民的鬥志。毛主席在三十二年冬「把敵人擠出去！」的召喚，曾使我們戰勝了敵人的「蠶食」政策，挽救了晉綏邊區艱險的危局。這次執行了毛主席「擴大解放區」的命令，更使我們解放區迅速壯大，奠定了大反攻的基礎，把敵人伸入內地的點，綫拔掉得乾乾淨淨。邊區軍民把這一次勝利攻勢繼續下去，由內地區挺進到同蒲鐵路，直到大反攻，到抗戰的最後勝利！

三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反攻一開始，呂正操將軍當即奉命向東北挺進，「打回老家去」，解救淪陷在敵人鐵蹄下十四年的東北三千萬父老。邊區部隊在賀龍將軍統一指揮下組成晉綏野戰軍，向若同蒲、平綏鐵路線上大進軍，猛撲敵佔戰略要地，打擊拒絕繳械投降的敵偽軍。反攻大進軍和抗戰勝利的消息，引起了全邊區人民的狂歡，沿途羣衆聞風躍起，以無限的欣奮慰勞我軍，許多老波老太太將各種乾糧塞入戰士們口袋裏，頻頻囑咐着要勇敢無情的消滅敵人。

朱德總司令命令：「各解放區所有抗日武裝部隊，如遇敵偽武裝部隊拒絕投降繳械，即應予以堅決消滅。」軍區部隊堅決執行了朱總司令的命令，發動了席捲前線的進軍，迫令敵偽放下武器投降。在北綏，由八月十二日起，即連克綏遠的陶林、興和、清水河、新堂、卓資山、武川、集寧、豐鎮、涼城、和林格爾、薩拉齊；晉北之右玉、平魯、朔縣、左雲、神池等要地；並曾在八月十八日攻入歸綏。南綏我軍則連克文水、離石、柳林、解縣等敵固守的重要據點，並一度攻入敵佔之汾陽、太原等縣城。反攻以後，我軍共克城市二十二座，進行了六百六十九次戰鬥，斃俘敵偽軍七千二

百五十三名，俘虜九千二百二十名。繳獲馬二千八百零三匹，步馬槍六千七百九十支，短槍一千八十三支，輕重機槍三百六十三挺，衝鋒槍三百二十七支，各種砲二十三門，各種槍彈六十五萬七千五百三十七發。執行任務中我捐職員一千三百三十六名英勇犧牲，負傷者三千七百九十六名。

反攻中邊區子弟兵打了很多漂亮的戰鬥，比如離石、文水之戰就顯示出我軍優秀善戰的優良素質。當我大軍挺向晉中平川時，文水僞軍八百餘，竟敢拒絕我們的最後通牒而不投降。我軍便在八月三十日晚冒雨進攻，三十一日深夜急雨中，我軍爬城雲梯剛架到城下，敵人就紛紛向下投擲手榴彈。我在城下面的蕭煥章投彈組，即用手榴彈穿過雨絲投上三丈高的城牆，在猛烈的轟炸聲裏，二四二零部隊的四連第三排戰士，很快爬上了城牆。最先登城的一個班，有一個勇敢的戰士，奮勇刺殺，刀鋒所指，敵僞應聲斃命；將拒絕投降之敵軍，像草人一樣，一個個挑在城下，一連挑死二十一人。另一位英雄也一連刺死十八個敵人。就這樣在十幾分鐘間，竟將五倍於我之守敵，殲滅殆盡。接着猛力向東北角敵礮樓衝擊，馬風武同志緊跟着退去的敵人衝去，東北角礮樓三十多僞軍營即繳械投降，我第一面戰旗就飛揚在這城之一角。

爲鞏固已佔之東北角礮樓，四連一排向城南面伸展，蕭煥章同志看着對面來了幾個黑影，馬上機動地說：「自己人，不要怕，你們是那一部分？」黑影回答是二中隊，並叫僞軍第四班機槍也過來，蕭煥章向前一躍，槍口對準黑影的臉：「機槍！一敵

人見勢不佳，回頭就跑，被蓋着前一步，伸手抓住敵核槍，戰士楊凡一槍打死了上來奪棒的小隊長，其餘敵人遂四處逃命，東北角砲樓的第一個凸出陣地，又爲我佔領。與此同時，一連二連向北面第三凸出部攻擊，頑固地監督僞軍作戰的僞軍小隊長，被我投進去的一顆手榴彈，把腦袋炸去了半邊，於是僞軍三十餘都馴順地交出武器。

待至天明，城東北角我軍繼續擴大陣地，把仍頑抗的敵人逐步消滅和驅逐在水泥壕裏。在渾身濕透的秋雨寒冷中，戰士們抖擻着，但仍沉着地射擊敵人。當敵步兵從西南兩面猛力反撲過來，待其進至距我陣地四十米遠處時，都被我方擲彈筒和機槍打的跌到城下粉身碎骨，不久我又粉碎了敵人連續七次衝鋒，以後敵僞司令部雖不斷吹着衝鋒號，但其官兵沒有一個人敢再動一動。

我砲兵在戰鬥中大顯神威。三十一日晨向城西北角敵砲堡發出近距離的轟擊，第一砲就準確穿過城牆垛子，命中砲堡。正站在砲堡外台階上指揮作戰的敵小隊長，被炸得血肉模糊。接連的三發砲彈，即將敵砲堡工事摧毀無餘。敵人逃到西門樓，砲彈也跟緊追過去，擊中城門樓敵火力點的一顆砲彈，使敵六挺機關槍同時停止了叫囂。向北城門發射的砲彈，準確的命中城門樓，守敵四散逃跑，北門樓西城牆上之機槍掩體，連中兩彈，人槍澈底毀滅。城頭上的戰士歡呼起來，高興喊着：「好！再來一個！」

剩下北門樓前的一座砲堡未燬，工事內一連敵人，還堅守着頑抗，狂亂的對我城

上城下之進攻部隊發射機槍，我砲兵即冒大雨與泥濘，轉向轟擊該敵陣地。在這一艱難的進路上，污泥淹沒了砲兵們的腳跟，大雨浸溼了他們的衣衫。但他們都忘記了一天的饑餓和晝夜未眠的疲勞，推着砲車在敵人機槍火力下沉着的前進。在敵人火力最猛烈的一個危險區內，砲兵田振山扛着六七十斤重的砲身，脫出了險境。王潤清一個人俯着身子即拉轉了沉重的砲車。他們終於勝利了，當下午三點鐘大砲再次轟鳴後，北城門上最後的敵機槍巢被毀滅了，砲堡工事連着鑽進五砲，敵人最後的抵抗中心澈底摧毀。

隨着威武的衝鋒號音，步兵們發動了總攻，成隊衝入了大街。王逆與國妄想據守在偽縣長的賊窩裏，但戰鬥英雄陳瑞林從隔牆投進三顆手榴彈，之後王逆被迫親自開門投降，向我軍鞠了九十度的躬。半個鐘頭後，戰鬥即告勝利結束，我後繼部隊大批冒雨湧進城內，這個被敵蹂躪八年的文水城，遂告完全解放。此役我生俘偽城防副司令王興國及偽保安副大隊長王純先以下五百人，擊斃百餘，傷五十餘，繳步槍五百餘支，機槍二十餘挺。此外，南綫攻入汾陽，解放離石戰鬥，綏遠八月十八日攻入歸綏和九月初涼城新堂戰鬥，都是類似的典範的激戰。

在邊區農村中，在後方八月十日深夜傳來的「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使許多村莊浸入空前的歡躍。我將永遠記得那個「狂歡之夜」：人們揉着惺忪睡眼從床上跳起來，披着衣服便衝到街頭。各村男女老少都像在過春節樣迎接了這勝利的捷音，年



青的農民敲打着鑼鼓一直到十一日的早晨，晨鄉號嘯中充滿高呼歡笑的聲浪，鮮明的國旗迎着晨風招展，孩子們穿出新素保存着的新衣，人們臉上浮現着抑制不住的笑臉，……八年戰鬥的苦難已告終結，深鎖的眉頭頓現開朗，人們在多年緊張的辛勞後舒了一口氣。

但是戰鬥還沒有完，誰都看見了正規部隊在馳向前綫，敵人還沒有繳出武器，要使勝利完全獲得還須經過艱苦的戰鬥。民兵們勇敢的站起來了，他們喊着：「收日本人的槍去！」便自發的展開一個參戰運動。人們把這當成抗戰報國的最後機會，青年人爭先報名參戰。反攻的消息一到，興縣胡家溝的劉志唐等四個民兵就向武委會要求：「我們四個自願上前綫，請劉主任批准！」村裏二十五個民兵就有十六個報了名。呂家灣一個十六歲的小民兵，怕人嫌小，親自找到區長請求幫助他上前綫。興縣的勞動英雄胡生送他姪兒胡二本走時，告訴他：「抗戰勝利留下一站了，年青人，快去把，這是最光榮的！」

許多年青人懷着復仇的烈焰去參戰。興縣四區張家灣民兵袁引全，廿九年冬天敵人把他家十二口殺得只留他一個，如今他去報這一筆血海深仇。他咬緊牙關說：「報不了仇不回家。」田抵牛的父母也是那年被敵人殺死的，那時他才十三四歲。他報名時激動地向鄉親誓言：「現在我長大了，機會等到了，我一定要為父母報仇！」臨縣陳家莊陳有雲送他姪兒參軍走，咬住牙齒告訴他：「記着蔣家溝慘案！」——三十一

年敵人「掃蕩」時殺死了五十多個老百姓，股血流，黃土變色；每遇週年，全村哭聲遍野。現在，時候到了，我們要向兇狠如獸的敵人索取八年來的血債。

不到十天，興縣便有七百多民兵報名加入參戰隊。當他們出發時，羣衆開了大會歡送，他們享受到崇高的榮耀。保德在七天中也有二百五十人參戰。三分區有三千民兵報名。到了八月二十幾，第一期民兵參戰的計有一萬五千名開到前線上。他們在前方打得很好，極英勇的配合了八路軍。興縣參戰隊在冰天雪地的北進隨着正規兵團，或在槍林彈雨中架爬城的雲梯，或在冰凍的河裏架橋，並且在火線上搶救傷員，又直接進行了十七次戰鬥，繳獲步槍百餘支和許多軍用品，民兵高成萬等三人曾俘敵人七名繳槍七支；有次十三個民兵即打退了敵騎兵一百二十餘人。臨南民兵在解放離石戰鬥中和士兵一道爬城，曾繳卅多支步槍；靜樂、嵐縣的千餘民兵和部隊一塊圍困收復了靜樂城；交城民兵與王、崔三娃等率領民兵八月中旬連克王家莊，五元城、關柵等敵據點。大反攻中，所有民兵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勞。

全邊區的人民都支援了反攻大進軍，光興縣人民在九月八日至十六日的八天中，就運送十萬斤軍需品到前綫。保德林連婦女趕縫戰士棉衣，一天完成四天的任務，在軍區工業部二廠，青年軍火工人王其生在半個月中加工四十五小時；曹來喜腿流膿，還堅持工作。計嵐部隊開到前方了，地方政府和羣衆團體便發動了三萬五千個工，給部隊收割三萬四千多畝莊稼，按工分糧。「一切爲着支援前綫！」全體人民都捐

獻出自己的血汗！

因此前綫進展神速，在我全部佔領豐鎮至歸綏間平綏線和忻（縣）靜（樂）公路沿綫地區後，晉綏邊區形勢便已大改舊觀，綏遠黃河以東地區大部敵偽據點被我掃除，廣大人民獲得解放，享受到民主自由的新生活。在晉西北，北起左雲、右玉，南迄離石、中陽、石樓，長約千里，東西五百里之廣大山岳地區，以及綏蒙大部分地區，澈底肅清了敵據點。縱橫交通，暢行無阻。部隊且乘勝深入晉中、晉北平川，全部迫抵同蒲綫上予以投降敵偽展開堅決無情地撲擊。

這新的形勢使人放狂，這是邊區五百萬軍民浴血苦鬥的成果。八年、在整個人類歷史上祇是一個暫短的時間，但對於在血與火中受熬煎的人民則是一個悠長的時光；戰前培育的菓木已經結出肥碩的菓實，許多幼小的孩子已在戰爭中長大成人。由抗戰開始到最後勝利（二十六——三十四年），在三千多個日子裏，我們邊區部隊經歷了一萬零九百九十七次戰鬥；傷斃敵偽十萬零二千八百四十九名，俘虜了二萬四千零七十八名；傷斃敵馬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二匹，俘馬一萬二千三百二十五匹；繳各種槍三萬零一百七十三支，各種砲五百五十三門，各項繳獲不計其數。邊區民兵壯大成了八萬人的羣衆武裝（另外有六十萬自衛隊員），因為活動分散，他們極不容易統計出完備的戰報。茲據晉綏邊區武委會統計，由二十九年至三十四年七月，一共進行戰鬥一萬九千一百四十九次；傷斃敵偽一萬零一百零二人，俘虜敵偽一千九百二十四人；繳

長短槍七百八十四支，輕機槍五挺，各種彈藥二十四萬三千九百四十七發；收回電綫二十二萬四千三百三十六斤，鐵軌二十二萬零九百九十二斤；破壞汽車三十輛，彈堡二十座，橋樑五十三座，公路五千四百五十餘里；奪回糧食一百五十六萬三千六百零四斤，牲口六千八百六十五頭，豬羊一萬八千五百八十一頭。……

但在這些戰鬥中，傷、亡了五萬零三百二十七位八路軍指戰員，其中包括旅長魏大光同志、縱隊（旅）副司令員劉德明同志、大青山騎兵支隊政治主任彭德奎同志、師民運部副部長王邦秀同志、旅參謀長郭征同志、參謀長兼支隊長張榮同志；及其他團級以上指揮員、政委，政治主任等曾錦雲、劉理明、劉理年、朱吉坤、陳文彬、顧香宏、馬斌、左清臣、秦寶菴、王賢先、張春烈、劉水仔、李克林、關傑、王何奎、王典隆、高永祥、呂懷忠、彭濟民等諸同志，均身先士卒，親臨火線英勇犧牲。另外民兵傷、亡者計二千四百五十九名，其中有著名的民兵英雄殷長久、趙尚高、郝運喜等諸同志。他們的鮮血滲透了邊區的土地。我們無數忠勇的烈士，在敵人面前表現出萬古不滅的晶亮的氣節，顯示出堅貞不屈的偉大的心魂！我們祝賀勝利時不能忘記掉那些英勇的犧牲者。——一切烈士的魂名流芳萬代，他們的英勇事蹟將同光輝的歷史永垂不朽！

在反攻中八路軍從敵偽八年殘酷統治下解放了大塊國土。但在新解放的土地上，敵人所留下的已經不是豐盈肥沃的土地與淳樸安靜的生活，而是被飢餓、屠殺、劫掠、焚燒所毀滅了的世界。整個新解放區，在淪陷期間好像害了一場重病，土地荒蕪，人民逃走了，遍地是斷垣殘壁，到處是滿目淒涼。

根據全邊區初步統計（缺綫遠材料），八年來邊區受到沉重的破壞：被屠殺的人民達十一萬三千八百名，傷病殘廢的八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名，被擄者九萬零二百八十一名，流徙難民六萬七千七百一十七名，饑寒孤獨九萬七千四百九十八名，目前急待救濟者達二十九萬八千四百三十四名。農具損失一百四十四萬四千四百一十九件，被服損失四百一十四萬八千四百四十三件，家畜損失一千零四十五萬二千六百三十五頭，糧食損失二千八百五十四萬六千一百石，房屋被燬一百三十二萬一千八百六十五間。商業被毀九千三百九十七家，資本折合現款達三百八十萬萬元，工業被毀八千八百七十七家，現在恢復需款一千萬萬元。其他水利設備、紡織業、交通運輸工具、農林畜牧、文化教育建築設備、宗教團體和慈善團體等損失計共達三千四百六十萬萬元。

這是空前的浩劫，全邊區人民都受到損害，新解放區人民在淪陷時尤其像是做了一場恐怖的惡夢。

人們從惡夢中醒來，幾乎不能相信這期盼多年而突然面臨的日子。八年以來，人民受了多少傷害和煎熬？弟兄們的屍骸，姊妹們的羞辱，父親的血痕，母親的眼淚！……在人們清漸意識到苦難已經過去的第一分鐘起，便想到他們八年中時時想望着的復仇欲念，在八路軍和新政權的保障下，成羣去尋找那些八年來騎在他們頭上的漢奸惡棍清算，人民興奮的喊出自己的口號：「吃了二毛的吐出來！受了苦情的倒出來！」

丁

新解放區展開了反漢奸、反詭詐的羣衆鬥爭，人們帶着受創的心腑起來報仇，各地都造成普遍熱烈的運動，在這些會上人民報了仇。離石田家會召開了五千人的大會，公審漢奸白有武、郭元喜，憤怒的人民控訴出他們幾百件罪狀。郭逆曾把農民王奴白誣言爲八路軍，被敵人抓到憲兵隊禁閉拷打，死去活來，而該逆又威逼王奴白的母親，敲詐白洋一百二十四元，弄得母子二人無法生活。如今王奴白挺胸站在大會的台面上，向五千鄉親陳訴他所受的損害；他指着郭逆大罵：「老子今天就是八路軍，叫你龜孫子再去報告！」

在柳林，漢奸高道文英會害過二十四個老百姓（僅是知名的，不知名的不曉得還有多少）；郭逆宗耀親手殺過二十五個人。當敵人被消滅，柳林被解放時，老百姓就

起來和他們鬥爭，那些失去兒子的母親，被害了丈夫的妻子們，都起來控訴。農民陳汝就氣得臉發白，手發抖，熱淚常使他哽咽得說不出話，他便寫了一個條子送到主席台上，他控訴：「去年（三十三年）郭宗耀帶上敵人到石洞門（離石屬），全村一百二十多人，就殺了四十多個。我的兒子，十一歲了，被殺死了！我的處兄陳汝連的一個兒子，一個女兒被殺死了；將我母親身上逼了九刺刀，把我妹子拉到柳林強要「結婚」。我的意思把漢奸郭宗耀、高文英用刀子殺了，千刀萬剮。」許多未亡人提出「把漢奸釘在城牆上！」離石的楊縣長接受羣衆要求，依其口供罪跡把這兩個罪大惡極的漢奸判處死刑，就地槍決；一些罪狀輕的分別判處徒刑。

在這些熱烈的羣衆大會上，使人感到人民真正已覺醒和翻了身，感觸到他們和民族叛道清算時大無畏的精神。汾陽官道村一個老漢在會場上控訴偽村長岳福的暴行，他指着岳福說：「我已七十多歲，勞動了一輩子穿的一條破褲子！你，你穿的綢，吃的肉，你實在利害啦！」當場揭出岳福說詐食污的醜行。當偽村長狡辯時，他就領起羣衆喊口號：「真壞真正壞，再壞不能壞！萬惡的村長！」汾陽小相村的一個農民在反漢奸運動中講：「過去我好比一口豬，受了多大的氣，也只會哼不敢說，我總以為只有把我的冤曲，帶到棺材裏去。現在我要說了，已經講了八年了，再不能過了！」

勝利的鬥爭從一個村傳到另一個村，民族的正氣發揚了，一切謬賊作父的漢奸都

被清算。這種鬥爭是如此的普遍，隴石東部不到三萬人口的地區，就有三百多個村莊的農民，起來和百餘個漢奸鬥爭過，參加者達一萬三千七百人。在五分區，全區三千個村莊有一千五百個開過鬥爭大會，全區三十八萬人口中有十五萬餘人參加。在整個新解放區，捲入反漢奸反詭詐鬥爭的羣衆在五十萬以上。人民在鬥爭中把自己的苦情倒出來，同時也逼着漢奸們把貪污詭詐吃了的二毛吐出來。光五分區一千五百個自然村，就清算出貪污詭詐款折本幣四萬萬三千六百四十七萬二千元，退出槍佔、勒索的牲畜六百三十六頭，羊一千五百隻，土地七萬七千七百二十四畝。另據隴石、汾陽、左雲等縣參加鬥爭的一千二百一十三個村不甚完全的統計，所清算出的糧食、銀洋、財物等折合農幣共達六萬萬二千二百二十八萬元。（參加人數爲十一萬三千七百餘人）所以人民在鬥爭勝利後情緒倍增，隴石南關鬥爭勝利後，羣衆們在返回去的路上唱着：「八年了，在肚子裏的冤氣，今天可吐出來了！」

解放區的反漢奸鬥爭給全國惡奸作出了典範，和「收復區」（比如相鄰的歸綏和太原）中包庇漢奸、與許多大漢奸一變而爲新貴的事實恰成明顯的對照。在反奸鬥爭中，人民暢朗地呼出胸膛中的冤氣，漢奸賈國賊的血債受到人民的追索。但同時邊區人民也以最宏大的氣量來處理惡奸問題，真正罪大惡極的漢奸固皆明正典刑，而對一般脅從份子則持「寬大政策」，祇要他們悔過，向人民道歉賠罪，並且賠償人民所受的損失，人民和人民的政府便以最大的寬容給其自新的機會，雖然羣衆帶着怒火羣起



和漢奸清算，最後的處置則仍均由政府依法執行。有許多人往往以爲人民起來就會秩序「混亂」了，固然，人民是一定要破壞掉敵人漢奸所建立的秩序的，只有依靠羣衆這種極其可貴的正氣，才能徹底摧毀掉敵僞的一切統治基礎。但是人民馬上就能建立起新的革命秩序來。你在這兒可以看出人民的忠厚善良的最好品質：離石東關反說詐時，僞村長劉發之共貪污過二百多萬元，羣衆原諒他能悔過、承認錯誤，答應他只賠七十五萬元了事。我軍收復文水後，一兩天中就有二百多僞軍兩人員到政府登記悔過，大部經過短期的調查和教育就釋放了，有一個僞人員說：「我過去當漢奸，今天八路軍却寬大了我，我的兒孫也忘不了這個恩情！」但是一切罪大惡極的叛國者，則必受到嚴厲的懲處，以扶正氣，平息民憤！

新解放區羣衆反奸鬥爭勝利後，有些地區就又進行減租減息，開始「恢復生產，重建家園」。邊區行署特在新解放區貸款七萬萬元，幫助羣衆重建被毀的莊園，發展生產運動，以改善廣大人民的生活。

同時，在全邊區又一次展開選舉運動，選舉縣議員、邊區參議員，以便完全轉入和平民主的新時期。大反攻後選舉就在各地開始，年滿十八歲的公民不分性別、信仰均有平等權利。新解放區人民初次獲得民主權利，不禁雀躍。嵐縣新解放區選舉時，胸前飄着銀鬚的農民張鳳山，扶着拐杖赴會，站在投票箱前向大家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我活了八十三歲，經歷四個時代——滿清、民國、日本佔領時及現在幸福的

新政權時代，過去八十二年的淒涼淒慘的光景是永遠過去了。現在我第一次參加真正民主的大選舉，我看到自己的兒孫在毛主席領導下都過好日子，真是心喜極了。」

十八個縣份已經完成選舉，並在今春紛紛召開了縣議會。這次選舉仍按照着「三制」的原則進行，使各個階層的人都有機會參加政權，各地共產黨員嚴格實行了決不超過三分之一的政策。許多地區的選舉結果，共產黨席位實際都不到三分之一。例如，陽八十五名議員中，共產黨員僅佔二十六名，無黨無派人士四十八名，聯盟會員五名，國民黨員六名。臨縣八十二名縣議員，共產黨員只有二十七名。五寨縣議員按三三制比例，共產黨員超過三位，當即宣佈退出，由黨外人士遞補。因之，給予各階層代表以更多選擇機會。獲選議員的成分極其廣泛，與縣七十九名議員中地主有十五人，富農八人，中農三十七人，貧農十九人。汾陽八十五位議員中地主有十五名，富農九名，中農二十五名，貧農十六名，店員學徒五名，知識份子十名，婦女六名。婦女政治地位已經提高，據十一個縣統計，五百一十二位縣議員中，婦女有三十人。

各縣議會召開時，會場上充分表現了各階層代表的融洽諧和，都以對人民負責的態度，本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精神討論一切工作。各縣縣長均向議會報告工作，請求討論批准。一般說，邊區各級行政人員艱苦作風使人民的代表非常滿意，保德縣議會上康三年議員發言：「經過兩天的政府工作報告，我深深的感覺政府

人員每天以斤四兩小米的艱苦生活，他們晝夜不停的工作，值得敬佩；回想過去的政府，沒有辦過一點好事，所做的事不敢叫人民知道。」議員們均以嚴肅態度討論工作，對工作的缺點也尖銳批評；靜寧各議員對政府工作檢查、質問，提出達七十二件之多；政府一一詳加解答，對批評建議，誠懇接受。政府解答使全體議員均感滿意，乃一一通過了政府工作報告。每個議員感到各自受人民委託之重，所負責任之大，在議會中都是認真不苟的。興縣議員康懷仁先生已屆七十二歲高齡，在舊社會裏當過十七年村長，為人正直，人民選他當議員。康老先生在會上天天夜夜，大會小會，每會必到，細心靜聽。意見不同處，立刻提出研究，熱烈參加了對政府工作的批評與建議。

議長縣長均由全體議員民主選舉，今年一月二十八日興縣議會閉幕時，新選正副議長、縣長、政府委員向興縣人民鄭重宣誓：「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是一句大家熟知的話。在解放區，一切政府、部隊中的成員，都是用為人民服務的好壞來檢討自己的，他們也被人民使用同樣的標準來衡量！

## 十九

勝利使人憧憬着和平民主的生活，但法西斯好戰派却在人民頭上澆一盆冷水，妄圖讓這被敵人踐踏得遍體鱗傷的土地，再罹一次內戰的浩劫；想把萬幕寧靜安謐生活的人民，重又推進被血洗的災難。在舊創上添新傷，往舊恨裏加新仇！依着邊區百萬人民共同的意念，按着一個人民的新聞記者的職責，我要控訴內戰挑撥者進犯晉綏解放區的種種罪案。

在八年的抗戰中，我們時常受到敵人和反動派夾擊，處於腹背受敵的景況。反攻開始了，邊區的部隊向投降的敵偽進軍，立即又遭受到背後打來的冷槍。八月十八日八路軍攻入歸綏，將偽蒙軍緊緊包圍於大十字街之偽蒙軍總部，正當偽蒙軍處於危急，派出代表向我求降之際，傅作義部數千人突襲八路軍的側背，使偽蒙軍在絕境中「獲救」，在傅、偽夾擊中迫八路軍撤出城外。八月廿三日，我獨立三支隊向拒絕投降的汾陽敵偽進攻時，駐於汾陽城西的團錫山部亦配合敵人，猛射八路軍，封鎖我軍的後路。敵青木旅團新柏大隊得到閻軍支援，氣焰囂張，竟用毒氣窒息了我們五十個英勇戰士的生命。汾陽烈士的血尚未乾，閻部又在九月四日聯合日軍偽軍共六千餘人

，分成三路向解放了的文水城反撲。九月九日把文水城奪去。

九、十月開始，閻錫山和傅作義的軍隊，便由四面八方傾巢來進攻。閻部配合日僞屢在我呂梁解放區「討伐」「掃蕩」，推行血腥地「兵農合一」封建專制的暴政，由同蒲北段撲入邊區東部，……傅作義則沿平綏路和日僞軍一齊大舉進犯，八月二十六日侵佔我解放區集寧、豐鎮，九月六日佔我興和，九月八日佔我武川、陶林，十日又佔涼城，十一日佔清水河，復以三十五軍、暫三軍、騎四軍及僞軍王逆英、李逆守信、蘇逆美龍部六萬餘猛撲晉察冀解放區張家口……所到之處，燒殺姦淫，無所不爲，因此久受日寇「三光」殘害的綏遠人民，呼博軍殘害人民的手抄爲「四光」（殺光、燒光、搶光、姦光）政策。

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時，更有兩架陰着國民黨徽的美造飛機到興縣境內精溝邊區的人民，地面留下一大堆子彈壳，其口徑爲一點四公分，壳長十公分，壳外附有銅圈兩個，上有「L.S」等字母與號數，壳底有「L.S. 4.4」及「O.S. 4.4」等字母與號數。從二十九年超，我已經在這兒住了六年，當陰着太陽徽的日本飛機來在和平的鄉村肆虐，我們躲在古老山岩的石洞時，曾想起過「祖國的飛機」；當在冰天雪地的嚴寒冷酷的隆冬，我們在險陡的千山萬壑中和敵人周旋時，也曾想起過它。但在整個抗日戰爭的年代中，從來不曾有過一架祖國的飛機來這兒援助過我們，正如我們沒有得到過來自大後方的一槍一彈，是用赤拳來抵禦法西斯的機械化兵團，用血肉打退了日寇無

數次「捕撈」直到牠無條件投降。這時我們看見「祖國的飛機」了，但當天空中傳來鏗鏘的金屬震盪着的隆隆的巨響，兩架飛機由乳白色的深雲裏邊鑽出來在這寧靜的村莊領空盤旋時，却和日本法西斯的飛機一樣向人民掃射，機槍的囉聲首先響在興縣城，接着又在黃河渡口的盤塘那兒射擊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同樣的暴行也發生在興縣城，使這座屢被日寇燒炸的城市又新增累累的彈痕。在前方，在豐鎮、左雲、平綏鐵路線上，飛機的狂炸肆虐奪去了更多無辜人民的生命。

在人民受難時他們投靠敵寇或逃跑到遠遠的後方，勝利以後他們跑來竊奪人民奮戰得來的果實。內戰挑撥者的無理進攻和可恥的虐殺引起全邊區人民的憤慨和恨恨。人民堅決起來自衛，為保衛和平民主的生活，保衛生命財產的安全而鬥爭。雪片般紛飛的通電和抗議，成千成萬次人民的大小集會，各階層人民的正義呼聲，都說明了解放區人民是何等的義憤了階愛和平的人民不要戰爭，為着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實現，人民願作最大的讓步。但是仁至義盡的退讓不是因為我們懦弱無力，為了制止內戰的蔓延我們在忍無可忍時被迫自衛。這種反對內戰的呼籲也得到閻、傅軍廣大官兵的響應和聲援，在自衛戰鬥中每次都有整批不願內戰的官兵放下武器。在卓資山就有六十七軍二十六師全師官兵三千餘人放下武器，此外發傳作義驅迫來犯的蒙古騎兵暫一旅、蒙古保安隊第七連都在火線上高舉義旗；晉綏軍許多放下武器官兵如像二戰區長官部參謀副少將張長侯燾南、四十二師三四五連連長何振武等，曾一次又一次的通電呼

額和平。閻錫山到三十五年四月還捨不得解除日軍的武裝，用高官厚祿收買他們一夥共一。但大多數日本士兵也祇一心想望着回國，他們用擲彈筒煮開水，在步槍筒裏小便，而不願給反動派當炮灰，因之他們的多數士兵皆無鬥志，在北線有些散兵自動到八路軍駐地「交馬」「交槍」。自衛戰爭中，我軍一個排長叫王二娃，曾和三個民兵一次繳了傅軍四十多人的步槍和輕重機槍，且把俘虜全數帶回；在卓資山一個通訊員在街上就繳了二十條槍，担架兵、伙夫、馬夫們都繳了槍。

邊區部隊始終信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則，在整個自衛戰爭中作戰都是被迫起來應戰。對於放下武器的閻、傅部隊都予很好的招待；聽其自願的幫他們回家；在停戰令後分批送回原部。人民對於他們沒有報復，而僅僅是要他們悔過，要他們放下殘殺人民的屠刀。十冬臘月在冰天雪地的綏遠，許多傅軍還穿着單衣冒寒，被俘後八路軍即給他們發了棉衣。受傷被俘的都無例外的得到治療，這使被迫來犯的官兵很受感動。傅部傷兵吳廣文說：「我打了你們，你們還救我的命！」話沒說完，眼裏就湧滿了淚水。傅部游擊三團十一連的士兵賈德林抬進醫院時，連口水都嚥不了，嘴裏不停的流白沫，經八路軍醫生把自己的血，抽了兩瓶注到他身上才救活了。他流着感激的眼淚講：「你們八路軍，把我的命救下了，一輩子不能忘。要是在傅作義那邊，我也早死了！」綏遠卓資山戰鬥中受傷的胡宗南六十七軍二十六師六團七連士兵余維軒，原是陝北藍田的農民，他在醫院裏痛哭失聲：「我不該挨這一槍呀！長官說：

被八路軍捉住，割舌頭，翹鼻子……早知道八路軍這樣好，我早也過來啦！」

反觀內戰挑撥者，他們則是極端的傷天害理！這是衆人皆知的事實：閻錫山最近在大原用電刑拷問政治犯，傅作義部隊「栽電桿」（把人頭朝下埋起）活埋解放區的老百姓。朔縣關軍在三十四年一月十一日殺死了我六區區長任乙山，竟將其頭割下帶回城裏去；以後又沿村轉送到我得縣縣政府。傅軍鄂友山部一個工作人員白子春，在涼城西條村三四天中勒死七個男人和兩個女人，那以後還勒死過十二個人。他們在城涼五鄉逼糧時連七十多歲的老漢杜暢都捉去「栽電桿」。去年，曾有二三十個傅部騎兵在豐鎮輪姦馬廠梁村民霍小恩的女人……。

但是，這些內戰挑撥者竟厚顏無恥的想賴賬，「賊喊捉賊」，他們把自己的罪行推到解放區人民頭上。傅作義去年打過電報給毛主席說他沒有先打第一槍，閻錫山亦千百次的造謠污蔑共產黨、八路軍和解放區人民。到底誰先打的第一槍，那些身受內戰災禍的邊區人民都是罪行的目睹者，全國人民雪亮的眼睛都看見誰在天上地下調動隊伍打內戰！閻部俘虜供得好：「是國民黨的軍隊來打解放區，而不是八路軍去打重慶！」那些整千整百的內戰犧牲者的冤魂也都是罪行的見證人，他們知道是誰奪去了他們的生命。

誰是內戰的挑撥者呢？人證物證，鐵案如山。在我面前陳放着成千件證物，我且不用解放區人民一字一淚的控訴書，我也不打算引用閻傅各部被俘官兵的供詞和正



義的呼籲制止內戰的函電。並非這些證件不可靠，而是因為自衛戰中繳獲的內戰揭發者自己好多的文件，就是說明了內戰的責任該由誰負？

你看，這是傳部騎四師師長劉萬春「師作戰命令第二號，八月十九日午時於鄂爾格遜司令部（下有「春」、「八」、「八」簽字）」，命令第一條是「『奸偽』（按指八路軍）已侵入歸綏」；第二條寫着「師以驅逐『奸偽』，佔領歸綏城之目的，即分兩縱隊向歸綏前進，並爾後即歸三十五軍魯軍長指揮。」八路軍到歸綏去繳敵偽軍的槍，他們在背後來「驅逐」八路軍，這是綏遠內戰打起來的真像。

這兒還翻着一冊閻軍高級幹部的日記，作者李生康是八十三軍六十六師分會三級主任特派員，他們在南綏進犯邊區，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他在小店鎮（太原屬）寫着，山西偽省長「王燾來慰勞，大會上，許振瀾軍長開口閉口省長的話，真是抱着王八呼父親，有些禮賢過分了。」九月十三日在桑村（文水屬）日記：「軍部命令中指示，西山內的泉川村一帶是八路軍的據點，而且存有大量的物資，故着本師及四十師之一團負責山口塔擊逃過的任务，然後由本師派兵搜索：：：九月十六日在文水縣家堡的日記：「今天之軍紀最壞的一天，向人民動員鞋子，連人民足上穿的鞋子也給脫掉了，還有以搜查潛伏及搜找『判逆』物資，在人民家中翻箱倒櫃的混水摸魚：：：對游擊是「抱住王八呼父親」，對八路軍是「塔擊」，對老百姓是「連足上穿的鞋子也給脫掉」，這就是閻部高級幹部對於他們部隊的供述！

我又抽出一個褐色的中式信封，信封正面寫「太原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呈司令長官鈞啓」，「駐交（城）晉綏軍省防第四軍第十師第三十團團本部（係蓋長條劍章）」。背面及正面貼有二十張二元的郵票。抽出來看是白紙紅格的公文紙，署着閻部第十師副師長郝步庭、三十團團長郭省三的名字並蓋小方圖章，這是在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寫出準備寫給閻錫山的報告。該報告稱：「職等率領全團官兵於十一月二十一日晨三時聯合駐縣日軍一百名，由陣地出發，前往「叛匪」（指八路軍）盤據區之文水北峪口村討伐。……」接着寫到怎樣部署兵力進攻八路軍二支隊三連及武工隊。這文件中也透露一些他們的「軍紀」：在開棚鎮「有被戰爭「誤」傷之人民六名。「在北峪口村北徐村「有私拿民物情事」。又查第五連下士喬本長在北徐村，於私拿民物之時，竟以刺刀刺傷人民並鼓勵士兵拿物。……」

自己的賊贓怎好接到別人頭上？一隻手哪能掩蓋天下人的耳目？

一月十一日停戰令傳到前綫，邊區部隊立即百分之百的執行了停戰命令，但關、傅軍却乘機「搶佔戰略要點」，繼續向解放區猛撲：

一月十二日傅部佔了陶林、和林格爾！

十三日傅部侵襲涼城！

十三日晚傅部進攻卓資山！

十四日早傅部侵襲集寧！

十四日早王英部和閻部侵入靈鎮！

十五日閻部佔了左雲！

十六日閻部佔了永和！

自停戰令後到四月三日，傅、閻共向邊區進攻達三百二十四次之多。先後遭受攻擊的縣城共有九座。自停戰令生效後閻部進佔邊區地方迄未退還者有永和城、永和關、曲戰鎮、割麥、仁義（大寧）、石口鎮、水頭鎮、義泉鎮、長壽、黃土（臨縣）、右城營（太原）、義樂（交城）、雙池（靈石）、北內道（徐溝）、吳村、牛家寨（清源）、義勝鎮與三岔（寧武）等十八處。在此時期據極不完全的統計，邊區政權幹部傷亡十二人，羣衆被打傷打死者十九人，捕捉邊區老百姓七十九人，幹部二十一入。邊區部隊被迫自衛中傷亡一千三百四十人。

現在，內戰挑撥者的進擾還在有加無已，太原的日軍軍隊保持武裝受到威脅，歸綏、太原的漢奸未懲，城鎮和交通綫上，堡林立，不特舊的未毀，新的還在修繕。……三月十九日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曾嚴令閻氏停戰、停運軍火進犯解放區，但是命令迄未被執行，邊區區人民的生命財產還時常受到內戰挑撥者的威脅。現在石漢、中陽、汾西、臨縣等地閻軍就向邊區部隊進攻得很兇。閻錫山究竟要幹什麼？這很值得國人來警惕！

停戰令下，邊區軍民以狂歡的心情，迎接和平民主的新階段。六月十日賀龍將軍由廣播中聽得停戰消息，即令所有部隊遵守着停戰令前的防地，雖然對方由解放區搶佔的許多地方尚未歸還，我軍絕未再向他們的防區移動過一步，對於他們新的挑釁，只在忍無可忍的時候才作被迫的自衛抵抗。有些部隊奉令撤退到後方整編，大多數部隊由戰鬥迅速轉入生產！

各個戰線上參戰的民兵，在停戰令一下時便整隊還鄉，例如興縣民兵參戰隊近三百人，便立即由寨北啓程，一月二十五日便經長途跋涉回到興縣。二十七日各界歡迎他們的大會上，他們響應邊區武委會的號召：「努力參加今後的和平建設，當個勞動英雄，和過去在前線當戰鬥模範一樣。」

戰爭的氛圍轉成和平寧靜的景象，一切戰時的設施已都撤消了。參戰的民兵過去是放下鋤頭拿起槍桿，如今又將槍桿滾滾地繳回了。參戰模範、邊區民兵英雄李有年，回來又擔任了他村——興縣二十五區的生產隊長，領導全村組織農工組生產。許多過去專門鑄造地雷和土槍的工廠合作廠等，都改製成農具製造廠。興縣武委會的鑄雷台

作社，很久已經專門製造農具了，他們第一個月就出產鐮子四千多個。

恢復交通的工作也進行的非常迅速。不論遭遇有多少的困難，邊區人民能夠做得到的都做了。

平綏路西段卓資山和豐鎮間因為反覆的爭奪破壞得慘重，國民黨飛機的機關炮打得能用的火車頭只剩下一個；車子裏的設備久遭破壞劫掠，鐵路工人乃擱上孩子代替客座；釘子螺絲之類沒有了，派人到大同去買閘車又不讓進城。但是不管有多少難題，仍很快的恢復了這一節客車貨運。客票及運費很低，從集寧至豐鎮每張客票為里幣五百元，到卓資山為四百元。貨車分整車零担兩種，整車者每噸每公里運費二十元，零担每二十五公斤每里運費一元，商旅極感方便。

綏東各縣的公路網，去年就修復了，由張家口到晉綏邊區的興縣間長途公路，也已經修復，現在又增修出張興路的延長綫，準備和陝甘寧邊區的公路連接起來。呂梁行署所屬三、七專區，亦趕修了四條公路綫：一為離嵐綫之南段，從赤尖嶺（方山）經方山城、大武鎮到離石城，全長一百九十里；一為從汾陽之三泉鎮，越過薛公嶺到離石城，全長一百六十里；一為離石經柳林至軍渡長一百里；一為臨縣去白文鎮及臨南縣三交鎮至大武鎮，以與嵐離綫銜接。總計四路六百一十里，已在春耕前全部竣工。

本來，整個晉綏邊區，到處都是崎嶇的山嶺，峻陡的峭壁，過去舊有公路就為數

不多，戰爭中路某大部已徹底破壞，許多平原的公路已被改種莊稼，許多險要的工事橋樑等都炸燬，但在全體軍民和平建設的高度熱忱下，舊的很快修復，又新開了若干路綫。在興縣至白文鎮（臨縣）的公路起修期間，周圍五十里的農民，所有駐在邊界的機關，暫由前綫調回來的部隊，都整日去做工。

在整個戰爭期間，晉綏邊區除興縣、臨縣、保德等內地區外，都沒有郵局，邊區政府戰時設立的交通站，担负了與其他各縣的交通和對華北各解放區的聯絡。由於交通站組織的健全，交通員的艱苦工作，在敵僞重重封鎖下，所建樹的成績很大。最近邊區政府與後方來的胡觀察儒生商討，依照全國和平開始實現，郵遞工作需要統一的原則，並得各縣黨務人員及交通站全體員工的同意，合併成立晉綏邊區郵政管理局，準備直屬郵政總局領導（已呈請總局批准），在全國郵務尚未恢復正常狀態前，暫由邊府代管，管理局業經正式成立開始辦公。

為有實效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及全國整軍方案，達到節省軍費開支，減輕人民負擔，使軍人還鄉復員，參加生產加強和平建設之目的，軍區部隊在整軍方案公佈不久，即着手復員。邊區整編處理委員會，係由邊區行政公署、軍區政治部、軍區後勤部的代表組成，遵照第一期整編及復員實施計劃，三月八日開始進行工作，第一期將復員整編部隊的三分之一。各軍區、分區及野戰軍，也都組織了同樣的委員會，負責整編及復員事宜。

復員軍人皆發給全套新衣及手巾鞋子等物及足夠的路費，且接入伍年齡、革命功績、家庭情況及本人勞動力等的條件發給生產補助金，使他們回到故鄉能很快建立起自己的家務。對殘廢者及卓著功績的老年軍人，皆按榮譽軍人撫卹條例及老年軍人優待辦法，每年發給一定的米貼及衣物。家在其他地區的，則由兵站護送回籍，家遠而暫不能返籍者，介紹各縣妥為安置，待交通恢復的時候再行遣送。

邊區行署為使復員軍人能夠各得其所，在和平建設中繼續為人民服務起見，特別頒佈了一個復員軍人安置辦法，指示各級遵行。辦法中責成各級政府好好安插，幫助解決各種困難。復員軍人從事生產者得享受政府貸糧貸款之優先權；本人從農工業生產及經商所得，自還鄉之日起五年內免徵公糧及營業稅；因年老疾病、無力生產、生活難以維持者，區村政府應發動人民互濟代耕。有病時公立醫院應予以免費及減費治療。

於此同時，根據軍隊復員同樣精神，政權系統亦開始實行整編，決定取消重疊機關，如呂嵯、雁門行署和四、九專區皆撤銷；抗戰期間為着適應戰爭環境而劃分之新縣制，如離石與離東，臨縣與臨南，靜樂與婁煩，右玉與右南等，均行合併，區村行政區劃，也將參照戰前情形適當加以調整。各級機關編制，力求緊縮精幹，裁撤駁枝機關，減少事務人員，以減輕人民負擔。騎馬及駝驢也盡量減縮，轉入生產。編餘的人員也都很好的安置：一部份加強下層及新解放區工作，一部份送學校深造建設人才，

一部份轉入農工業生產和鄉村文教等工作，使他們繼續在邊區和平建設中盡量服務。

復員軍人及機關編餘人員返鄉時，受到熱烈的歡送，他們同生死共患難七八年的戰友與伙伴，紛紛餽贈物品。在地方上又受到熱烈的歡迎。興縣市的七十四個復員軍人，三月底曾集會，決定成立「復員軍人生產委員會」，指導與幫助全市復員軍人生產，具體任務有四項：「組織生產，保證每個復員軍人建立起家務，每個復員軍人要繼八路軍的光榮傳統，與羣衆打成一片，並爲羣衆謀利益，堅決執行政府法令政策，在羣衆中起模範作用，隨時解決和處理復員軍人中發生的困難問題。」

這七十四個人都是從各正規部隊中整編出來的，他們在會上各自訂出了生產計劃，出席的政府及各羣衆團體代表，當場幫助解決了他們提出的具體困難，給六個人借出六百斤穀米，給兩個人貸款做生意；給三個人找下三眼窖洞，給另三個人調劑一畝半好地種菜，且幫助窮富貴裝下婆娑等。

全體復員軍人，對政府的熱心幫助，表示無限的感激，同時對這次整編感到很大的光榮。陳國章是從一二〇師三五八旅復員下來的，一個連長，他高興的說：「這次整編，是八路軍堅決執行政協會決議及整軍方案的表現，是爭取中國和平、民主實現的一個好榜樣，比起國民黨內法西斯派企圖不整編一人一卒，陰謀破壞政協決議、整軍方案，挑起內戰的無恥行爲，那我們真是無限的光榮，所以我個人雖然爲中國人民革命奮鬥了十幾年，受過九處傷，但這次整編下來，我還是很高興。過去我參加的是



人民軍隊八路軍！今天我復員下來，就要做一個好公民，過去我出生入死，和敵人拼命，打垮了日本法西斯，今天我要在生產中作更大的努力，爭取和平民主的徹底實現。

至於廣大的邊區人民，則在勝利之後馬上就投入熱烈的和平建設。八年殘酷戰爭所留的傷痕正在加速的修補，轉徙流離的難民回到溫暖的故鄉，在邊區，獲得解放的人民很快便刷新了一切敵佔期間的恥辱標記。

爲着幫助農民的生產，幫助新解放區的人民重建家園，政府發放各項大量貸款給生產的人民。今年全邊區計劃種棉花四十二萬畝，解決人民穿衣問題，以滬五百萬人民都能迅速達到豐衣足食的美滿光景。春耕之前，各地都興修了水利，平（遙）介（休）平原修成永濟埝，可澆田地二十五萬畝，可增產糧二十五萬石，將使一百個村莊的十二萬人民生活因之更加豐足。橫貫汾（陽）文（水）平川的文歸河，亦使十萬多畝土地，變成水澆的良田。……

同時在民主政府實行貿易自由與扶助民商政策下，整個邊區的貿易工作也正日趨繁榮着。去年大反攻我軍解放大批城鎮後，被敵分割八年之綏遠、晉北、晉中各地交易，即告恢復。貿易局特以巨款貸給新解放區商販，使之發展營業。從左雲到離石間千餘里的大專路也修復了，沿途普遍建立轉運棧、驢馬店、運輸站，便利各地產品運銷。

數月以來，商運騾馬成羣結隊，把汾陽、文水、平遙、離石、臨縣等地的棉花布疋，紡織工具，興縣保德之農具、水烟，大批北運到朔北、綏遠各地。隨之擊回大批及毛、蔗糖、食糧和鹽。南北暢通無阻，商旅絡繹於途，各地商業繁盛，僅左雲、右玉兩縣就有公私商販四百餘家，比敵佔期間增加將近十倍。興縣的市容已經煥然一新，成爲整日照耀擁擠，行人擁擠的鬧市。全城都在迎接著大生產運動，商人在競築舖房，農民在爭購到手的土地上愉快的勞作。河曲保德過去走外經商務農的羣衆，多已陸續北上，重新走口外，他們見到多年不見的老行家，莫不笑逐顏開，稱頌民主政府廢除苛捐雜稅、自由買賣的福利。

工礦等也迅速恢復與開展。集寧市的數千各業工人，過去呻吟在敵人「配給」制度下，生活異常困苦，解放後得到政府的幫助，鐵路、電燈、電磨都很快恢復工作，數千工人開動了機器生產。邊區榨油業也日益茂，三百餘榨油坊在去年就都加工榨油，春耕前即產油達四百萬斤，油餅八百萬斤，油餅肥田可以增產糧食二萬四千大石。邊區煤礦業在戰爭中受到極大的摧毀，去冬寧武有七十八座煤礦開工，太原縣也有五十二座煤礦開工，每天產炭九十五萬斤。

晉綏人民在八年血火戰爭中鍛練成鋼，他們用自己的雙手打敗了敵人，贏得了戰爭的勝利。現在正用雙手和大自然搏鬥，以便在全國和平民主建設中爭取權利，把自己的生活改善得更加豐足和美滿。